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3nB284

益州嵩山野竹禪師後錄

清 福慧說　洪希等編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龔鼎孳序
    - 李仙根序
    - 俞邀思園序
    - 錢光繡聖月氏序
  - 目錄
  - 住雲南大理府賓川州雞足山石鐘禪寺
  - 再住雲南府嵩山禪院
  - 法語(附小佛事)
    - 示蒼波西堂嵐波後堂松波堂主
    - 示雪可維那
    - 示大旭
    - 示法輪
    - 示南指都寺
    - 示大一
    - 示至善
    - 示嚴如
    - 示善知
    - 示允中
    - 示良知
    - 示天性
    - 示本寂副寺
    - 示法藏
    - 示智足
    - 示道悟巨雍侍者
    - 示谷稆弘侍者
    - 示道平谷應
    - 示念佛堂超宇
    - 示念佛堂靈光
    - 示含中
    - 示頂目
    - 示知本

- 示淨我
- 示元極
- 示淨光
- 示通洪
- 示允目
- 示無外
- 示非臺
- 示道拙
- 示廓清
- 示大用
- 示普祕
- 示普諝
- 示道獻
- 示克證
- 示道定巨清
- 示道弘僧珠
- 示谷震
- 示廓拙
- 示廣璽
- 示會友
- 示念佛堂近微大德
- 示澹空
- 示拙虛
- 示蒼奇關主
- 小佛事

- 書問
  - 復江川令張公耕煙居士
  - 復雞山石鐘慧融主人
  - 復平江法華澧伯和尚
  - 復鶴慶眾居士
  - 與劉太史
  - 寄省中眾護法檀越
  - 寄楚雄參戎李檀越
  - 寄賓川衛使君
  - 寄何護法
  - 答洱海眾護法
  - 寄彭護法
  - 寄宗人府經歷而足許居士

- 答衛府祖護阿哥
- 寄會城眾護法
- 寄祁鎮臺
- 寄洱海眾護法
- 答劉粹吾並眾居士
- 答饒玉章居士
- 與鶴慶眾居士
- 與嵩山諸子
- 復洱海衛總戎
- 與蒼舌知客
- 與報國雲夢願孫
- 上蘇州三際寺磚老和尚
- 與文遠監院
- 與兜率不磷堅長老
- 與銅仁端居嵩石兩和尚
- 復梅熟和尚
- 與平越圓覺誠明符姪禪師

- 記
- 歷代祖圖真贊
  - 始祖釋迦牟尼佛
  - 第一世摩訶迦葉尊者
  - 第二世阿難陀尊者
  - 第三世商那和修尊者
  - 第四世優婆鞠多尊者
  - 第五世提多迦尊者
  - 第六世彌遮迦尊者
  - 第七世婆須蜜尊者
  - 第八世佛陀難提尊者
  - 第九世伏馱密多尊者
  - 第十世脅尊者
  - 第十一世富那夜舍尊者
  - 第十二世馬鳴大士
  - 第十三世迦毗摩羅尊者
  - 第十四世龍樹尊者
  - 第十五世迦那提婆尊者
  - 第十六世羅睺羅多尊者
  - 第十七世僧伽難提尊者
  - 第十八世伽邪舍多尊者

- 第十九世鳩摩羅多尊者
- 第二十世闍夜多尊者
- 第二十一世婆修盤頭尊者
- 第二十二世摩拏羅尊者
- 第二十三世鶴勒那尊者
- 第二十四世師子尊者
- 第二十五世婆舍斯多尊者
- 第二十六世不如蜜多尊者
- 第二十七世般若多羅尊者
- 第二十八世菩提達摩尊者
- 第二十九世慧可大師
- 第三十世僧粲大師
- 第三十一世道信大師
- 第三十二世弘忍大師
- 第三十三世慧能大師
- 第三十四世南岳褒讓和尚
- 第三十五世馬祖道一和尚
- 第三十六世百丈褒海和尚
- 第三十七世黃檗希運和尚
- 第三十八世臨濟義玄和尚
- 第三十九世興化存獎和尚
- 第四十世南院慧顒和尚
- 第四十一世風穴延沼和尚
- 第四十二世首山省念和尚
- 第四十三世汾陽善昭和尚
- 第四十四世石霜楚圓和尚
- 第四十五世楊岐方會和尚
- 第四十六世白雲守端和尚
- 第四十七世五祖法演和尚
- 第四十八世昭覺克勤和尚
- 第四十九世虎丘紹隆和尚
- 第五十世天童曇華和尚
- 第五十一世天童咸傑和尚
- 第五十二世臥龍祖先和尚
- 第五十三世徑山師範和尚
- 第五十四世仰山祖欽和尚
- 第五十五世高峰原妙和尚
- 第五十六世中峰明本和尚

- 第五十七世千嵒元長和尚
- 第五十八世萬峰時蔚和尚
- 第五十九世寶藏普持和尚
- 第六十世東明慧昆和尚
- 第六十一世海舟永慈和尚
- 第六十二世寶峰智瑄和尚
- 第六十三世天奇本瑞和尚
- 第六十四世無聞明聰和尚
- 第六十五世月心德寶和尚
- 第六十六世龍池正傳和尚
- 第六十七世天童圓悟和尚
- 第六十八世浮石通賢和尚
- 第六十九世山暉完璧和尚
- 憍陳如尊者
- 千歲寶掌和尚
- 寶誌公和尚
- 天台智者大師
- 寒山大師
- 拾得大師
- 明州布袋和尚
- 佛圖澄禪師
- 東林惠遠禪師
- 永嘉真覺禪師
- 南山宣律大師
- 圭峰宗密禪師
- 唐一行禪師
- 康居尊者
- 國一欽禪師
- 青原思禪師
- 三藏玄奘法師
- 南泉普願禪師
- 趙州從諗禪師
- 巖頭豁禪師
- 雪峰存禪師
- 雪竇顯禪師
- 溈山祐禪師
- 仰山寂禪師
- 洞山介禪師

- 曹山寂禪師
- 雲門偃禪師
- 法眼益禪師
- 大慧杲禪師
- 永明壽禪師
- 達觀紫柏大師
- 憨山清大師
- 蓮池宏大師
- 雪嶠信禪師
- 破山明禪師
- 天童悟老人
- 浮石老人
- 山暉老人
- 印文禪師
- 石鐘耆宿普足字德周八十三徒廣(叡智)請贊

◦ 雜偈

- 示徹元張居士
- 示徹龐黃道婆
- 示徹淵劉居士
- 示徹海梅居士
- 示宗冰李居士
- 示徹海劉居士
- 示徹雪廖居士
- 示宗旨楊居士
- 示徹達王居士
- 示徹義黃居士
- 示徹旨王居士
- 示徹玄李居士
- 示徹教李居士
- 示虛碧李居士
- 示宗真李善人
- 口占
- 寄雞足良因禪人
- 示葉榆道邑行者
- 辛亥春見好事者
- 碧雲寺
- 賦得白鷺鷥
- 九月桃花勝放

- 青平
- 祿胰
- 白邑村
- 鴉關
- 獅口
- 楊老
- 懷古
- 淨蓮菴
- 響水
- 碧山茶花
- 雙門
- 趙普關
- 早發廣通
- 望鹿城
- 石人
- 仙人骨
- 石鼓城
- 白雲寺
- 沙橋
- 煉象
- 武英關
- 緣蘿泉
- 望蒼山
- 小雲南
- 弔楊聞谷居士
- 郭居士
- 贈道者
- 望九頂
- 晚過賓陽張州牧別業
- 金牛山經煉洞贈白雲居主僧
- 拈華寺贈德解
- 夜雪
- 蘆花澗望靈峰
- 雞山八景
  - 天柱佛光
  - 華首晴雷
  - 蒼山積雪
  - 洱海回嵐

    - 塔院秋月
    - 萬壑松濤
    - 瀑布穿雲
    - 重崖返照
- 華首門
- 示非緣肖善人
- 示宗理鄭善人
- 許使君見過不遇即原韻答之
- 寄松語
- 壽玉章饒居士
- 代天童化主巨唯兄化米
- 己酉冬觀王出獵王宗語居士索書
- 過關嶺
- 冬日示守真宋居士
- 示三學
- 示宗語王居士
- 寄張邑侯耕煙老居士
- 贈密化
- 贈嵐波
- 答獅子林怡宇
- 贈大智菴覺仁
- 偶成
- 寄酬雞山石鐘嵐波
- 贈本寂副寺
- 贈嵐波首座
- 贈松波堂主
- 贈蒼波首座
- 贈良因監院
- 春日同友登大士閣似一心
- 答寂光寺深修
- 答御凡
- 題白雲居天池
- 寄松波主人
- 答雞山大眾
- 送大旭
- 示宗本葛善人
- 示童子
- 示雲蹤雷居士

- 示趙善人
- 示知幻善人
- 訊圓通貫一禪師病
- 春日答楚雄許別駕
- 示宗鏡刁居士
- 贈存之張居士
- 寄蒼舌道者
- 送蒼舌知客吳門代省
- 贈宗鏡羅太極居士
- 寄雲夢法孫
- 尋玄鑑遺蹟示釗侍者
- 贈昌侍者
- 送戴綸之還句容
- 中秋對月分韻得花字
- 與蹇文山居士
- 贈江陵鱗長馮居士
- 辛亥六月大水紀事
- 贈宗孝閻居士
- 薦董護法鐘翁
- 弔沈總戎
- 薦胡門姚氏
- 中秋謾興
- 把盞問月
- 喬松棲鶴
- 思親
- 苦雨
- 蟬鳴樹底
- 疏竹吟風
- 聽上方梵唄
- 池成月自來
- 雁行
- 玉梅
- 壁上梅花
- 看菊
- 步月
- 嵩山晚眺
- 聽琴
- 洞庭秋月

- 昆明八景
  - 昆池夜月
  - 商山樵唱
  - 金馬朝暉
  - 碧雞秋色
  - 雲津夜市
  - 官渡漁燈
  - 螺峰疊翠
  - 龍池躍金
- 洞庭山月
- 望華山
- 禮千佛名經示眾
- 贈千翁王總戎
- 己酉秋送王公北上
- 昔升菴公謫滇…
- 示化一堅冰二知客兼示夢周
- 奉和耕翁居士嵩山夜話
- 過楞伽石贈輝然靜主
- 勉玉林體賢二居士
- 和李玉林杜體賢二公贈從聞大師原韻
- 送象翁耿路南
- 贈二嶽昆仲北歸
- 悼祁總戎
- 次護法毅淑楊公見贈原韻
- 龔北泉劉粹吾轉藏經十二藏歌以贈之
- 廣通
- 宿鹿城柬馮太守
- 至日壽何檀越
- 賓川報國寺
- 示木邦土舍衍合
- 九日
- 喜雪可維那月可後堂二子呈偈遂贈
- 和張青崖兄遊古庭值雨過歸化茶房小坐原韻
- 次從聞兄遊古庭原韻
- 中秋贈蒼波嵐波還雞足
- 過胡公怡齋
- 送張旦平居士還里
- 昆明道中

- 宿安寧州
- 祿豐
- 旅舍用壁韻
- 早發金蟬寺
- 沙橋古寺同從聞大師題壁
- 再過龍華寺
- 洱水贈祁鎮臺
- 洱海城
- 賓居道中寄督府衛公
- 晚遊賓陽小西湖贈衛使君
- 贈石鐘松波
- 雪霽贈石鐘印文禪師
- 雪霽登天柱峰有感
- 宿迦葉殿
- 念佛堂贈近微
- 荅蒼波
- 荅文郁
- 登近雲樓有懷
- 己酉秋巨唯禪師見贈弘覺老人並遠菴和尚語錄詩以致謝
- 荅大賢
- 大覺寺觀姜御史遺跡
- 早過華嚴寺望羅漢壁
- 題傅衣寺松贈虛中
- 復片雲居
- 贈大悲閣清宇
- 贈石鐘德周
- 同印文看梅
- 暇日
- 晚望赤石崖
- 同密化晚登缽盂峰荅繼聖禪者
- 慧建菴同毅淑楊公子固居士賦得梅字
- 又和毅淑楊公看梅原韻
- 次怡齋看梅原韻
- 薜蘿居值玉林居士寫畫索句
- 荅參智禪者
- 荅智足禪者
- 和劉太史五月賞菊原韻
- 又和九月賞梅華原韻

        - 又和六月賞海棠
        - 又和池心石山
        - 送張旦平還浙中
        - 中秋後一日同文季公嵩山對月
        - 讀石門程昆明詩集
        - 和而足許公登雞足偶成原韻
        - 又和過聖峰寺擬登絕頂不果原韻
        - 又和宿大覺寺原韻
        - 春王小坐傳衣寺茶華下
        - 送三山陳刺史還里
    - 補遺
        - 登高
        - 溫泉
        - 贈小壺橋戎臺夏公
        - 臘八日雪
        - 雜詩
        - 贈別思園余明府
        - 九日過衛府新刱梵剎贈尼性空
        - 宿金閣寺示得實劉居士
        - 壽弼臺張戎府
        - 壽玄初劉居士
        - 己酉菊月有居士吳井東鉏地得雲板一以送余…
        - 禱雨
        - 禳霖
        - 次月下看梨花原韻
        - 夜泛昆池
        - 再泛
        - 贈擎天胡公
        - 再過金閣寺示晏然朱居士
        - 寄銅仁東山端居和尚
        - 示蒼雨書記
        - 贈育之張公北上
        - 壽高太夫人劉覺證
        - 朗燿禪師塔銘
        - 雷宗遠為百歲婆祖夢乞偈刻石
        - 宗派偈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8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益州嵩山野竹禪師後錄序

世祖朝今天童山曉晢公禪師說法長安之隆安，皇帝萬機之暇，常以步輦幸其寺，至則握手上殿，就坐論道，幾如賓朋，維時扈從之臣以為榮，曉公則澹如也。夫世之人得富翁一諾即起色十倍，況人主寵沃如寮友，其衷不動有如曉公者乎？若非蕭然名利之外、萬慮都盡，亦何能臻此哉？余時掌院事，無事必過從，過則曉公必埽一室坐余其右。燒香瀹茗，發五嶽之高論；揚袂掀眉，倒千江之雄辨。於是乎法門細大、古今得失歷歷可見。乃今知馬師以還東山父子，而後至臥龍、仰山及金陵翼善、海舟慈公，凡八世，皆鍾岷秀，吐詞為經，真大有為宗工宿衲。故上而朝廷、內而當軸、外而群宰，輻輳問道，莫不虛而往實而歸，至或策駿爭鑣，而惟恐其不獲一聞緒論者。總之，得盡性真理，超然遠詣，確乎不拔，絕不可馴，至乎塵網者也。張子謂:「 儒門澹泊，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至此益信。一日，曉公惠《 益州嵩山野竹慧公禪師語錄》一部，凡十四卷。讀之，言詞峭俊，多發為名理；詩頌清新，盡黜去瑕垢。或置之恕中、南堂間，不能辨誰恕、誰南；或置之昭覺、玅喜間，亦不能辨孰覺、孰喜？其果得天童悟、報恩賢之家法；長松璧公之血骨，為輓近世一翹楚也邪？且見桑梓巴渝與曉公同邑，又曉公猶子。前謂皆鍾岷秀，吐詞為經，大有為之宗工宿衲，儒門收拾不住，今又見於此也。無何曉公抗疏南還，余作詩送別，十年來不得再晤，一吐所欲，使人遠想故人，夢寐不置，兼想見竹師亦如想見曉公者久矣！今秋，竹師門人集《 後錄》又八卷，不辭萬里，走力就正曉公於天童，而曉公聞余念己亦念竹師，乃馳一函為介，并以《 後錄》寄余，且曰:「 思欲見其人而不得，孰若讀其人之集如見其人焉！倘不吝一言弁於其人之集之首，使其人亦一見公之言而讀之如見公焉！此非所謂兩思而兩得見，絕非旦莫之遇而有離合悲歡之間也哉！」余讀竟，喜曰:「 較《 前錄》則潤而色、老而蒼，益知竹師所詣，近日知解宗師斷斷不可及也。」余因是曉公之言，歷序與曉公往還之久，暨得竹師前後集讀之之意，乃筆以弁竹師後集。若作序竹師大意，則吾豈敢？

康熙十一年壬子孟冬，光祿大夫、禮部尚書加一級、侍經筵、庚戌會試正主考、前兵刑二部尚書、都察院兩掌院事、左都御史、乙未甲辰庚戌充文武殿試讀卷官、戶刑二部左右侍郎、翰林院提督四驛館、太常寺少卿、吏禮兵科都右給事中，同甲戌進士出身，淮南龔鼎孳撰。

序

余家在梓之遂寧，涪江一水由梓趨渝，至溫則東矣。若泛溫溯梓，或云阻長；自梓達溫，輕舟順流，頃刻可至，即五百里之山川、雲樹、室廬，相去猶莽蒼也。顧余幼在江寧，長居　帝里，親朋耆舊久闊星霜、風景故園徒瞻明月，而其閒或有高賢蘊璞、潛德幽光，在所疏缺者復何限乎？一日，偶過垣中渝州雙山劉子案頭，見有《 嵩山野竹禪師語錄》，詢之，方知嵩山為益之名藍；而野竹禪師為吾長壽之名產，實蘇之雙塔磚鏡璧公之世適也。闡道德之深微、醒人心之本有，縹緗數帙，等於貝文，不幾為吾鄉江山生色邪？其《 語錄》乃因人說法，靈變莫測，而錄中閒載七言、五言小詩及絕句，細讀之，不過借彼宮商揮吾理奧，豈必如唐人之琢工月露、雕刻形聲哉？要之，名理既到，而形聲、月露之詞未常不在其中。昔惠琳兼內外之學、惠休賦碧雲之篇，遠公蓮社、東安議林既具原本自標緒餘，方之於斯，真稱伯仲矣。居山谷者，聞足音而喜；違故鄉者，讀鄉人之集如晤故鄉之景，彷彿涪水之濱，雲樹、室廬、山川、人物歷歷在目，差慰遠思，而況乎其寓言玅義使人渙然以悟邪？因筆寄贈，即以為序可也。
康熙己酉孟秋，賜進士及第、內秘書院侍讀學士、加一級、安南正使、賜一品服李仙根題。

序

嵩山者，昆明之精藍也；野竹禪師慧公者，渝之長壽人也。生有異質，智趣不凡，幼即皈心紺園，未常就里塾學。既潛心釋典，精進苦勤，始而護珠、終而捨筏，融徹四諦、貫綜六經，謦欬希微、揮毫珠玉，豈非攬英秀於江山、秉實學於神哲者哉？早歲歷永昌郡，紳士瞻仰；嗣復振錫嵩山，弘開誘掖。由此觀之，宗門之中亦具有經濟乎！先是嵩為會城名勝，歲久頹廢，前輩大師如天童悟、浮石賢、磚鏡璧，即師之世次。然道燈雖傳，法力未遍，師至有所感乎，所以當事群公聿來護法。未五年，一旦改觀，飛甍藻耀、密宇幽清，璚露風甘、金雲日麗，化城既闢，而入其中者無不生已度想。余戊申冬以調補來滇越，壬子春，育之張公瑋，師之鄉人，以《 嵩山後錄》相示，披閱之餘，如晤師旨矣。師常言:「 箇事人人本具，說箇甚麼則無端。」而《 後錄》豈師之心哉？又言:「 只因人麤沒家珍，妄自馳求，所以種種譬喻，無數方便使人晤明心地。」則《 後錄》又烏可已邪？竊自思之，自馬石至臨濟、曹洞，支派雖分，心印是一，則師之精警此一大事，即坐為禪、不坐亦為

禪，言說講究為禪、不言說講究亦為禪，何適而不可？余雖未識師，因張公而得《後錄》，因《後錄》而得師，聞聲愛慕，寧在班荊傾盍閒乎？爰敘其事以弁後集，庶使嵩山一片席不媿，慈蔭大千。

賜進士出身、文林郎，原知河南新安縣事，丁酉本省同考莆田俞遜思園題。

序

昔菩提達磨，親承跨水，逢羊讖記，見赤縣神州有大乘氣象，遂踰海西來，化行震旦。而此土中人，獲聞無生玅諦，共登上乘者，千二百年矣。其在今日，惟三吳兩浙剎竿相望，說法如雲。不幸而生遐陬僻澁，有畢世不聞佛法者，則有緣無緣奚翅霄壤隔矣？雖然，性猶水也、禪猶舟也，高原大陸水性恆存，而大施般若之航、力鼓先登之楫，必待其人後行耳！野竹大師者，生緣巴蜀，倡道梁益，為磚鏡壁老人嫡骨種草，報恩浮和尚真孫也。當其幼遭兵燹，骨月凋殘，便得覷破幻緣，慨就芟染，已具大勇猛、大智慧、大解脫，與尋常托跡沙門者實相徑庭。逮其死心參究，過谿舉首，頓悟萬法歸一落處，所謂從緣薦得永無退失。從此聲為毒鼓、味具鴆糞，令大地眾生略霑些子，罔不喪身失命。試讀其《慈雲》、《嵩山》諸錄，簡確淨圓，了無賸義，若紫帳珍珠不輕拋撒，而一往見寶，其間理事洞融、人法雙顯，般柴運水總是玄機、顧鑒嘶呻無非玅理。師謂:「立賓立主，絕滲漏於機先；有實有權，驅聖凡於喝下。」斷斷非誣也。茲門人復輯其雞足山新錄一編，不遠萬里，介吾同門嘯堂和尚問序於余。余讀之，咬嚼不破，儼蚊子之上鐵牛；機鋒不停，恍隔窗之睹走馬。而且病點五般、話商兩錯，真覺目前大道八字打開，坐地長安一超直入，較之從前諸錄更見惡辣。因嘆師為嘯公猶子、同生巴渝，咸屬悟祖法裔。今嘯公令行吳越，師則建幢嵩嶺，豈非地靈人傑，嫩桂久久愈昌歟？夫達磨初來五度受毒，際會未諧如愚若訥，師於碧雞、金馬之間開法未幾，緇素景從，飆馳雷震，神通玅用當必有大過人者，余敢不望空遙禮曰:「梁州古佛出世也哉？」

康熙癸丑嘉平澍鄞蟄菴道人本秀錢光繡聖月氏沐手拜題

益州嵩山野竹禪師後錄目錄

第一卷
上堂

住雲南大理府賓川州雞足山石鐘禪寺
第二卷
上堂
住雲南大理府賓川州雞足山石鐘禪寺
第三卷
上堂
再住雲南府嵩山禪寺
第四卷
法語(附小佛事)
第五卷
書問
第六卷
歷代祖圖 真贊(附諸祖贊)
第七卷
雜偈
第八卷
雜偈(附補遺)

目錄終
益州嵩山野竹禪師後錄卷一

住雞足大覺寺嗣法門人洪希編

住雲南大理府賓川州雞足山石鐘禪寺上堂

康熙十年秋，師在嵩山受諸郡護法、諸山耆舊請，十一月十五日到院，眾護法率諸山耆舊請開堂。上堂，拈請帖云:「 見麼？只者符子可以動天地、可以感鬼神，言言玄要、字字珠璣，倘或未信，知事宣過。」指法座云:「 瓢笠隨雲到石鐘，一條竹杖活如龍，纔堪華首煙深處，又上摩霄天柱峰……」喝一喝，遂陞，告香云:「 此瓣香，揭開八尺、捏聚尺八，供養本山祖師迦葉尊者。此瓣香，河山並秀、日月同明，可以行四時、可以育萬物，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闔國公孤藩統千秋，再及文武官僚、縉紳護法、請主印文、諸山勤舊。此瓣香，十一回梁州毒燄彌天，畢缽窟前何妨再申。供養前住江南蘇州府雙塔壽寧磚鏡老和尚。」昇首座問:「 遠峰瀑布拖飛練，近壑松杉送梵音，如何是石鐘境？」師云:「 問得自然親。」進云:「 石女到來難措足，木人聞見也愁眉，如何是石鐘人？」師云:「 六根非不具。」進云:「 恁麼則六詔重開化日，

五湖又扇慈風。」師云:「 大家在者裏。」希西堂問:「 昔日天龍一指只接俱胝，今朝和尚一棒接得何人？」師云:「 一箇也無。」進云:「 某甲承當去也，莫怪粗糙。」師云:「 迦葉師兄笑未休。」智後堂問:「 迦葉未入此山早有石鐘，因甚但聞其名不聞其聲？」師云:「 九重疊翠裏，深藏不斷雲。」進云:「 不因吾師指，此音誰得聞？」師云:「 剛纔匝地又普天。」智便喝，師云:「 好喝，只是不知落處。」怡宇問:「 華首山前寶華座，請師垂示大家聞。」師云:「 好音在耳人皆仰。」宇豎起拳云:「 青帝將傳新歲令，不妨舉手候陽春。」師云:「 符到奉行。」大旭問:「 從上相承即不問，當陽一句作麼生？」師云:「 石鐘寺裏陞堂。」進云:「 初祖道場新雨露，庭前柏子拂清風。」師云:「 卻有與麼事耶！」石幢問:「 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 山僧昨夜向松閒走一回。」秋水問:「 石鐘幽韻含千古，玉振金聲事若何？」師云:「 一句不妨重指示，千年松下長茯苓。」進云:「 自此頭陀常在定，剎竿倒處又重新。」師云:「 惱亂春風卒未休。」乃云:「 遠勞諸郡削牘，加之諸山交章，約山僧到山，不容解包息喘，即令登此座子，要山僧舉揚從上宗乘，以為開示當人極則，一段受用大事。山僧籌之無法可說，只得將此共見共聞的不妨舉似諸公，聊作拋磚引玉去也。大眾！師子林豈不四時蒼翠？四觀峰豈不八面玲瓏？河子孔豈不川流不息？沙址村豈不各開門戶？猢猻梯豈不勘辨往來？太子洞豈不說妙談玄？袈裟石豈不日炙風吹？缽盂山豈不常貯甘露？更有鴉鳴鵲噪、日往月來，豈不事事見成？無奈總作境會，真可憐生！雖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張護法上迦葉初祖旛，上堂。拈起旛云:「 只者花簇錦攢，的是我國勳張公與李夫人、男祖保，於迦葉佛時般若地上種植靈苗，自迦葉至釋迦老子時始得節錯根盤、枝繁葉茂，滋成五色寶絲縷，更假巧手結成天鬘陀羅雲，持以奉上畢缽羅窟飲光尊者，不獨徼福福至、益壽壽延，亦且與飲光老子行同虛空界、住同虛空界去也。畢竟以何為驗？挂向天柱峰，飛揚龍鳳影。」

上釋迦文佛旛，上堂。「 龍驤龍形、鳳翥鳳影，寶雲交錯、花雨含潤。只此不思議，寶火雲、寶珠雲、寶鬘雲、寶絲雲，一以先奉迦葉尊者，一以今奉釋迦文佛。大眾！你看者寶旛，飛揚時常豎窮橫遍，安住時常出微妙音。由是觀之，一切莊嚴海、一切功德海、一切智慧海，實從我張公、李夫人、男祖保自心流出。山僧與麼看則有分。何也？不是渠儂多意氣，他家曾蹋上頭關。」

請兩序，上堂。「 獨掌不浪鳴，兩掌鳴聒聒，所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如楊岐事慈明、演祖得昭覺；他如昺鐵面、通烏頭、賢真牧、才莊主，其餘折花添瓶、打碓曳磨，第一座也有人、第二座也

有人、第三座也有人，石鐘也不裝香供養，也無言說議論。何故
噇？銅頭鐵額漢，盡在我山中。」
上堂。「 自入山來已半月，匆匆人事未曾歇，忽然聽得鼓聲催，兔
角龜毛齊惡發。築碎破沙盆；擊爛乾矢橛，是甚潑天門戶？石頭路
滑，任伊佛來祖來，也只叫苦叫屈。咄！」
開爐上堂。僧問:「 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 葉鏡湖含
月。」「 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 蒼山雪作雲。」「 如何是
人境兩俱奪？」師云:「 上關花滿地。」「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
師云:「 下關不謝梅。」「 向上一句再請垂慈。」師云:「 五九盡
日又逢春。」問:「 選佛場中頂天立地者落何階級？」師云:「 落
七。」問:「 教乘即不問，西來意若何？」師云:「 大理弓魚皆有
子。」問:「 昨日石鐘寺，今朝應宗堂，中間不動句，吾師為舉
揚。」師云:「 莫棒打石人頭。」進云:「 詩書不習，還得及第也
無？」師云:「 釣魚船上謝三郎。」問:「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
旨。」師云:「 適纔還記得。」進云:「 為甚麼噇？」師云:「 不
獨觸風化。」問:「 如何是臨濟一隻眼？」師云:「 終不得信。」
進云:「 怎奈照天照地何？」師云:「 一任夷嶽盈壑。」問:「 法
昌昔日開爐，行腳僧無一箇，豈不寂莫？」師云:「 何不問今日
的？」進云:「 石鐘今日開爐，衲子千有餘箇，又作麼生？」師
云:「 只須薦取古人的。」問:「 釋迦過去、彌勒未來，即今的
噇？」師云:「 人天眾前，終不寐語。」乃拈杖云:「 見麼？此是
二千年來迦葉師兄未曾動著的新石鐘，一時著向大爐韝中，用火煆
之、用水淬之，不覺翻成一塊頑鐵，擊又擊不碎、鋸又鋸不開，正
無法可設，忽然河子孔蝦蟆[跳-兆+孛]跳起來上告天帝，天帝云:
『 不干我事。』下告土主祠道士，道士云:『 不干我事。』猢猻梯
有箇猢猻約住云:『 老蟆，你只恁的奔走上下，阿誰德汝？且座上
長老自有處分。』」師連卓杖云:「 快活快活！將謂無殺著，原來
也有者箇老猻。」便下座。
上堂。僧問:「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只如二十里松行欲盡，青山
涌出梵王宮。此是境，如何是法？」師云:「 此是境，如何是
法？」問:「 大悲千隻眼，那箇是正眼？」師隨聲便打。進云:
「 離卻打噇？」師連打。問:「 昔日兩堂下喝，賓主歷然；如今兩
堂未喝，賓主在甚處？」師云:「 兩眼對兩眼。」問:「 某甲乍入
佛法，不知誰是沙彌主？」師云:「 汝者一拜，切不可忘卻。」
問:「 一子出家，九族生天，為甚目連母在地獄？」師云:「 他家
別有通人愛。」問:「 庭前柏子即不問，屋後栽松事若何？」師
云:「 臨濟道的。」乃云:「 若論此事，也不得道無；也不得道
有。明眼宗師，無影林中高懸日月；通方作者，不萌枝上暗辨春

秋。若是只悟自己不會目前，此人有頭無尾；若是只會目前不悟自己，此人有末無本；若要自己目前一一圓明，須是木上座始得。」遂卓杖一下云：「 只愁歌舞盡，化作彩雲飛。」

報國海長老歸，請上堂。僧問：「 大事未明，如喪考妣時如何？」師云：「 一步不闊一步。」進云：「 大事已明，如喪考妣時如何？」師云：「 一步要闊一步。」問：「 雞足山中水足草足，如何受用？」師云：「 都來隨分。」進云：「 恁麼則箇箇飽餐去也。」師云：「 木人也解唱巴歌。」問：「 蓋天蓋地之句即不問，如何是平實句？」師云：「 勸君莫逐兔，逐兔損禾黍。」問：「 如何是山中境？」師云：「 竹疏煙補密，梅瘦雪添肥。」進云：「 如何是境中人？」師云：「 頭上無蓬塵，足下有芒鞋。」進云：「 石鐘一段真消息，及第堂前快殺人。」師云：「 錦上鋪花又一層。」問：「 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如何是無為？」師云：「 誰肯拆籬補壁？」問：「 石鐘結冬，何處過歲？」師云：「 一綱草鞋未有底。」德周勤舊問：「 石鐘未扣時如何？」師云：「 兩耳聽不出。」進云：「 已扣時如何？」師云：「 兩耳識不出。」進云：「 謝和尚答話。」師云：「 汝老矣！幸而得聞。」師舉：「 僧問雲峰悅和尚：『 山顛巖崖還有佛法也無？』悅云：『 有。』僧云：『 如何是山顛巖崖佛法？』悅云：『 猢猻倒上樹。』」師云：「 道則特殺，只是使者僧不能心誠悅服；若是問石鐘：『 山顛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向道：『 有。』『 如何是山顛巖崖佛法？』向道：『 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

衛府祖護請上堂。僧問：「 祖師門下本無一物，因甚浮山有九帶？」師云：「 為他舌頭長。」「 如何是佛正法眼藏帶？」師云：「 虛空吞萬象，萬象總不知。」「 如何是佛法藏帶？」師云：「 瀑布落潺湲，松風拂蘿月。」「 如何是理貫帶？」師云：「 日出海門東，搏桑最先照。」「 如何是事貫帶？」師云：「 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 如何是理事縱橫帶？」師云：「 落花春不管，流得到人間。」「 如何是屈曲垂帶？」師云：「 手持千里鈔，林下道人孤。」「 如何是妙協兼帶？」師云：「 鶺鴒樹上啼，意在麻畬裏。」「 如何是金鍼雙鎖帶？」師云：「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如何是平懷常實帶？」師云：「 玉鞭雲外指，春色在江南。」「 更有一帶，請師速道！」師便打。問：「 一切聲是佛聲不？」師云：「 莫貴耳賤目。」進云：「 與麼則火爐說法，諸佛立地聽去也。」師云：「 火爐說甚麼法？」進云：「 嗍咧嗍咧！」師作聽勢，乃云：「 磨禪擦褲來得兩月日矣！者箇為甚有會有不會？石鐘寺裏安禪、畢缽羅窟打坐，為甚有見有不見？還知麼？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僧問:「 離四句、絕百非，請師直指西來意。」師云:「 未陞座時致將一問來。」進云:「 和尚恁麼猶較馬師百步。」師云:「 誰肯跛驢趁隊？」問:「 牟尼珠，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敢問: 如何是藏？」師云:「 與汝往來者不是。」僧禮拜，師云:「 把將珠來。」僧喝，師云:「 莫呈土彈子。」問:「 昨日風、今日風，不從別處起時如何？」師云:「 石鐘寺前不得更問著別人。」進云:「 潑天白雨澍，扶犁水過膝。」師云:「 頭上漫漫又作麼生？」進云:「 一段風流事，佳人獨自知。」師云:「 少賣弄。」師舉:「 臨濟逢佛殺佛、逢祖殺祖、逢羅漢殺羅漢、逢父母殺父母、逢眷屬殺眷屬始得解脫。」師云:「 者老漢果然有大人相，真是一員作家，只是未有落處，所以只是箇白拈賊。為甚如此聱？贓物現在。」以拄杖一時打散。
月可上座請上堂。僧問:「 離婁能見秋毫，如何不辨正色？」師云:「 為伊見得秋毫。」進云:「 師曠能聞蟻鬥，如何不別絃絲？」師云:「 為伊聞得蟻鬥。」進云:「 和尚還辨還別不？」師云:「 山僧亦不辨亦不別。」進云:「 乞師一頌何如？」師示〈 頌〉云:「 離婁能見秋毫，師曠能聞蟻鬥，一椎擊破見聞，論甚麼箇屁皺？」僧禮拜。問:「 即心即佛時如何？」師云:「 船子下揚州。」進云:「 非心非佛時如何？」師云:「 天曉爭解纜。」進云:「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時如何？」師云:「 坐卻舌頭著。」進云:「 與麼則泥牛吼處天關轉，木馬嘶時地軸搖。」師云:「 切忌人前走屁。」乃云:「 十二月初一，林下貴所適，松閒立斯須，望見蒼山雪。連絡十九峰，[番*支]弄湖光日，徐行蹋斷流水聲，縱觀寫出飛禽跡。大眾！月上座自粵東來也不問他。青草愁雲，雪積將軍之樹；黃沙苦霧，冰堅太史之河。只如鎮海明珠作何色相？還能識得者麼？」便下座。
上堂。僧問:「 付金襴外，別傳何物？」師豎杖云:「 為眾竭力。」進云:「 某甲掩耳去也。」師云:「 木上座笑汝在。」問:「 如何是四觀境？」師云:「 煙霞生背面。」問:「 寺前一片石，有時坐、有時臥時如何？」師云:「 渠未常不茹。」進云:「 不坐不臥時如何？」師云:「 獨立望何極？」問:「 天下老和尚還有不為人說的法麼？」師云:「 有。」進云:「 如何是不為人說的法？」師云:「 汞桶！」問:「 世尊不說的，和尚還說不？」師云:「 山僧不說，別有人說。」進云:「 迦葉不聞的，和尚還聞不？」師云:「 山僧不聞，別有人聞。」進云:「 春色縱然全不露，東風早已上溪梅。」師云:「 聽事不真，徒勞傳信。」僧喝，師打三棒，乃云:「 般若巖終日浩浩商量，合談何事？你諸人若是總見總聞，我也知你卒難湊泊；若是未見未聞，我也知你大相孤

負。事不得已，吾今為汝保任此事，終不虛也。」擊香几云:「 見麼？聞麼？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也，亦似華首門放光處，不論貧之與富、貴之與賤、僧之與俗、男之與女，各有一面圓光，自然光光相攝不隔纖毫，只是你諸人不曾理會，所以見如不見、聞如不聞。若是但辦肯心，必不相賺。」復擊香几云:「 得坐披襟，向後自看始得。」

妙宜上座請上堂。僧問:「 望州亭、烏石嶺相見即不問，僧堂前相見事如何？」師云:「 勘過了，打！」進云:「 若論主，學人無位次；若論賓，和尚無位次。是一邊語？兩邊語？」師云:「 一邊不是、兩邊尤非。」進云:「 祇如賓主相見，合談何事？」師云:「 不談別事。」進云:「 原來有人。」師便打。問:「 如何是真佛？」師云:「 如水洗水。」進云:「 如何是真法？」師云:「 如空合空。」進云:「 如何是真道？」師云:「 如鏡照鏡。」僧喝，師云:「 只饒一喝威音外，猶較山僧半月程。」乃云:「 若是克證無生、頓超方便者，須是胸藏六合、指動大千，方能打鎖敲枷、去黏解縛；若是提獎嬰兒、撫憐赤子，從苗辨地、因語知人者，堪作麼生？不如大家歸寮，且待來日看。」

上堂。僧問:「 世尊三昧因甚迦葉不知？」師云:「 汝何不問諸方？」進云:「 勘破了也。」師云:「 世尊三昧瞥？」僧便喝，師云:「 喝任汝喝，如何是世尊三昧？」僧舞坐具便行，師顧侍者，乃云:「 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衲僧家到此，十箇有五雙，花添錦上、采喝盤中。若是石鐘則不然，八花毬子上，不必繡紅旗。」

大覺寺心宇、文郁大賢供眾，請上堂。僧問:「 達磨對武帝云:『 不識。』由此不契。乞別一轉語，得合帝意去。」師云:「 千虛不如一實。」僧禮拜，師云:「 汝猶未活在。」問:「 大地平沉時，和尚向甚處立腳？」師云:「 闍黎頭一轉，問得是！」問:「 如何是衲僧本分事？」師云:「 殺人放火。」乃云:「 赤肉團鋮箚不入，乾矢橛水洗不清，賣弄蘿蔔頭，滅卻正法眼。白羖狸奴也解唱也解和，蝦蟆蚯蚓也解唱也解和，誰能提祖印於無影林中，懸慧燈於不萌枝上？者裏若是殺人不眨眼的作家戰將，便請卸甲倒戈；若是兜三搭四的，我則目視青霄、長歌綠水去也。」卓杖一下，復舉:「 大覺參臨濟，濟舉拂子，覺敷坐具，濟擲下拂子，覺收具參堂。」師顧視左右云:「 還知二老人麼？分明頌出:『 春暖風和草木香，兩人鼻孔不曾藏，如今無奈噇糟者，開眼堂堂入醉鄉。』」

尼廣韋請上堂。僧問:「 如何是雞山頂上一株松？」師云:「 枝掌六合、葉蔭十方。」進云:「 恁麼則接漢蛟姿存變化，衝霄野鶴可

為巢。」師云:「 險似昨日。」問:「 如何是半提？」師云:「 提獎嬰兒、撫憐赤子。」進云:「 雪裏分粉易，墨中辨煤難。」師云:「 意在射鵰，翻為彈雀。」問:「『 若能推者即是汝心，則是認賊為子。』修山主云:『 若能推者不是汝心，則是認賊為子。』意旨？」師云:「 石鐘有棒不打汝。」進云:「 家賊易剿、白拈難瞞。」師云:「 總跳者裏不出。」乃云:「 平常應變，妙喜室中不犯鋒鋩；直截酬機，灌溪句下聲和響順。臺山大會齋，可起叢林；浴室揭榜意，堪勒泉石。到者裏，自然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若也畏刀避劍、倚草附木，不堪持論。還諦信得及麼？海嶽雲山都拋棄，贏得莊周蝶夢長。」

上堂。「 風入松號、泉落石響，一歷耳根，百劫快暢。若恁麼會，正是隨聲逐響；不恁麼會，又成逐物迷源。畢竟如何？嚇嚕嚇嚕！」

傳衣寺虛中、太安、道林三上座請上堂。僧問:「 鷲嶺拈花即不問，雞足傳衣事如何？」師云:「 弄巧成拙。」問:「 如何是缽羅娘切腳？」師云:「 二十棒寄與演祖，二十棒自喫。」問:「 如何是法身？」師云:「 雨洗淡紅桃萼漱。」進云:「 如何是法眼？」師云:「 袈裟角下藏不得。」進云:「 恁麼則清風高九萬，一舉過須彌。」師云:「 誰是窣堵那吒掌上擎？」驀拈拄杖擊香几云:「 擊開沒盡藏，放出無位人，蹋殺三賢、不賸十地，其餘六凡九地是甚薺粉？卻在應宗堂前揚聲大叫:『 快活快活！』忽被石鐘長老拄杖驀面一摑，翻成一塊頑鐵，及乎問他:『 世尊傳金襴之外別傳箇甚麼？』他卻不知。」復擊香几一下，便下座。

佛成道日，南指、省谷二上座請上堂。僧問:「 應時及節分明句，請師為眾廣敷揚。」師云:「 猿抱子歸青嶂裏。」進云:「 自從一睹明星後，無端鈍置到今時。」師云:「 百鳥銜花竟不來。」問:「 如何是戒？」師云:「 珊瑚枝上月。」進云:「 如何是定？」師云:「 荷葉盛玉露。」進云:「 如何是慧？」師云:「 一呼知四事。」乃云:「 居城郭時，看擔來負去者日無休息，更有誇經紀、較重輕，瞞天說價、就地還錢，雖則一一天真各有所適，一往看來實可憐憫。及入山來，聞松聲、澗響者亦日無休息，更有起秀麗、含赤丹，麋鹿為伍、鳥雀作朋，雖則了了無猜，共相馴伏，一往看來亦未是妙。還知本分受用處麼？聽取一頌:『 十年領眾住昆明，官長往來苦送迎，此日石鐘洞壑裏，等閒贏得住山名。』」

華首歸，上堂。「 山僧有一樁事，不得不舉似大眾。適纔大眾同著山僧到迦葉殿喫高居士齋，轉向華首門，眺南雄清秀、西洱汪洋，北勝與劍閣相暉、東山並麗水聯絡，山山蟠鬱、岫岫回嵐。百川溢金沙，大壑飛霞聯碧落；千峰回玉浪，天柱摩蒼透銀河。牧者唱、

樵者歌，聲隨巖谷；雨以時、雲以時，景逐溪光。既與諸人眼同見、耳同聞，為甚背地裏卻道:『 也有到處、也有不到處？』大眾！不見道:『 未達境惟心，起種種分別；達境惟心矣！分別即不生。』」喝一喝，下座。

上堂。僧問:「 袈裟之下還有失落人身的也無？」師云:「 怎怪得山僧？」師舉:「 趙州到臨濟，濟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州云:『 正值老僧洗腳。』濟近前作聽勢，州云:『 要會便會，更啗啄作麼？』濟便歸方丈，州云:『 三十年行腳，今日為人錯下註腳。』」師云:「 二大老恁麼，要且無祖師西來意。若人揀點得出，到方丈通箇消息。」

上堂，僧問:「 和尚登雞足、入華首，曾親見迦葉也未？」師云:「 者鈍漢甚處回避得來？」進云:「 祇如相見時如何？」師云:「 放他一頓。」進云:「 恁麼則石門不久閉也。」師云:「 門裏道將一句來。」僧喝，師云:「 此是門外的。」進云:「 門裏的，請師速道！」師云:「 兩口一無舌。」問:「 如何是即心即佛？」師云:「 頭上角未生。」進云:「 如何是非心非佛？」師云:「 腳下毛先出。」問:「 如何是如來禪？」師云:「 如是我聞。」進云:「 如何是祖師禪？」師云:「 禮拜了，向汝道！」問:「 如何是佛？」師云:「 三腳蝦蟆跳上天。」乃云:「 山僧與諸人赴牟尼菴，齋了登缽盂峰，見盤松下三三兩兩，論及山形水勢、神怪靈奇，云:『 塔盤山、曇華箐，虎踞龍蟠；石厂洞、聽松亭，鸞翱鳳翥；傳衣寺、接待寺，七縱八橫；辭佛臺、火雷坪，上九下七。』正辨論間，被石鐘長老撫背一下，云:『 唯！不見道:「 纔有是非，紛然失心。」你者一隊漢只恁麼論說機境，有甚用處？』一隊漢聞山僧與麼道，即便開悟而去。如今恁的舉來，也是幾度金沙波浪急，一番流洗一番新。」

龍華寺萬行上座請上堂。僧問:「 世尊拈華，迦葉得傳心印，如何是他得處？」師云:「 珠拾泥裏。」進云:「 曹溪風旛，印宗得請出世，如何是他出處？」師云:「 采喝盤中。」乃云:「 寬廓非外，蝸牛角上鞦韆；寂寥非內，蟭螟眼裏鬧市。若是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上無攀仰、下絕己躬，淨贏贏、絕承當，赤灑灑、沒回互，我也明窗下安排。」復舉:「 龍華照布衲問溥上座:『 那一片向甚處去也？』溥云:『 莫妄想。』照云:『 失卻一片也。』妙喜云:『 自倒自起。』」師云:「 布衲無端放尿，先自失卻一片；妙喜因人成事，後卻拾得一片。且如目前無法，者一片又作麼生論量？」良久云:「 月落後相見。」

上堂。舉:「 睦州道:『 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孤負老僧。』」師以杖畫云:「 陳年葛藤，不如一筆勾下。」

又舉:「 初三、十一，中九、下七，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復以杖畫云:「 陳年葛藤，不如一筆勾下。大眾！前一畫且止，後一畫作麼生？」又以杖畫云:「 者一畫也有權、也有實、也有照、也有用，諸人如何會？山僧終不把古人言句牢籠學者、塗污俊傑，須是自信自悟，一一從胸襟流出，方可盖天盖地。委悉麼？」便下座。

上堂。僧問:「 如何是誕生王子？」師云:「 六國不承顏。」「 如何是朝生王子？」師云:「 蒼生得噓植。」「 如何是末生王子？」師云:「 承明輸論策。」「 如何是化生王子？」師云:「 邊塞絕煙塵。」「 如何是內生王子？」師云:「 萬邦仰聖聰。」乃以拄杖畫一畫云:「 住山翁，樂無窮，奇奇怪怪玲瓏石，丫丫叉叉古樹松，不假安禪已純毒，龍談實相論真空。」復畫一畫，云:「 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鐘？」

華嚴寺玄印上座請上堂。僧問:「 如何是入門句？」師云:「 且開裝鏡當軒立。」「 如何是門裏句？」師云:「 垂簾晏坐卻忘疲。」「 如何是當門句？」師云:「 樓頭畫眉自分曉。」「 如何是出門句？」師云:「 蹋斷青山不計程。」「 如何是門外句？」師云:「 林下何曾見一人？」問:「 二僧同去捲簾，為甚一得一失？」師云:「 拳頭巴掌論疏親。」乃云:「 福城東際事，東際水和煙，要見摩頂處，隔在海南邊。石鐘與麼，不惟善財趨向不及，直使老大德雲縮手腳有分，其餘主天神、主地神、主山神、主海神、主林神、主樹神，又敢動著一絲毫耶？獨有文殊猶較些子，以目瞬普賢，普賢撫掌呵呵大笑。無厭足王見得，卻借石鐘拄杖出氣，云:『 無相如來入此殿，是故此中最吉祥。』二大士搖手云:『 你賣甚麼措大？』」拋下拄杖云:「 一齊穿卻鼻孔。」

南安烏龍寺慧實上座請上堂。僧問:「 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時如何？」師云:「 只恐不是玉。」進云:「 四方八面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時如何？」師云:「 是玉也大奇。」進云:「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轉風流。」師云:「 泥裏不得著土塊。」問:「 如何是山裏禪？」師云:「 林深多虎跡，巖嶮挂龍姿。」「 如何是城裏禪？」師云:「 往來朱紫貴，問答各耆年。」「 如何是村裏禪？」師云:「 鋤雲猶未了，木耙又上肩。」乃云:「 南安烏龍寺，相去隔鄉里，夜來到此間，相逢各彈指。擬議則千差，笑領則一矣！既不離箇裏、不即箇裏，又說甚麼此是吾宗旨？」

上堂。僧問:「 若立一塵，家國興盛。如何是一塵？」師云:「 生也。」進云:「 一塵既承指，十處一時收。」師云:「 未必得恁麼快。」問:「 學人一向無消息，請師指示。」師云:「 何不早

問？」問:「 選佛場即不問，如何是石鐘真境？」師云:「 風來耳畔，日照高臺。」進云:「 莫落聲色也無？」師云:「 伶利衲僧向後自看。」乃云:「 嘉平廿二，大好取譬，百卉蟠牙、寒梅唾蒂。無情尚自若斯，衲僧得不伶利？未舉已前，胡不瞥地？既舉而後渣也無，漉甚麼屎屁？」

上堂。僧問:「『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是甚麼寶？」師云:「 兩手托不起。」進云:「 和尚莫瞞人好。」師云:「 閻黎不得無過。」問:「 如何是學人著力句？」師云:「 切不可付在來日。」進云:「 如何是轉身句？」師云:「 飯食經行繞數遭。」進云:「 如何是親切句？」師云:「 伸腳還在縮腳裏。」乃云:「 不向佛求、不向法求、不向僧求，三文大光錢買箇腰支柔；面不洗、髻不油，知他是凡是聖，終日在樓頭，手中把箇破木杓，更嫌何處不風流？」

法心上座請上堂。僧問:「 德山侍龍潭，潭然紙燭遞與山，山擬接時如何？」師云:「 要接有甚麼難？」進云:「 恁麼則電光中垂手，石火裏遇人去也。」師云:「 未然紙燭道將來。」進云:「 三更日正紅。」師云:「 他夢猶可事，汝夢更愁人。」問:「 大顛擯首座過在何處？」師便打云:「 向後自看。」進云:「 大冶精金，應無變色。」師云:「 早是變了。」師舉:「 慈明示眾云:『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前是案山、後是主山，且道無為法在甚麼處？』良久云:『 向下文長，付在來日。』應菴云:『 天童也著一隻眼，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西瞿耶尼、東弗於逮、南贍部洲、北鬱單越，到處去來，不如在此。』」師云:「 石鐘雖是他腳下子孫，終不借婆裙子拜婆年。何也？不見道:『 待兔守株，終非神智。』」遂舉拂子云:「 一切賢聖皆以無為法而有差別，洱水回瀾、蒼山積雪、天柱崔嵬、羅川曲折，其餘一山一水、一宮一闕，爇甚麼沉檀？著甚麼矢橛？煮普耳茶喫了，正好瞌睡。」

印文上座請上堂。僧問:「 隔牆見角便知是牛，此人如何？」師云:「 筠袁虔吉，頭上插筆。」乃云:「 曹溪浪上魚躍鳶飛、熊耳山前猿啼鳥笑，爭如者裏師旋象馭、虎驟龍驤？洵可樂也。無奈雲門又道箇:『 臘月二十五，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金剛[奴/目]眼睛，鐵蛇鑽入土。三腳驢、瞌睡虎、祕魔叉、馬師斧、雪峰毬、禾山鼓，既是同肝共腑，又何必頻拈白棒打青天，更將鐵鋸三臺舞？』」

南指、法輪、良因三上座請上堂。僧問:「 寒暑裏還有佛法也無？」師云:「 無。」進云:「 為甚麼無？」師云:「 寒即寒、熱即熱。」進云:「 寒暑中和尚如何回避？」師云:「 冰簟鋪暖閣。」乃云:「 東山水上行，白浪滔滔；西河火裏坐，紅光燄燄。

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見。擊石火、閃蛇電，倒騎鐵牛入覺場，無端拂著空王面。」
悉檀寺院主仙陀請上堂。僧問:「 古澗寒泉時如何？」師云:「 浸殺的不是。」進云:「 飲者如何？」師云:「 噎殺的不是。」進云:「 某甲放身去也。」師云:「 甚麼年間得出？」僧乃喝，師打七棒，乃云:「 收足蒲團一月，循循如法安居，仙陀卻有妙智，釣起山頭白魚。且如秦地不收、漢地不管底，如何安頓得他下？千峰披蓑側立，五老引水澆蔬。」
上堂。舉:「 僧問香林:『 如何是衲衣下事？』林云:『 臘月火燒山。』」師云:「 恁麼會，刺瞎眼睛；不恁麼會，築著腳跟。正恁麼時如何？」驀豎杖云:「 將謂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

益州嵩山野竹禪師後錄卷二

住雞足石鐘寺嗣法門人廣智編

大悲閣清宇上座請上堂。僧問:「 如何是一同一質？」師云:「 萬象掌中擎。」「 如何是二同大事？」師云:「 百川須倒流。」「 如何是三總同參？」師云:「 甕裏不走鱉。」「 如何是四同真智？」師云:「 看人度筏頭。」「 如何是五同遍普？」師云:「 風入松濤吼。」「 如何是六同具足？」師云:「 霜凝夜壑寒。」「 如何是七同得失？」師云:「 水上捺胡蘆。」「 如何是八同生殺？」師云:「 手舉八稜棒。」「 如何是九同音吼？」師云:「 狗走抖擻口。」「 如何是十同得入？」師云:「 東院洗缽盂。」「 與甚麼人同得入？」師云:「 鐵額比不齊。」「 與誰同音吼？」師云:「 村裏高一伯。」「 作麼生同生殺？」師云:「 雲門攪鱉鼻。」「 甚麼物同得失？」師云:「 片雪點紅爐。」「 阿那箇同具足？」師云:「 空生只晏坐。」「 甚麼物同遍普？」師云:「 耆婆喜彈琴。」「 何人同真智？」師云:「 虛空裏赤腳。」「 孰與總同參？」師云:「 且緩緩卜度。」「 那箇同大事？」師云:「 爛泥裏著刺。」「 何物同一質？」師云:「 叫渠過江來。」僧喝，師便打，乃云:「 一法有，鍼鋒眼裏翻觔斗；一法無，汪洋水上捺胡蘆。鍼眼魚吞卻嘉州大象；蠛蠓蟲倒跨陜府鐵牛。千眼大悲覷他不見；八臂那吒曳不回頭。驀直老黃梅，聲聲叫: 歸來不歸來？二十四番華信催。」

上堂。僧問:「 如何是超佛越祖之談？」師云:「 泥鰍羞鱔。」問:「 有佛處不得住時如何？」師云:「 擎拳鼓掌。」進云:「 無佛處急走過時如何？」師云:「 磕額撞頭。」進云:「 室內無靈床，渾家不著孝？」師云:「 倘遇曹山向汝道孝滿又如何？」進云:「 父子不相識。」師云:「 冷灰裏有粒豆爆。」問:「 無孔笛誰人吹得？」師云:「 不是主空神。」進云:「 沒絃琴誰人彈得？」師云:「 不是揭諦神。」進云:「 誰知好手待知音？」師云:「 祇有闍黎不甘。」乃云:「 靈鷲峰，煙霞生背面；迦葉殿，星日繞檐楹。攀仰不及的，徒勞目視雲霄；舉步直入的，自然皮骨俱換得。到者裏，方知頭頭要玅、法法玲瓏，純鋼打成、生鐵鑄就，隨處作主、遇緣即宗。且道如何是宗鄴？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便下座。

眾戒子請上堂。僧問:「 山巔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師云:「 有。」「 如何是山巔巖崖佛法？」師云:「 千尋瀑布，萬壑寒松。」進云:「 未到盡驚山險峻，曾來方識路高低。」師云:「 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問:「 一人說得行不得；一人行得說不

得；一人說不得行不得；一人說得行得。四人中那箇是當家人？」師云：「 快去一坑薶卻。」進云：「 有箇不甘的出來又作麼生？」師云：「 正要與伊相見。」乃云：「 結制一月日，陞堂復入室，雖無是無非，也有得有失。拈卻一、走卻七，萬機頓赴，不撓其神，眾難齊作，不抱其怵。」以杖卓一卓云：「 會則大家弄神駒；不會依然赤骨律。」

上堂。舉：「 京兆蜆子和尚自印心洞山後，居無定止，不蓄道具、不循律儀。在閩川，常日沿江岸採掇蝦蜆以充腹，夜宿白馬廟紙錢中。時華嚴靜禪師欲決真假，先潛紙錢中，深夜蜆歸來，靜把住問：『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蜆遽答云：『 神前酒臺盤。』靜托開云：『 不枉與我同根生。』圓悟云：『 諸人若未委悉，待山僧下箇注腳：「 神前酒臺盤，鐵彈大如拳，一擊便擊碎，不值半分錢。」』」師云：「 圓悟老人雖則能驚群動眾，未免費精殫神。石鐘看來則不然。神前酒臺盤，孤月似彈丸，萬里清光滿，千峰玉一團。玉一團，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

念佛堂近微上座請上堂。僧問：「 大乘般若即不問，念佛堂中事若何？」師云：「 豐干騎虎來，蹋著棲霞石。」乃云：「 森森喬木、岌岌巖巒，似珊瑚掌月；如瑪瑙堆盤。黃猿曝日以自若；玄鳥棲巢以忘寒。仙雲靈奧、曲徑幽蘭。大眾！者事且置不問，只如顯最上乘、發微玅旨，塵說、剎說、熾然說又作麼生？吾家自有真常在，豈羨一花五葉丹？」

上堂。僧問：「 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 三文與汝買草鞋行腳去。」乃云：「 一箇兩箇，嘉州晏坐、開州水臥；更有一箇，待汝諸人拈卻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石鐘始向諸人說破。」

臘月廿九，松波上座請上堂。「 不能發明此事，正如佳節時，不論遠近、千里百里，少長、貴賤入山燒香相似，得一念燒香之勤，雖許多山山水水、嶮嶮巇巇不生疲厭，盖緣此念之切故耳！及到絕頂燒香竟，回觀山重重、水疊疊、雲冉冉、路迢迢，身疲氣竭，從前勇猛冰消瓦解矣！總之，未曾發久遠之志，所以有此敗興。參禪人若是皮下有血的，直下返照虛妄之心，猛然便休去、歇去，豈不自快？若只作啞羊相似，與燒香之志何異？石鐘與麼，汝諸人還甘麼？」以杖畫一畫云：「 依舊南山起雲，北山下雨。」

除日，淡空上座請上堂。僧問：「 除歲日，客事紛紜。當此時，主一迷，客得其便；主不迷，客作麼生？」師云：「 者裏無奴兒婢子事。」乃云：「 他日閒散、今日紛紜，瀑水拖藍、松杉垂青。沖澹而靜、寥泬而清，見而非見、聞而不聞。文殊普賢無處藏身，石鐘拄杖隨例處分。」卓一下云：「 切忌躲根。」復舉：「 世尊云：『 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演祖道：『 一人發真歸

源，十方虛空築著磕著。』圓悟道:『 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錦上鋪花。』石鐘不然。一人發真歸源，十方虛空齊聲喝彩。伶利衲僧出來道:『 恁麼要塞三老子口未得在！』石鐘也許具一隻眼。」
元日，殷宗端請上堂。僧問:「 四十九年未曾道著一字，今日應宗堂中有箇元字腳請師開示。」師云:「 五祖道的。」問:「 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是伊還知昨日是臘盡，今日是新正也未？」師作聽勢。進云:「 春隨斗柄轉，人與物華新。」師云:「 巢知風、穴知雨。」乃云:「 天高無極，四時行焉而不德；地厚無垠，萬物育焉而不仁。仰一人之有慶，咸萬國以來賓。巢知風、穴知雨，五湖四海王化裏。」
宗間上座請上堂。「 烹佛祖的爐鞴，難容蠛蠓棲泊；驅凡聖的作略，豈放狡兔尋窟？饒他奴呼彌勒、婢視釋迦的不敢正眼覷著。何也？是甚鼕鼕？」
姚宗仁請上堂。僧問:「 未出方丈，有一問在和尚處，和尚何不答他？」師云:「 未到雞山答了也。」進云:「 是何語話？」師云:「 撼動蒼山十九峰。」乃云:「 山巔巖崖佛法有，參差松竹含煙縷；山巔巖崖佛法無，十箇五雙自塗糊。也不有、也不無，蟭螟吞卻玉蟬蜍。」
羅宗道、陳宗澍、王宗鏡請上堂。「 生機一路，鬼神莫測；當陽一句，祖佛難窺。貼萬象於眉間、運群機於掌上，玉轉珠回、星飛電激，向上一路，千聖不傳。且道誰人能委悉此事？」良久云:「 福田莊、高一伯，喫村酒、歌白雪。震動十九峰，六十九人盡饒舌。」喝一喝。
上堂。僧問:「 如何是無陰陽地？」師云:「 一筆畫不成。」「 如何是無根樹？」師云:「 雙眼描不出。」「 如何是叫不響谷？」師云:「 兩耳聽不來。」進云:「 三無承師指，大事作麼生？」師云:「 九九八十一。」乃云:「 會則目前包裹，不會目前包裹。畢竟如何？駕鐵船海上，飛磨盤空中。德山、臨濟帶水拖泥，佛果、玅喜灰頭土面。石鐘噩？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
上堂。「 一句截流，山頭白浪；一言該眾，井底蓬塵。山花笑日、岸柳含煙，大地春回，十方通暢。不隔纖毫的作麼委悉？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
宗朗、宗玅二上座請上堂。「 和氣盈衢、韶華溢目，是處樓閣門，隨緣慶華屋。煮淡流、煨黃獨，釋迦彌勒奴，普賢文殊僕。堪笑無邊身，手裏把箇漏笊籬，卻把虛空漉。撞著舜若神，高聲叫，共相祝，天子萬年，藩統百福。」
上堂。「 條風動處，體用雙彰；瑞草萌時，理事全備。所以一塵一法界、一剎一彌盧。此皆玅相圓明、真如廓爾。祇如大地平沉、虛

空粉碎時如何？迦葉笑，阿難哭，善應何曾有輕觸？」
寂光寺深修上座請上堂。僧問:「 考鐘鐘鳴，伐鼓鼓響，漏滈家風即不問，祇如破沙盆滿盛乾矢橛供養，還納受也未？」師云:「 快般將來。」進云:「 西來大意又作麼生？」師云:「 爛煮高河菜，濃煎普耳茶。」乃云:「 古佛家風，無開無合；衲僧作略，有殺有活。劍挂眉閒、符懸肘後。捋虎鬚、探驪珠，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上堂。「 息陰軒團團蘿月，河子孔滾滾江波。更看般若臺邊柳拖錦繡，回首木香坪上桃笑春風。若是真正道流，著著有出身之路，終不落他境物裏作活，所以寧參活句，不參死句。還委悉麼？早知鬼便是人做，半夜三更也可行。」
興雲寺院主載谷請上堂。僧問:「 如何是萬人行不到處？」師云:「 山巔巖崖更那邊。」進云:「 如何是萬人覷不到處？」師云:「 虛空背上寫大字。」進云:「 恁麼則石鐘寺裏相逢，卻在雞足峰頂握手。」師云:「 合談何事？」進云:「 天曉不露。」師云:「 落在兒孫邊。」乃云:「 春王上九，杯滿緣酒；大郎提壺，三兒擊缶。春暖五嶽、春醉萬有，望見福城香風拂柳；善財接足、曼殊伸手，駭得金毛身藏北斗。撞著石鐘相救，相救不相救？饒你更參四十年，畢竟未及雪竇。」
淨光上座請上堂。「 心不是佛，花開世界起；智不是道，鶯囀上林枝。盍色騎聲的鋪花錦上，離見絕聞的孤峰獨宿。萬機不到，權實雙泯；一句全收，主賓互用。且道得甚麼人證明？露柱[奴/目]眼睛；燈籠笑破口。」
上堂。僧問:「 如何是真佛？」師云:「 普！」「 如何是真法？」師云:「 怕！」「 如何是真道？」師云:「 直！」乃云:「 祖佛行不到處行取一步，三家村、五里舖；祖佛說不到處說取一句，融四歲，能讓梨。大眾！如今行說俱到，不但孤峰頂上嘯月眠雲、鬧熱場中冰絲玉管，正好水邊林下、聚落城隍便與麼去。還知麼？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
密化、允目二上座請上堂。「 到得者裏，行也好，呼則應、舞則跳；住也好，窮廝煎、餓廝炒。我愛趙州老，壁上挂胡蘆；我愛善財老，信手拈來草。其餘說甚麼？更有不眠人，莫道君行早。」
闊修上座請就法界菴，上堂。「 夜來天柱峰與拄杖子論議:『 道觀仁者善能濟時扶危、遇剛即柔，所以名譟宇內，為甚萬里南來到雞足山，也只尋常拄杖子？道觀仁者善能隨衣入定，以待慈氏，所以德重寰中，為甚驀直巨靈信手撮來，也只如粟粒大？』正論不已，被侍僧驚覺，點火相照，只見火爐、火箸通身汗下，床角頭轉出拂子高聲叫云:『 賊賊！』長老聽得喚來責云:『 你者一隊笨漢，將

謂無人勘你，賊賊！』各與二十而去。如今闊修上座約石鐘齋，要石鐘陞座，只得將此一段因緣聊為舉似，只是不可作法界量邊事。何也？善財參遍處，黑豆未生牙。」

九蓮寺宗修上座請上堂。「 透玄玅關、脫有無縛，全佛即心、全心即佛。赤肉團上有一行字、白玉盤中無兩粒粟，散花天女無路來、障蔽魔王空相憶。」

上堂。「 沒意智，自然智，石蘊玉以山暉，水含珠而川媚。通身是，遍身是，一塵飛而翳天，一芥墜而覆地。豎拂敲床、貼榜書字，照孔著楔、遇傷挑刺。鐵樹上綻花，正是上元十四。」

元霄龍華寺三達上座請上堂。「 十五日已前，風自南來、鴈自北至；十五日已後，白雲澆松、青山潑黛；正當十五日，一事全無、虛空粉碎，討甚元霄燈，挂向鏡湖內？昆侖[奴/目]眼睛，波斯閒瞌睡，惟有東村李大妻，折得梅花三兩佩。」

解制，護法並謝諸山上堂。「 結則總作圓覺伽藍，解則翻為平等性智，不解不結時如何全無閒歇？」起身云：「 雞足天下宗山，石鐘哀牢古寺，剎竿相望、鼓鐘相締，此梁益名藍，真黔[番*支]宗社。提衡者必學識俱優，據位者豈道德偏廢？福慧僧臘既淺、幻垢未去，敢望倪床作人師位？承本郡護法削牘、諸山耆宿雅意，不得已俛一期，今幸周隆，敢忘慈力？伏願護法祿位並隆、耆宿德壽共躋，在筵諸德同明此事。」復坐，舉：「 僧辭歸宗，宗云：『 甚處去？』僧云：『 諸方學五味禪去。』宗云：『 我者裏只有一味禪。』僧云：『 如何是一味禪？』宗便打，僧云：『 莫打，某甲會也。』宗云：『 道來道來！』僧纔開口，宗又打。黃檗聞云：『 馬祖下出八十四員善知識，各箇屄轆轤地，只有歸宗較些子。』」師云：「 歸宗汗馬功高，無人銘勒；黃檗既成褫他，怎奈挂一漏萬？石鐘雖後生，必也為歸宗作主。」驀豎拄杖云：「 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盍代功。」

到拈花寺，德解上座請上堂。「 昨年曾寓雨花亭，百接橋邊草色青；今日重來山更暖，誰知春在蓼花汀？若是玅德家風、普賢境界，不須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何也？衲僧門下總是展演之談，曲為今時。不見道：『 春到上林芳草緣，鶯啼二月杏花天。』」

到和甸，宗雲鄧總戎請上堂。「 喬甸望和甸，水闊山遙；新村連檢村，門聯戶接。大波嶺，滾滾珠回；小雲南，綿綿練鎖。鶯啼春嶂，築坑滿坑；牧唱丹丘，積壑盈壑。鋤雲攫霧、墾土耕煙，嘯月吟風、游山翫水。是你衲僧家還會麼？山月如銀牽老興，閒行不覺過峰西。」

上堂。「 二月二十九，春風樹樹吼，夭桃翻赤艷，靈雲笑破口，玄沙賊復來，大溈許為友。」拍一拍云：「 須彌顛倒顛，撞破昆侖首。」

佛誕，上堂。「 黃面老子纔出母胎，便鼓粥飯氣；雲門無大人相，便要一棒打殺。石鐘則不然。九皋頻唳鶴，千里控烏騅。」

使鼎長老江南省福海老和尚歸，上堂。「 去年二月驚蟄，自昆明一萬里到廣陵省老和尚；今年四月麥秋，自邗上一萬里回中慶返石鐘。命梁益道韻攜去，江淮明月持歸，你道父子祖孫鼻孔畢竟如何？今朝十五日，孤月一輪圓。」

張祖保設伊蒲、宗訥披剃，上堂。「 石頭鏟草，一場特地；馬祖安名，一場特地。展陷虎機、弄險巖句，須知有千聖不傳的向上一路子。若論千聖不傳的向上一路子，法堂前、經樓後各草深一丈也無人舉著，在者裏不是得少為足的明得。何故噩？不見道：『 百尺竿頭坐的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委悉麼？」以杖卓一卓云：「 殷勤為解丁香結，放出枝頭自在春。」

上堂。「 資始資生，各正性命，瀟瀟梅雨，諸根普潤。石鐘拄杖，隨緣任性，有時靠牆、有時行令。而今把在手中，天恭敬、龍恭敬、鬼恭敬、人恭敬。惟有大力魔王，不是不聖，待一切眾生成佛，無有世界眾生，乃可發菩提心。」以杖豎起，大眾一時走散。

上堂。舉：「 白雲：『 古人留下一言半句，未透時，如撞著鐵壁相似，忽然一日撞透，方知自己便是鐵壁。且道作麼生透？』自云：『 鐵壁鐵壁！』應菴老人以拄杖卓一卓云：『 鐵壁鐵壁，急急如律令，敕！』」師云：「 應菴老人雖入得白雲室，然不過只念得兩行咒；若論鐵壁，夢也未夢見在。不肖遠孫將他鼻孔扭轉，令天下皮下有血的衲僧冰消瓦解……」以杖卓一下云：「 鐵壁鐵壁，一指便穿，解下肩頭扁擔，脫卻屎尿布衫。」復卓杖云：「 七九六十三。」

薦又新楊公，請上堂。「 秋風瑟瑟、秋光晃晃、秋水澄澄、秋山朗朗，雖品物之大同，感悲哀之小快。山僧與麼，又新楊公以為傷也？以為賞也？倘不然，更有一說：蟭螟眼中、蝸牛角上，利出名入、道稀德曠。日馭鵬霄，雲昧罔兩，迷之者似石沉淵，悟之者如珠在掌。鏡水臨軒、清鐘應響。寂兮喧兮，何悲何仰？寥兮廓兮，非來非往。又新楊公以為傷也？以為賞也？不然，山僧更與下箇註腳。」遂擲下拄杖。

包章京送法被至，上堂。「 萬松參差、千峰聯絡，天開霞彩、泉流水樂，至人居之，俗塵圓脫。示一機，萬機齊赴；行一令，百令相諾。今有長者來登樓閣，興大津梁，實為檀越施此法被、揄揚佛

法。有命山僧陞此寶座，使開示佛祖行說不到的一著，以激揚人天未生時的面目。若論佛祖行說不到的一著，我弼翁張公同李夫人作此佛事，已為諸人開示了也。若論激揚人天未生時的面目，山僧陞此座子，已為諸人激揚了也。更要箇甚麼？」拈拄杖，卓一下云:「 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

饒玅永剃度，上堂。「 秋霖滴破虛空，潦倒漁翁瞌睡，萬有怒號刁刁，此時都來不會。既不會，剃度者又且如何？」彈指云:「 摩竭勝莊嚴，娑婆訶！」

左昇雲請小參。「 珊瑚掌月，體露金風；寒露沾條，香生寶閣。所以道:『 古今無變異，時節不相饒。』既古今無變異，時節不相饒，說甚麼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此事惟我登先居士全體擔荷得。何故？不許伶利衲僧會，只許通方作者知。」

桑玉峰追嚴請小參。「 九月廿二，橙橘滿市，豐山葉落，蕭丘菊麗。一支兩支，出類拔萃；三片四片，旋煙舞翠。動若行雲、止猶谷神，伶利衲僧，何用視聽？咄！莫！張公喫酒李公醉，桑樹著箭柳樹漿，看來不是尋常事，別有好音在上方。」

江川令張耕煙護法請上堂。昇首座問:「 江令重來聞法旨，嵩陽向上事如何？」師云:「 雙陸盤中信手擿。」進云:「 春工既許百花開，一片香風吹不斷。」師云:「 莫對鷓鴣唱竹枝。」進云:「 老和尚面皮厚多少？」師云:「 山僧罪過。」智西堂問:「 住著佛處，草深一丈；走過佛處，即頭角生。去此二途，向上消息如何舉唱？」師云:「 鷂子過新羅。」進云:「 非但某甲，威音尤後。」師云:「 自知較一半。」希後堂問:「 闡揚大法，須是同人；直指西來，還他作者。向上還有事也無？」師云:「 八花毬子暗中拋。」進云:「 踞地金毛難措足，遼天俊鷂失行蹤。」師云:「 五更清早起。」進云:「 木人慣用龜毛線，石女難穿蘭[廾/碭]鍼。」師云:「 腳下過也。」進云:「 謝師答話。」師云:「 口裏空喃喃。」乃云:「 權開震旦國，此日嵩山辨，勝毘耶離，過去金粟。入其宮，有門拶人足；臥其室，借飯飽人腹。各展雪刃霜刀，屠祖僇佛；烏庸武略文衡，範真利俗。且道是誰？乃我張公老伯。噫嘻！公雖神宰，實惟父行。既從祖室中來，安不激揚慧提持向上，為南人結般若緣耶？所以設伊蒲飯僧，命慧登座，舉揚先祖未了的公案以達殊庥，慧上座未免借花獻佛去也。」驀拈拂子豎起云:「 見麼？此是四世祖悟和尚用不了的，付與先師翁，先師翁受之久矣！靈巖老師又從師翁處得來，如今落在慧上座手裏了也。雖則萬般做造由人，到底別有巧玅。不見道:『 知與師齊，減師半德。』畢竟如何？」揮拂子云:「 只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復舉:「 賢師翁常垂語云:『 報恩住在水鄉，四面無路，還

有不假舟楫到得者裏麼？』」師拈云:「 此老人曲直，非江川老伯，慧上座終不拈出。何也？須知遠煙浪，卻有好商量。」
師五秩，衛府祖護昆玉請上堂。僧問:「 世尊降生，指天指地；和尚降生，有何祥瑞？」師云:「 前堂七百，後堂半千。」進云:「 恁麼則一點水墨，兩處成龍去也。」師云:「 只得讚之仰之！」問:「 三千世界塵難喻，萬億須彌高莫齊，彈指聲中圓八萬，剎那際內滿三祇，猶是者邊事。只如父母未生前一句，請師指示。」師云:「 山僧不知。」進云:「 恁麼則推出來時大家看也。」師云:「 水底攂魚蹤。」問:「 今日初生是者邊事，如何是那邊事？」師云:「 海鹹河淡。」進云:「 恁麼則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也。」師云:「 風吹石臼念摩訶。」問:「 如何是冷湫湫句？」師云:「 何不向熱鬧處問將來？」進云:「 如何是古廟香爐句？」師云:「 汝還見也未？」進云:「 如何是一條白練句？」師云:「 誰不要此話大行？」進云:「 細雨溼衣看不見，野花落地聽無聲。」師云:「 金剛腦後三斤鐵。」問:「 此日佳辰登寶座，請師一句震雷音。」師云:「 海勢欲浮雙塔去，山形如擁五華來。」進云:「 恁麼則一音遍沙界，四眾無不聞。」師云:「 摩天鸛鶴窺明鏡，呷浪魚龍引渡杯。」乃云:「 桃花三月浪，金鱗奮鬣過，一雨滋山嶽，無物不該羅，衲僧門下猶未是在。只如古者道:『 五十知非、五十學易。』是世間學邪？出世間學邪？更有說空談有、明宗顯理，不知藍田含潤、丹穴蜚英，總之一法所印。」豎杖云:「 文彩彰也。還見麼？連城價重雖多事，錦上添花又一重。」
上堂。「 諸佛出身處，熏風自南來。佛果老子用此伎倆，累他大慧打失鼻孔。及至出世，便將薰風南來的使用，道箇:『 芭蕉蕉芭，有葉無丫 。』忽然一陣狂風起，大似東京城相國寺北角頭王和尚的破袈裟。大眾還會麼？為他閒事長無明，是甚好手？」喝一喝。
上堂。舉:「 百癡和尚示眾:『 世尊初生，龍得水時添意氣；雲門打殺，虎逢山勢長威獰。』」師云:「 世尊初生，知恩者少；雲門打殺，負恩者多。」復高聲叫云:「 快活快活！」時釗侍者問:「 快活甚麼？」師云:「 阿耶阿耶！莫要催逼。」
上堂。「 有收有放，風吹不響鈴兒草；能殺能活，雨打無聲鼓子花。說甚麼荷葉團團似鏡，菱角尖尖似錐，猛虎不顧几上肉，鐵蛇咬住鐵研鎚。」喝一喝。
挂諸祖像，何振邦、振國、振朝昆玉請上堂。「 猛虎以肉為命，因甚不食其子？生非異類。靈蛇以珠為貴，因甚自傷其體？樹大引風。衲僧以悟為玅，因甚問著啞口？其力未充。知識以法為尚，因甚請益開口不得？其道未合。者四轉語，一轉如天普盖，一轉似地普擎，一轉豎窮三際，一轉橫遍十方。若木若竹，總束為德山棒，

棒亦棒不著；若霆若雷，總合為臨濟喝，喝亦喝不著。其餘五家說話，是甚麼碗躂丘？」喝一喝云:「 我何公昆玉供養六十九世并諸祖真儀，用資先靈冥福，且如何指示？八萬四千非鳳毛，六十九人入虎穴。」

上堂。「 小盡二十九，狗走抖擻口；大盡三十日，烏龜穿破壁。來朝是閏七月初一，敢問諸禪德:『 無位真人還知閏七月初一也未？』知不知且置，你道無位真人是甚麼？燒酒下燒鵝。」

釗侍者掩關，上堂。「 文殊道:『 不見一法在門外？』古德又道:『 盡大地是箇解脫門，把手牽不入。』又道:『 甚處不是石霜？』又道:『 盡大地是箇杲上座。』者幾箇老古錐，欺胡瞞漢，不是好手。石鐘不妨也向虛空裏鑿洞，也道:『 盡大地是箇關。』畢竟誰是關中主？」遂召釗闍黎，釗應:「 諾。」師云:「 關！」

上堂。「 粼粼飛雪霜，廣莫吹衣裳，白酒打三盞，何處得寒涼？」喝一喝。

振邦昆弟薦親，請上堂。「 金剛種明並日月，無漏智廓若太虛，塵塵露遮那之玅體，色色放無礙之淨光，所以盡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現受生。看他獻珠龍女、迴向龐婆雖稱奇特，猶較他母解氏先靈七步八步。因甚得與麼田地？不離當處常湛然，一聲鷓鴣深花裏。」

上堂。「 放得開，誰辨端倪？捏得聚，方稱好手。拈起金剛圈，擊碎琉璃碗。恁麼也得，三腳蝦蟆吞卻月；不恁麼也得，八臂那吒撲帝鐘。」驀豎拄杖云:「 向道莫歸山下路，來朝更獻楚王看。」

臘八，江寧尼松明率吳孺人請上堂。「 幾點明星挂上蒼，清暉昨夜冷池塘，誰知三千年前事？又向梁州問故鄉。」復示〈 頌〉云:「 一缽湖湘路八千，渾身泥水百城煙，如今識得蒼山雪，別是當年鐵磨禪。」

上堂。「 玅淨明心，水綠山青，本無出沒，豈有晦明？孤峰潑黛、千江淺清，此是衲僧家尋常見處。又道:『 見拄杖子，但見拄杖子。』且者是拄杖子作麼生見？」驀豎起云:「 者孟八郎漢又恁麼去。」

祖眼吳公初度，請上堂。「 全機大用，離見聞以頓超；獨步大方，何舒卷而可執？所以華筵觸目，則碧桃臘梅並綻；賓館悅耳，則鸞簫鳳管齊鳴。萬壑霞飛，千峰鋪秀，岡陵可方歲月，海屋足增壽圖，百福自嚴，長庚永照。且道林下道人又以何事為壽？萬緣叢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

除日，上堂。「 乾屎橛，東擲西拋；蘿蔔頭，橫咬豎嚼。七斤衫、半縷絲，隨重隨輕；一莖草、百尺竿，可長可短。此是除日已前

事，且道除日已後如何澶？也不燒錢、也不烹宰，閒名已落天涯外，亦任春風來日來。」

元日，上堂。「 東皇大帝敕勾芒使者:『 看五嶽四瀆中，誰能轉得無上大法輪者？朕要供養。』使者對曰:『 臣非不奉旨，但五嶽四瀆中，擔板禪和最多，耽著五陰魔、煩惱魔，是伊自救不了，焉能轉無上大法輪耶？』帝曰:『 一念回光，即同本得，豈五嶽四瀆中，便無可應明詔者？待朕自去。』及到上方，見上則垂衣而治；下則擊壤而歌，中開元運、外樂時康。帝顧使者曰:『 此一人有慶，兆民賴之，真堯之時、舜之時，又烏庸彼能轉大法輪者為？』大眾還知麼？河山已沐無私化，但願皇圖萬萬年。」

上堂。「 新年頭，不自由，著錦繡，築皮裘。東往西往、南洲北洲，清狂嬉戲，惺眼醉眸。更有婆婆娑娑、瑣瑣絮絮，黃葉滿長安，馬蹄何處避？此皆顯最上乘、明第一義，只是諸人不識。所以李王同妃嬪入寺。法眼問僧:『 隔壁聞釵釧聲即名破戒，眼前朱紫駢雜，汝作麼生？』僧云:『 好箇入路。』」師遂喝云:「 法眼當時若下得者一喝，兒孫未必掃地。」

上堂。舉女子出定因緣，頌云:「 出得也是你、出不得也是你，既不是你，又何須疑你？」

益州嵩山野竹禪師後錄卷三

住雞足應宗堂嗣法門人廣睿編

再住雲南府嵩山禪院語錄

上堂。「 小春朔日，楓林揭赤，乍暖乍寒、載霜載雪。一枕嵁阿的喜殺龍山，一杖雲月的相伴寒拾。饒你吸盡西江、打倒東壁，萬機不到處，料無人委悉。阿呵呵！笑他雲居二十年，只道得箇何必？咄！」

有尼領婆子，請上堂。「 偷趙州筍，一掌稱奇；接灌谿老，盍覆一機。更有散家財、鬻漉籬，拈梳插髻，拋下油餈。出城月上女，變身毘耶離，靈山入正定、五臺示路岐。只者一隊，如何打發？」良久云：「 千江有水千江月，萬里無雲萬里天。」

上堂。「 石移雲自動，霜鋪樹更蒼，好箇真消息，寄語謝三郎。心持半偈，月在上方，金生麗水、玉出昆岡。是你衲僧門下屎尿臭氣，夢也夢不見在。今日嵩山與麼，不覺三門前排坊[跳-兆+孛]跳上三十三天，驚起帝釋天王瞋怒不已，被賴重一摑云：『 莫作瞋，是則名為報佛恩。』」

天童悟祖忌，上堂。舉：「 祖誕日上堂，云：『 人道老僧今日生，我道老僧今日死，雖然生死不同途，步步蹋著自家底。』如今不肖福慧要問老和尚：『 既是步步蹋著自家底，因甚桐棺山猶自喫跌來？』」

上堂。舉：「 臨濟：『 有一人論劫在途中不離家舍，有一人論劫離家舍不在途中，阿那箇合受人天供養？』徑山杲云：『 賊身已露。』」師云：「 徑山老人大似不打自招。何故？無上醍醐不可翻成毒藥。嵩山恁麼，有箇伶利衲僧出來道：『 和尚恁麼亦似騎賊馬、趁賊隊。』嵩山許伊具一隻眼。為甚麼覷？但得頭、莫愁尾。」

師誕日立僧，上堂。「 文殊初生，見十吉祥異相；善財初生，涌出萬寶藏；須菩提初生，室見空相；世尊初生，指天指地云：『 天上天下，唯吾獨尊。』者一隊漢，若約納僧門下，總沒交涉。如今遠近緇素、少長儼臨，與吾祝慶，還是有交涉？還是沒交涉？若有交涉，則是世諦流布；若沒交涉，則是孤負來意。作麼生消釋此段文義？」驀豎拄杖云：「 苟或遲疑，問取堂中首座昇去。」

上堂。「 不取一法，路遙知馬力；不捨一法，日久見人心。眼見者，鳥鳴嚶嚶；耳聞者，伐木丁丁。色不是色、聲不是聲，談空說有，聖號凡名，該萬有而絕對，倚眾象而即真，不隔纖毫，豈薶諸

塵？既如此論量，且道凡聖共涉一句又作麼生？塞北千人帳，江南萬斛舟。」
上堂。「 十月二十九，朔風括地吼，平鋪子夜霜，高懸午時斗。卷簾長慶白月輝，拙磨歸宗赤腳走。雲門搵腕，打地張口。」卓杖一下云：「 總向者裏薦得，臥官街、喫官酒，不妨瀟瀟灑灑，趁花隨柳。脫或遲疑……」拋下杖云：「 下坡不走，礙腳礙手。」
張護法佛源居士送藏經諸祖像入山，兼元首座歸，上堂。「 大藏、小藏，佛說、魔說，演出、演入，轉關回軸、塞壑填溝，截甚字腳？道箇缽羅孃底，阿那箇是頭？此是道子畫底，從胸襟流出，津梁三有、梯航四生，作殊勝因、顯奇特事，還他真子擔荷，所以闢乾坤於方外，揚慧日於域中者。有大檀越不辭萬里之崎嶇，崛起難能之模範。經出塵裏、像分徼外，樹赤幟於梁城，駕慈舟於昆水，萬古不磨，八方永泰，豈是一期應便，偶爾成文者耶？大眾！還知大清國裏有此一段殊勝事麼？覿面揭開千聖眼，同聲相和韻綢繆，脫體渾融人世外，不擦脂粉也風流。」
張護法佛源居士請上堂。「 赤肉團上，隋珠轉、荊玉回；百草坡前，安南來、塞北去。無陰陽地可種可收，大般若園有津有濟。此我大檀越發跡關東，見將軍身威震徼外。況身居國戚，不干榮辱之懷；孝足尊堂，能事老萊之服？十分光采、百行齊修，布金沙於嵩山，揚佛日於醉祖，可謂世、出世無不莊嚴者。拄杖忽然忍俊不禁，把樹義坊一摑，驚起雲津橋鄧七、鄭八；碧雞坊黎鬍、李麻，共議如此廣大佛事：『 你道非非想天，幾人坐、幾人臥？』太華山聞得，約住云：『 住住住！聽分付！不見道：「 突出難辯，達者先知，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此可以縣斷，不可以揣摸，以求實也。」』諸君聞之，禮謝而退。大眾！於斯薦得，莫打八百、朝打三千，一任一任；稍涉遲疑，依舊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
劉道婆轉藏經，請上堂。「 舉： 真際因一婆子令人送錢請轉藏經，際收施利了，卻下禪床轉一匝，乃曰：『 傳語婆，轉藏經已竟。』其人回，舉似婆，婆曰：『 比來請轉全藏，如何祇為轉半藏？』」師云：「 真際雖福從天至，不覺貪他粒米；婆子展鈔密全機，不知陣腳先動。二俱未是作家。嵩山今日要斷不平之事，一齊喚來，各與一碗茶喫了，然後各與二十竹篦。何故耶？一則賞功、一則罰罪，鴛鴦繡出從君看，放下金鍼通不會。」
七月初二千秋，降香啟祝，請上堂。「 華開一國，果結千齡；河清九灣，宗朝萬里。此皆從前親提寶劍、自挽彫弓，掃蕩八荒、肅靖六合，運郢匠之斤、煉女媧之石，然後毘贊皇猷、洗開佛日，梁益安堵、中外歡呼，節遇良辰，降香嵩寺。但福慧識淺學疏，難措頌

言，只有借花獻佛，聊為塞責……」遂拈拄杖連卓云：「 添南山之算，傾北海之觴。上大人、丘乙己，化三千，可知禮也。」
上堂。「 佛源張公勤王之暇，便向嵩山作諸饒益。即日太夫人陳氏覺慈籌添瓊室、鶴降瑤池，麻姑持器、果老捧卮、老萊起舞、仲氏吹篪，詞歌眉壽，棗獻安期；更有衡山高僧、廬山道士也隨列陳詞。」以杖卓一下云：「 以此壽陳母、以此培福基，與須彌同壽、與法界並禧。」上堂。「 七月秋，何處熱？軟似綿、硬似鐵，恁麼會，便親切。浮山九帶、汾陽三訣，亂世戈矛、叢林妖孽，不是抑他先聖，恐人北其轅、南其轍。」震聲喝云：「 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
張府祖保初度、宗幢薙髮，上堂。「 杲日麗天，瑞氣連綿，海光清潔，山色鮮妍。砧聲清午夢，桂氣叫寒蟬。披緇者喜逢佛域，增算者張設華筵。丫角童傳霞觴以衍慶，曹家女拂玉柱而調絃。山僧拄杖聾？」連卓杖云：「 儂只與麼，又誰管你兩重公案？」
劉世鼎薦嚴，請上堂。「 黃葉清秋，白榆尚柔，隨緣認性，法法全周。走隻雞漬醴之奠，來白馬縞服之儔。峴山碣難禁路傍之淚，邙山骨易邁塚間之秋。如此俊傑，問是阿疇？是我將軍劉公俑，胸羅數萬、氣吞百流。舊度博南，洗清孟緬，隨征大方，將定黔州。孤軍深入，偶失一籌，由是死王事，其為臣也何羞？公之生也不殺，名標青史；殞也勇敢，血貫丹丘。天王數降旌誥，　親藩撫棺奠酬。今者扶櫬北歸，道阻且修，遺昇平之澤，安泉石之幽，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即不無，且野草閒花滿地又作麼生？長安一片月，萬古照中州。」
上堂。舉：「 應菴老人：『 蜻蛉許是好蜻蛉，飛來飛去不曾停，被我捉來摘卻兩邊翼，恰似一枚大鐵釘。』」師以杖劃　云：「 會麼？會則各歸寮舍，未會拄杖饒舌去也。」遂云：「 蜻蛉許是好蜻蛉，飛來飛去惱殺人。俊去猛虎，兩邊插羽翼；拙來螻蛄，滿口嚼鐵釘。」復以杖劃　云：「 還會麼？亦似假大婆手中的繡花鍼。」
上堂。舉：「 睦州示眾云：『 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不得忘卻老僧。』木菴云：『 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祇須揚下入處始得。』」師云：「 二老人一箇荷葉團團似鏡，一箇菱角尖尖似錐。嵩山要問：『 諸人未得箇入處，須得箇入處；既得箇入處，速道將來！』」
上堂。舉：「 法眼示眾：『 識得凳子，周匝有餘。』雲門云：『 識得凳子，天地懸殊。』崇壽云：『 識得凳子，四稜著地。』」師云：「 識得凳子，快買草鞋行腳。復頌云：　清涼老師氣象雄，黃面淅子眼更空；崇壽隨例餐餽子，嵩山也得三文買草蟲。吽！吽！」

上堂。「 十五日已前，羚羊挂角杳無蹤；十五日已後，風吹大地沙擦空；正當十五日，羚羊無角、大地無風，衲被蒙頭，受用無窮，嵩山無法與諸公。」

楞菴老人誕，上堂。「 楞菴侯老師，生平得瀟灑。釋迦彌勒是他奴，更道背後無尾巴，寄語諸方休亂擬，此話已行遍天下。不肖當時得親聞，仔細思量難酬者，仲冬十九嶽降辰，特表斯緣共相謝。共相謝，信是鼻頭下頭大。」復舉:「 老人住長松時，問僧:『 釋迦彌勒是他奴，且道他是誰？』僧無對。老人自代云:『 背後無尾巴。』僧云:『 意旨如何？』老人云:『 眉毛下，黑黍黍。』」師云:「 恐諸人不曾看慣異等畜生便生怪怕，嵩山為伊改換面孔去也。『 釋迦彌勒是他奴，且道他是誰？』赤土塗金鳳，火尾錦繡眉。『 意旨如何？』夜來人不識，卻喚作黃鸝。有箇伶利底道:『 莫是長松牽犁、嵩山扯耙麼？』咄！是你屎尿氣也未夢在。」

上堂。舉:「 調達謗佛，生身陷入地獄。佛令阿難傳旨:『 汝在地獄中安否？』達云:『 我雖在地獄，如三禪天樂。』佛又令阿難問:『 汝還求出否？』達云:『 我待世尊來便出。』阿難云:『 世尊是三界大師，豈有入地獄分？』達云:『 佛既無入地獄分，我豈有出地獄分？』翠巖真云:『 親言出親口。』」師云:「 翠巖大似炙瘡瘢上更著艾丸，似非好手，山僧見處，祇要諸人共知。若論扶持正法眼藏，還他調達、世尊、阿難別處安排。山僧恁麼道，還扶持得正法眼藏也無？明眼衲僧試斷看！」

誕日，上堂。「 溶溶桃浪吼真如，滾滾麥波注性海，塵剎熾然轉普門，法法頭頭觀自在。不獨老親資冥福，乘此善利入佛隊。」

刱法堂，鳩工，上堂。舉:「 僧問靈樹:『 如何是和尚家風？』樹云:『 千年田、八百主。』僧云:『 如何是千年田、八百主？』樹云:『 郎當屋舍沒人修。』玅喜云:『 愁人莫向愁人說。』」師云:「 靈樹雖貧像富，只跳得一步兩步；玅喜似富欺貧，無過拈三作兩。嵩山不怕諸方揀責，全仗有力檀越。若是家風，逢人不得錯舉。」

作務，上堂。「 擔磚拾礫是生涯，土面灰頭作者家，更有一人呈伎倆，卻來背後漉魚蝦。還識此人麼？」擲下拄杖云:「 是伊措大。」

佛成道，法堂起工，張星瑞請上堂。「 齊肩奮力小廝兒，三唱轟然也大奇，此日公輸分曲直，棟梁又見架今時。所以僧問投子:『 一切聲是佛聲不？』子云:『 是。』僧云:『 和尚莫[尸@豕]沸碗鳴聲。』子便打。又問:『 粗言及細語皆歸第一義是不？』子云:『 是。』僧云:『 喚和尚作一頭驢，得麼？』子便打。玅喜云:『 賊賊！敗也。』復云:『 那箇是草賊？那箇是正賊？』」師云:

「 據此卻有好處，祇是諸人不知。無奈玅喜慣過梯與賊，嵩山事不獲已，也要騎賊馬、趁賊追，到十字街頭鑿箇坑子，無論好處、不好處，草賊、正賊，過梯、不過梯，總與一坑薶卻，引得三市街鄭鬍子咬指作聲云:『 好手好手！近日雲南城裏且喜少賊。』」曳杖便下座。

上堂。舉:「 照布衲一夕問溥上座:『 那一片向甚麼處去也？』溥云:『 莫妄想。』照云:『 失卻一片也。』玅喜云:『 自起自倒。』」師云:「 玅喜大似背地[奴/目]眼、熱灶放火。大小布衲被那一片動著，玅喜雖拔劍相救，終不能得。若是溥上座，打一頓出院。嵩山恁麼判斷，結角羅紋在甚麼處？」復云:「 低聲低聲！」

除夕，上堂。「 年年除夕上堂，今年尤難躲閃，好箇嵩山祖庭，佛法未曾打算。衲僧家有遼天拄杖、刮翳金篦，施換斗移星底密用，行轉關回軸底樞機。」驀召眾云:「 明旦祝延聖壽、慶賀新禧，且道是甚麼密用？是甚麼樞機？傍觀正看，將謂有多少奇特？原來是順世法底阿師。」

元日，何振國請上堂。僧問:「 元正啟祚，萬物咸新。咸新一句作麼道？」師云:「 南城爆竹，北塔巴歌。」進云:「 恁麼則五湖四海王化裏。」師云:「 碧玉階前舞羅裳。」問:「 唯此一乘法，云何而說三？」師云:「 今日是元旦。」進云:「 恁麼則春色無高下，花枝有短長。」師云:「 闍黎道得自分明。」乃舉手云:「 伏惟伏惟！」復舉云:「 伏惟伏惟！」驀顧左右云:「 前兩箇伏惟即且置，後兩箇伏惟甓？有能薦得，皇恩、親恩一時報盡；設或遲疑，打入有無隊裏、落在新舊窠中，勞他泥豬獺狗，更去打雨敲風。斗柄指寅該有象，羲爻畫泰樂無窮。」

上堂。舉:「 雲門問僧:『 明己底人還見有己麼？』僧云:『 不見有己，始得明己。』又問:『 長連床上學得底是第幾機？』僧云:『 第二機。』門云:『 作麼生是第一機？』僧云:『 緊峭草鞋。』」師云:「 雲門憐兒，不覺其醜；者僧家富，卻生其驕。玅喜常謂:『 騎賊馬、趕賊隊，借婆帔子拜婆年。』雖善錦上鋪花，著些光彩。嵩山即不然，魚游春水、鶯囀花枝，來日看取！」

小參。「 大哉竹杖，朔二離院，良駒遠廄，黔驢系斷。紫金光聚，有目不見，嵩山和尚，別有方便。」以杖畫一畫云:「 見見之時，見非是見。」便下座。

上元，上堂。「 填基砌石嵩阿，畫棟雕梁若何？不比尋常茅店，燈王親馭銀河。山僧與麼，拄杖子道:『 老和尚須善應時納祐，莫墮在世法圈裏。』師應聲云:『 弗也。』拄杖子又道:『 試道來

看！』」師驀拈杖召眾云:「 星隨平野照，燈列大街傍，金吾不禁夜，處處足笙篁。不勞冷淡重相贈，繡佛前頭禮定光。」
上堂。「 磨磚打地啟家門，經紀綱維賴後昆，昨夜星橋鐵樹火，星星燦爛遍乾坤。」
架木，上堂。「 春山淅淅風如箭，綠柳夭桃呈舊面，潦倒多知般爾公，閻浮樹下華王殿。」以杖指木云:「 鋸者鋸、削者削，莫教明朝與後日。」
樹柱，上堂。僧問:「 法堂新搆，四眾雲臻，祖令當機，如何酬唱？」師云:「 烜赫輸先德。」進云:「 七十世來成禍事，而今殃及在兒孫。」師云:「 流通賴祖圖。」進云:「 任麼則春風卒未休。」師云:「 腦後猶欠一椎。」問:「 今日豎柱，佛法、世法如何？」師云:「 橫三豎四。」進云:「 可謂長短適宜、曲直得當去也。」師云:「 分付般爾門下俗士。」問:「 列祖安身處即不問，如何是掌天拄地事？」師云:「 東邊的得恁麼長，西邊的得恁麼短。」士云:「 恁麼則昔時靈鷲，今日嵩山也。」師卓杖一下，士禮拜，師微笑，乃云:「 斬新日月，作者家風；特地乾坤，智者要玅。緣我護法不惜玉帛金珠，成殊勝因、作希有想，為津為筏、利己利人，只得階陛嶙峋，全彰祖印；寮舍盤錯，顯露真宗。飾枅栭栭之侖奐；雕桴棟栩之煒煌，飛甍爛然，左成右平壯矣！雨虹跨海、雲雀來儀，給孤功業既昭，般爾氏之藝益巧，以此功德用祝國祚彌隆、 藩鎮滋茂，在筵勳貴、外護檀那，不忘靈山記，共駕昆水航。大眾！入理深譚即不問，恩大難酬事若何？真俗煥然彰法印，河山依舊畫圖中。」
上堂。「 百歲村婆只在牆，全無一事可思量，分明好箇安身法，切忌遺言到諸方。嵩山恁麼，早是龜毛寸寸長。」復云:「 食物相呼鄉語別，滇南蠶豆名燒鵝，從今說破休疑怪，木人也解唱巴歌。」
張星瑞為李母太夫人祈壽，上堂。「 丹花競秀，信爾桃實三千；海福駢臻，率然觴稱八百。鳳鳴六六、鶴舞雙雙，九如再呼、六鰲并轡。金馬歌陽春之詞，碧雞吟白雪之曲。」驀豎杖云:「 嵩山拄杖，不覺成首壽詩。卓杖云:『 行摩竭令、展少室規，介爾壽、介爾禧，佛祖位中只是伊。』」
上堂。「 綠柳垂條芳草芊，黃鶯啼處杏華天。松梢月、薜蘿灣，夢到華胥意悄然。此四句內，有一句抑揚佛祖，鼓弄三玄，覷得破，不直半錢。」
師誕，上堂。「 一住嵩山十六，不覺年到知非，赤條條底誰會？白的的底何為？無手行拳、無舌解語，坐卻一、走卻七，看古人難為辭。竿木隨身，逢場即戲，既是納僧本分，尋常又道不知。邀朋散步昆池上，笑指華峰與天齊。」

上堂。舉:「 楊岐云:『 楊岐乍住屋壁疏，滿床盡擦雪珍珠，縮卻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師云:「 嵩山別有箇見處:『 嵩山輪奐齊南極，棟宇窗欞閒雕黍，自昂頭，任所佚，鐵額銅頭從此出。』」
上堂。「 落雙鵰、透九重，還他好手；破三關、拈八棒，不費些力。所以龍泉太阿出自良匠，慧刀智劍須是其人。如今我牧野不易、顯宗不同，諸子其力既充，又作麼生分付？瞎驢隊隊繼前蹤，滅卻瞿曇正法眼。」
眾內府為宗巨廖公資冥，請上堂。昇首座問:「 佛法大義即不問，廖公歸家事如何？」師云:「 山前麥浪滾滾。」進云:「 恁麼則九天雲靜鶴飛高。」師云:「 再下一轉語。」進云:「 兩頭齊坐斷，一物鎮常靈。」師云:「 認著還不是。」座便拜。洪堂主問:「 如何是理法界？」師云:「 道者合如是。」「 如何是事法界？」師云:「 問得自然親。」「 如何是理事法界？」師云:「 莫棒打石人頭。」「 如何是事事法界？」師云:「 袈裟裏酒肉。」「 百億須彌春色靄，一輪杲日正中天。」師云:「 是處見善財。」乃云:「 山前麥浪滾滾，園中榴火爍爍，返舌無聲無啼，法堂有禮有樂。」以杖卓一下云:「 大眾！山僧與麼，不覺地藏菩薩欬嗽一聲，驚起閻羅天子高叫:『 快滔快滔！自從登極已來，罕聞此音。』左右阿旁亦各同聲唱言:『 伏惟大王顯斯玅音，庶南閻浮提情與無情，長似今日，得聞則箇。』阿呵呵！大似無事醉眠明月峽；起來撲碎玉蟬蜍。」
上堂。「 客歲秋冬頭，祖堂興工作，今來四月初，弄得沒殺閣。家裏事情，一向拋卻，幸有些兒好處，時時與人斟酌。百尺竿頭，擦手徘徊，生機一路，了無思度。拄杖子則不然。」乃旋風打云:「 要與諸人同入鑊湯鼎滾。」拋下拄杖云:「 大似八十歲老婆輸卻腳。」
佛誕並法堂甃脊，上堂。拈拄杖云:「 拄杖子適纔舉足，上至有頂、下至無間，盡佛國土，一蹋粉碎，釋迦老子只得無處藏身，卻向嵩山法堂脊上鴟吻眉毛隙裏藏身，被拄杖捉得，汝諸人要與釋迦老子相見麼？」復拈拄杖云:「 在者裏。大眾！若也見得，不但得道得果，亦且做得無事道人；設或遲疑，翻腔異調去也。古者道:『 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解。』正如山僧刱法堂，興土木於仲冬；甃鴟吻於孟夏，涉寒暑、勞筋力，一上神通非同小可。砌生公之石、磨讓祖之磚、鋸石頭之木、泥大溈之壁、苫梁武之瓦、繪黃梅之廊、建黃檗宗旨、唱百丈門風，然後始得十方同聚會，箇箇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大眾！如何是心空及第的道理？未解語前先作賦，一朝直取狀元郎。」

自恣，挂六十九代諸祖像，何寧宇昆季請上堂。「 六十九箇老古錐，在無陰易地上閒，不過將根無根樹子植向無為國叫不應山前，不覺日居月諸，枝繁葉茂、節錯根盤，情與無情莫不盍蔭，將謂功能莫與並者，殊不知總被吳道子一毫頭上信手圖來，如今安置此堂，一毫不敢動著。六十九箇老古錐性命既在不肖慧手裏，且道如何發落？一佛陀、二達磨、三元和，其餘是甚麼？只緣何寧宇昆季設盂蘭會廣資冥福，更要舉揚箇事以答殊庥。且道報答殊庥一句又作麼生？山河天眼裏，世界法身中。」

上堂。「 若道有生，空裏釘橛；若道無生，眼裏著屑。生與無生，應如是說。宗巨廖公聞山僧與麼，便向虛空裏大瞠兩眼看諸人去也。」遂喝一喝云：「 喝散白雲千萬里，一輪杲日挂長空。」

上堂。舉：「 僧問古德：『 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德云：『 有。』僧云：『 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德云：『 猢猻倒上樹。』有者道：『 石頭大的大、小的小。』嵩山即不然。或問：『 深山巖崖還有佛法也無？』向道：『 有。』『 如何是深山巖崖佛法？』『 青蘿夤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泞，出沒太虛之中。』」

上堂。舉：「 道吾和尚示眾：『 古人道： 認著依前還不是，實難會，土宿頷下髭鬚多；波斯眼深鼻孔大，甚奇怪，倏然透過新羅界。』」師云：「 真金終不和沙賣，大蹋鴻門是樊噲。休耿介，日照碧雲峰，石女下階拜。」

上堂。舉：「 古德：『 五蘊山頭一段空，同門出入不相逢，無量劫來賃屋住，到頭不識主人公。』」師云：「 道則特煞，不經揀點。五蘊山，空合空，教誰出入教誰逢？休道劫來賃屋住，而今捉敗主人公。」

上堂。舉：「 山翁和尚上堂：『 虛空裏還有釘得橛者麼？』一僧纔出禮拜，翁打云：『 且釘者一橛著。』便下座。」師云：「 山翁老人可謂至矣盡矣！嵩山不然。待伊纔出，驀與一棒云：『 此一轉語央及闍黎流通。』大眾！還知棒頭落處麼？」便下座。

上堂。「 六易方消，漠漠水田白鷺；一陰初息，陰陰夏木黃鸝。插翅蚤，冷灰裏撲跳；斷觜蚊，鐵牛邊挨排。熏風鼓匝地之和，梅雨銷普天之酷。佛子住此地，即是佛受用。且如何是受用一句？文殊擔水纔執爨，普賢掃地便折花。」

上堂。「 毘藍七步示周行，開眼堂堂落鑊湯，莫怪傍人著把火，從前做就空自傷。大眾！相救相救。」眾罔措。師云：「 帶累拄杖入地獄去也。」擲下拄杖，大笑下座。

午日，上堂。「 石榴肉自丹，菖蒲柔寸節，時節不相饒，心事冷如鐵。三閭召魂，魂沈湘水；百梟和羹，羹賜北闕。解角粽以消閒，

飲雄黃而自適。」驀拈拂子云:「 汨羅江岸草如煙，千古水春雲夢澤。」
上堂。舉:「 教中道:『 凡夫實謂之有，二乘析謂之無，緣覺謂之幻有，菩薩當體即空。』恕中和尚云:『 虎咬大蟲，蛇吞鱉鼻。』弘覺和尚云:『 萬般假造由人，到底無過是麵。』」師云:「 二老人與麼教乘猶較些子；若約納僧門下，須是別有始得。何也？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上堂。舉:「 演祖示眾:『 本末須歸宗，尊卑用其語，利劍擿虛空，大棒打老鼠。』山僧亦有四句: 不要五家宗，掃除諸方語，賴重負大蟲，蟭螟吞老鼠。」
文德明檀越遷化眾像，請上堂。「 長劍倚天，凜凜銀漢；師王踞地，蒼蒼川原。又誰管你？神頭鬼面，羞慚本分衲僧；烏嘴驢唇，笑殺通方作者。總馮烈苣，一國晏然，從此坐定封疆，翛然虛凝宇宙。恁麼尊貴且如何奉重？銀漢光生金殿曉，玉爐瑞涌寶雲天。」
中秋，上堂。「 秋雨連天、秋風落葉、秋光夜寒、秋杵聲徹。拄杖子道:『 老和尚得與麼，我亦有箇見處: 秋水汪洋、秋山一枕、秋雲滿握、秋波萬頃。』遇此良夜，月移金井，相體裁衣、脊下打領。酌東院茶、煎雲門餅、唱演祖歌、翫夾山境。正恁麼時，豈不酩酊稱快哉？」遂擿下拄杖，呵呵大笑云:「 可憐詠好句，楓落吳江冷。」
韓永先薦室人羅氏，請對靈小參。「 白楊競疫、黃菊競妍，明堂插瓦、昆海採蓮，物各所宜，實非偶然。有時恁麼，石頭瓦礫善說般若；有時不恁麼，金珠玉帛翻為泥土。龍女八歲證果，城東不欲見佛，恁麼中不恁麼，不恁麼中卻恁麼。大眾！百草頭上祖師意即不問，汝諸人且道: 羅氏孺人即今在甚麼處？」驀揮拂子云:「 脫體名相外，寥廓月明中。」
上堂。「 傷風已數日，痰喘實難遣，攢簇不得底，脫之莫能逭。既攢簇不得、脫之莫能，即使德山棒、臨濟喝總用不得。何故噇？白雲道的。」
董古維初度，上堂。「 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雖有異見、絕無異名。五嶽三山聳峙，四溟七澤流深。其間則有七賢、四皓、三老、五更，同氣相求、同聲相應，拍拍玉振、句句金聲，歌紫芝、詠長庚，舞盤錯、列班荊。」拈拄杖召眾云:「 者些子為甚麼噇？為我古維董君增壽算、益遐齡，看取蓮花淨，方知不流心。」
謝兩序，上堂。「 十年坐斷嵩山，一句走殺雲水，冷地驚起碧雞，何曾不是此理？雖然，添石缽，來自有力檀越；明宗旨，出乎及第禪和。有般的較米秤柴、添鹽和酢，互為賓主，遞相激揚。如今既

是全暗全明、雙收雙放，作家勘辨，足可觀光，畢竟從甚麼處得來？釣竿斫盡重裁竹，不計工程得便休。」

師誕，眾請上堂。「節到清明時節，少長奔走墓田，不知劍去久矣！猶說青草塘邊，此一可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既不逐四時凋，為甚又道：『髮白面皺，將死不久？』此二可笑。當日釋迦老子生下來，自謂：『天上天下，唯我獨尊。』也好箇伎倆，為甚雲門『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此三可笑。四眾與我慶祝，望我說法，年來雖有一張口，只堪挂壁，此四可笑。更有一笑，付在來日與你說破。」

上堂。「今年十分佳節，山林城市各別，城中朱紫繽紛，林下松風凜冽。一往看來，只得一橛更一橛。明朝歲旦，有煩兩序清眾詣大雄寶殿，祝延聖壽、莊嚴萬德。」舉：「兜率堅長老住嵩山上堂：『十載嵩山下鐵鞭，諸方憎惡得人嫌，而今且向千峰裏，一枕石頭隔水南。也不管私債官錢，也不管說玅談玄。諸禪諸禪！莫只蒼蠅舌上打鞦韆。』」

益州嵩山野竹禪師後錄卷四

中慶嗣法門人宗昇編

法語(附小佛事)

示蒼波西堂、嵐波後堂、松波堂主

余住昆明十有五載矣！方來衲子往復不絕，或至自迦葉祖庭，及詢其山中耆舊，而滿口道:「 山中英傑有某某清，況又有某某，皆僧中龍象。」余故慕其人久矣！歲辛亥，應大理護法之招，合山皆有命，請主石鐘。十月十五到院，及閒暇從容講論，一一如前僧之言。暨開爐日，果不惜身命，向山僧棒頭喝底，腳去拳來，際會風雲，乘時變化，豈非赫赫祖庭、濟濟多士耶？況此道自玄鑑古庭，而後淪沒無聞，亦吾人之羞也。夫欲大祖宗之盛業、除宗社之草茅，須銅頭鐵額、虎驟龍驤，或得趙、睦二州手段，勤、杲兩祖家風，方可紹隆斯道，復何難乎？且耳三人道行非一日也，既親炙山僧麾拂之下，而又牢籠不住、呼喚不回，安得不兩手分付？庶師資道合，授受有憑，亦使人知迦葉道場儼然一會未散也。閣筆顧三人云:「 儼然一會又作麼生？」三人禮拜，余復云:「 磚頭瓦塊，得大自在。」時侍僧請續後句，余又云:「 水漲船高，泥多佛大。」

示雪可維那

廣維那自庚戌秋見嵩山已來，常叩諸祖徽猷，既而有聞，則衲僧巴鼻已被扭折，所以當仁不讓，機應詞赴，山僧以大器期之舊矣，因更其字雪可，取立雪之義。及隨侍雞山，亦循循然稱其職，且不憚寒暑，而志可謂高也。今年又跋涉萬里再歸嵩山，毫無怠意，既領記錄，不避繁冗。一日，與舌侍者、遠監院、三五禪和隨看記錄，山僧遽問:「 公長沙人也，姓甚？名誰？」廣云:「 姓岑，名大蟲。」山僧曰:「 既是大蟲，為甚竄入僧舍？」廣云:「 無入不自得。」隨聲便喝。山僧曰:「 雖然，子早契三十了也。」廣云:「 禍事禍事！」便禮拜。遠監院同舌侍者喜而錄出以陳山僧，山僧曰:「 擿之。」舌侍者向前云:「 休擿休擿！法地不安，振動和尚。」山僧大笑而已。

示大旭

在嵩山時，大旭禪人將大理諸護法及松長老諸山命，來邀余主法石鐘。經歲餘，始應茲約來張是席。念伊冒雪披霜幾受辛苦，相隨登跋，無倦怠、不辭勞，且往往殷勤懇切請益從上宗乘極則，所以開爐日，當易法戰不避利害。余將告去，出紙一幅索余法言，為道截徑。余憫求道之志堅且銳，故向馬頭栽角、龜背插毛，他日死中活來，痛罵山僧有日在。

示法輪

諸佛法印，非從人得。日用尋常閒一動一靜、一理一事、一切處一切時討箇下落，始信飯是米做。然說箇下落，早是頭上添頭了也。不見道:「 佛之一字，吾不喜聞；說箇佛字，漱口三日。」雖然如是，未免法堂前草深一丈，而學人之志荒矣！何也？若是過量人，向生佛未形已前薦得尤訶為途轍，何況說是心是佛邪？法輪還諦信得及麼？〇無始至終，只是者箇，剔起眉毛，仔細看去。

示南指都寺

此事如總攝常住相似，一年之計無過早完國稅，始免催科之繁。國稅既早完納，然後方理佛前香燈、僧眾日費，勿論巨細，一一在胸中，他人則弗知也。其茶、鹽、醬、醋一切資身之具，或長或短、或用不用，利鈍得當、多寡得宜，則智愚賢不肖之慮亦自省也；倘私其情、隱其蔽，則智愚賢不肖未免相怨嫉矣！我既尊賢容眾、為法忘軀，興道德、舉仁義，衲子自然望風而至，又烏可與區區稗販同日語也？南指都寺乞法言，因書數言為叢林之盛事，知此可學道矣！

示大一

有祖以來，不立文字語言，單提格外鉗錐，但有問，便與驀頭一擊，更不如何若何，只要指出當人脫脫灑灑的受用，上至諸佛、下及含靈，皆承此段風光。然此段風光雖歷塵沙劫，無染無污、無修無證，只為情生智隔、想變體殊，沈薶五陰山不覺不知，動與妄想俱，故有輪轉耳！大一禪人不憚勞苦，請法石鐘，因示燦祖:「 極大同小，不見邊表；極小同大，忘絕境界。」倘識得此事，畢竟亦不是別家鬼神茶飯。

示至善

惟善為寶，天帝亦以十善而攝伏眾天人。且如世間匹夫匹婦，或有語言講論，稍盡其理，亦必稱善；或隱惡而揚善、或聞善則喜之數。又《 經》云:「 梵音慰喻我，善哉釋迦文，此皆世間善。」若上根利智，善惡都莫思量，豈不大丈夫？故六祖問明上座:「 不思善、不思惡，阿那箇是上座本來面目？」明從斯悟入。至善禪人與麼參究，倘究之了不可得，雖不中，不遠矣！禪人以為然不？

示嚴如

王老師道:「 喚作如如，早變了也。」你看他古人向萬仞崖頭把人一推，要伊深深到底，此是真參實悟，出格高流，所以出言亦必然合轍。到得者裏，方能把手上高臺，步在青山外，故曰:「 大丈夫須向異類中行始得。」嚴如究吾祖之道，乞石鐘一言，以故乃書此相助。倘朝於斯、夕於斯，猛然覷得破，亦自然是隨分納些些之功業也。如今樂見王老師麼？牯牛左肋上，溈山一箇僧。

示善知

「 般若無知，無所不知。」又道:「 知之一字，眾妙之門、眾禍之門。」然不是不知而說無知，如善知眾藝，南詢一人而已。後來有箇地藏問法眼:「 行腳事作麼生？」曰:「 不知。」曰:「 不知更親切。」眼從此悟入。廣譞禪衲持一幅，索石鐘書入道之徑，並賜一字。余問:「 汝名誰耶？」曰:「 廣譞。」曰:「 其義云何？」曰:「 取智慧。」曰:「 如何是智慧？」譞唯唯。因使人研墨，書善知二字付之。譞忻然作禮，求錄此言為他日券，盍謂能發他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旨也。

示允中

「 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如其心然。」「 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未發謂之中，說似一物即不中。」然則凡聖之理小異大同，惟在操捨之間、日用之際，無纖介梗塞、無毫髮可爽，不必安排亦自然百發百中矣！佛邪、祖邪、聖邪、凡邪、僧邪、俗邪、三宗五教邪、諸子百氏邪、玄妙機關邪，然亦在其中矣！亦可謂允中也。

示良知

總角時，從二老人邊聞念佛三昧。比長，見吾家老幼賢愚悉尊此善，然易信而難得旨趣，盍念佛者皆隨聲相應，未深究淵源習以為常。又有一種最下，或為應對之詞、或為朋誓之意、或為募化之唱、或為談笑之柄，譬夫盲者不睹其照，實非日月之咎，盲者自障爾！殊不知此念佛三昧最易最簡。隨其根而生善因，所以永明、龍樹、馬鳴、中峰唯贊此三昧，狂禪無識將古德金石之言以自蔽復蔽人也。念佛堂良知索書，且請開示。余曰:「 如母憶子、如子憶母，子母同憶，則有兩得相見之日；不然則否，而亦徒自勞也。倘若更看念佛的是誰？猛然捉得住，始笑山僧饒舌。」

示天性

衲僧家十箇有五雙，相逢便逞驢脣馬嘴，盍學得一肚子餿禪，到處打機鋒、扯葛藤，瞞神嚇鬼，欺忤良善、誑惑閭閻，說相似語、搭儱侗印、寫偈傳書以為印證。烏乎！是何妖魅之所著、波旬之托跡邪？如來常言:「 假我衣服，稗販如來。」佛語皇皇，豈欺人哉？若真正道流，定不入此一類。真如師子遊行不假伴侶、象王回顧百獸潛蹤，亦使神鬼欽仰、天龍訶護，決不以一元字腳蘸沒後昆。若秦鏡當臺，狐怪自不能潛伏矣！者裏還有聖凡人法可做勾當不？天性禪人其勉之。

示本寂副寺

本來無物，何處惹塵？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到了者裏，賢邪、聖邪、僧邪、俗邪、蠢動含靈邪，莫不承此恩力。即賣生薑漢，使戒和尚重之、豈外是乎？所以能左右僧規，毘贊法化。致於數米量鹽、出內取與，倘一一收拾得來，始信兒孫滿天下之記，不是過也。亦或人天推出，綱紀互陳，龜鑑叢林，格則群聽，與從上老古錐爭行伍、定可否，復何難哉？實皆自性流出，秉受師承，豈比泛常徇情作弊者同日語也？所謂家肥生孝子，國霸有謀臣。

示法藏

名山大川絕有高尚之士隱跡其間，是知世出世、利己利人比比皆是。總之，道在日用，則動靜閒忙不可不急著眼覷，倘覷來覷去，日久月深，如貓捕鼠，諸根順向，擬無不中，否則全沒交涉矣！所以古人有言:「 舉措看他上流，莫漫隨於庸鄙。」僧問古德:「 學人沒奈何時如何？」德云:「 老僧也沒奈何。」「 和尚因甚沒奈

何？」德云:「 我若奈何，拈過汝沒奈何。」德山又道:「 仁者莫錯問取以為知解，老漢不能入拔舌地獄。」此一問答直下了徹，如擊石火、閃電光，絕非依他作解、障自悟門者可能萬一也。不然有甚了期？法藏禪人秉慧劍、乘願力，殷勤懇切，真學之志士，名山大川高尚人也。山僧為虛空安柄，書此言付之，他日有問從上宗乘極則，但向道:「 乘閒倚杖松閒立，笑問客從何處來？」

示智足

學道人為將相所不能為，況世閒位望邪？比見一種咬豬狗漢，向方冊上記持一肚子禪，或向人口嘴邊拾得一分次唾，便以為千了百當，卻來魔昧人家男女，多多和和取便過日，所以見他明眼宗師不得。又有一種口舌利便，道某是某宗、某是某派，誑哄閭閻、取笑有識，終日隨邪逐惡，捏出許多枝枝葉葉來。嗚呼！是何魑魅之為祟邪？辛亥冬，放蒲團於石鐘大覺寺，智足白余求指示，余恨孤陋寡聞，不能作長句，將陸路所見聞的錄以為示，雖以為塞責，然亦有好處。何也？欲辨邪正，自此始矣！既以余言為當，或囙地一聲，方知老漢無一法與人。雖然，不入虎穴不得虎子，若真達不疑之地，廓若太虛。還知麼？陣雲橫海上，拔劍攪龍門。

示道悟巨雍侍者

如欲博綜宗乘，必須先去意識，然後眼空四教、情忘百氏，虛其心、實其腹，瀟瀟灑灑若點太清之雲、隱隱濃濃似觸虛庭之翠，遇境逢緣，虛而靈、寂而玅，咳唾落金珠、動靜散飄霧。野馬也，佛眼難窺其際；象王也，蝦蟹豈當其流？所以出家事非將相之所能為者此也。昔如來棄珍御如脫敝屣，視寶位若縣贅疣，直入雪山食麻食麥期了斯事，安能以一文字腳撈摝眾生使越諸塵累哉？雖以無量法門範模三界、梯杭九有，如日縣空、似風撼樹，無物不彰、無物不矚，隨其根性示以法乘，皆事不得已而為之義，寧有實也？不觀之古人乎？天地同根、萬物一體。作麼生得到同根一體地位？一月千江不是喻得來的，著實參去。

示谷裕弘侍者

學道流、忘形骸、絕嗜慾、離見取、損所益，不惜寒暑、不辭苦饑，向冰山雪嶺、林下水邊，尋訪高流、親近知識，求一言半句可了我平生大事，然後於行住坐臥處不期然而然撞著、磕著可謂得

也。至於喜怒哀樂、貪瞋癡愛，不待遣而自然亦無繫絆矣！古不云乎:「 舉措看他上流，莫謾隨於庸鄙。」此之謂也。自古弘通祖道，莫不秉此鐵石心肝、勇猛志向，亦不怕八風鼓蕩，直待縣崖撒手後蹋著祖翁者片田地，始信「 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不是虛語。

示道平谷應

舉世間人學佛，滿世間皆是，其中求一二深究此道者半箇也無，大約盡是虛假，不過鬧鬨以度歲月而已，至於本分事上，實未知下落在。不觀之古人乎？趙州四十年不雜用心，八十尚乃行腳，盍為生死事切，利物心堅，所以收功大，非同小可。故出言吐語如銀山鐵壁，見者卒難趨向，叢林目為「 趙州關」，豈虛言哉？今天下為人師者，莫不拈提以示人，從伊示處悟入去者，十箇有五雙皆是得力的，倘依而行之，終不相賺。汝還肯麼？不許夜行，投明須到。

示念佛堂超宇

「 乾坤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祕在形山。」阿呵呵！莫錯認好。石鐘如此，亦似提棒喚犬、按牛喫草。若是久參道流，聞與麼事，便好驀面相唾。雖然，石鐘猶向伊道:「 且緩緩。」是則也是，你試把將那箇來看？更若眼目定動，便好驀頭大棒。然而者棒也有賞、也有罰。是伊委悉麼？橫按莫邪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癡頑。

示念佛堂靈光

人為萬物靈，故靈莫人若也。百丈常言:「 靈光獨耀，迥脫根塵。」豈不直截哉？又不見他雲門大師道:「 知是般事，拈放一邊。」然後向者邊行履。有僧問:「 如何是透法身句？」門云:「 北斗裏藏身。」雲門恁麼道，是者邊語？是那邊語？又問:「 如何是佛？」門云:「 乾屎橛！」是直截語？是汙怪語？靈光禪者要見雲門麼？倘見得雲門，則念佛也是、參禪也是。何謂？犀因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華入牙。

示含中

石鐘門下也無許多禪教人參，只就人人本有之物、箇箇不無之理以示導之，倘於此處會得，便是真禪也。然而不見之古人乎？香林二十年尚乃走作，趙州十八上便解作活計，豈與枯禪默照者同日而語邪？抑用此以惺後人邪？高上之士自不取相似語，藏在胸中以為己有，若如此，名為運糞入皮袋。故五祖常言:「 汝等諸人諸方參得的，盡是琉璃瓶子禪，不消老僧一椎，粉碎了也。」所以東山而後子孫昌盛，盍得之有本，不然，何有今日也？還知下載清風一段受用麼？磨房酒肉與胭粉，逢著鄉人唱巴歌。

示頂目

應對之餘、禪坐之暇，而常疑著箇雞山。及乎到此，見山之峻秀、水之清潔，松森森而蒼、崖岌岌而赤，洞壑瀰渺、雲澗潺湲，四時花木之繁、萬岫煙雲之幻，名藍鐘鼓之清越、蔀屋茶煙之篆籀，燈火相接、雞犬相聞，真林下之美、出塵之樂，回視紅塵則霄壤矣！所以古人住山有二: 或大事未明、或佛祖因緣未透，故隱居山林以便深操力討。直俟猛然桶底子落，不期然而然可謂得也。頂目禪人其勉乎哉！

示知本

學道之士，如人捉賊，先知賊之所在，然後掃其巢穴、蕩其窩家，不待更設籬塹，而六門無擾矣！主人公無畏矣！《 記》曰:「 君子務本。」先德曰:「 既得本，不愁末。」而務本得本之人，安肯棄本逐末以自昧邪？法法爾、頭頭爾，物也、境也，動也、靜也，明也、暗也，收放卷舒、縱奪殺活，無非本地風光，到此豈非埽蕩之功業也？本來不生，何者受滅？更不消安頓，隨緣放曠、任性適時，不是聖賢、了事凡夫，其非本也歟？其非本也歟？然喚作本，早不本矣！畢竟喚作甚麼？道道！

示淨我

得山之靈，故其人秀而淨。我生長此山，豈非鍾此山之靈乎？夫雞山，天下之宗山也，而名在天下，故天下之人莫不仰之，然能至此山之頂者幾人哉？猶之乎法門，得人難、守道難、而行道又難。學道人住深山、隱蘿薜，非其人莫能住，所以住此山、行此道者，又難於明道時也。若齷齪齪齪、勞勞碌碌，安能有志相砥礪此道邪？是以山林之士有山林之樂也。所謂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不

然，徒自勞困，於道何益哉？古人有言:「 生死未明莫住山，住山轉見增煩惱。」然住者、不住者皆是病，畢竟如何？淨我試斷看。

示元極

欲明箇事，元自本有。既曰本有，因甚被人問著則目瞪口呿，恰似木石相似？及見他人所為而又卻似明白、卻似知有，且畢竟過在於何？過在有佛有祖、有禪有道，及落在見聞覺知。殊不知此見聞覺知元來是極則中事，但過在未曾於見聞覺知之先著得眼，所以為見聞覺知昏擾擾不能青楚，有此大病也。有者道:「 元初實無，而今卻有。」然元初實無，無箇甚麼？而今卻有，有箇甚麼？請從此究之。究之無地，正好向石鐘手裏請棒喫。何也？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示淨光

淨極光通達，是先佛極則之談。於此潔白地上薶沒許多英傑之士，盍人之力至此便休，不能前至寶所，可不痛哉！不見「 莫守寒巖異草生，坐卻白雲宗不玅？」此真刺骨之言也。何不向一切處放教自在去？古人有言:「 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殊不知煩惱無明幻化空身，使當人直下了知，方知無始至今無第二人、第二見，不住彼岸、不離此岸，隨其所得到處優游，一語一默、一動一靜無不從淨光處來。到此卻來觀世間由如夢中事，淨光以為何如？

示通洪

洪波浩浩、白浪滔滔，雖則衲僧行履，正眼看來，總沒交涉。何故？鼻祖西來，早成途轍，何況旂鼓相當，遞相傳受，列派分宗，轉成窠臼邪？者裏若實有禪與人參、有道與人學，是爬糞塗人面孔了也。天下老和尚只是教伊休去歇去，一念萬年去，向水邊林下取性度時，非有別法。嵩少常言:「 諸佛法印，非從人得。」此則和皮骨剖露與人也。還知麼？泉通仄徑清如洗，松滿縣巖翠欲流。

示允目

自到山中百有餘日，及乎回思，若彈指頃耳！雖朝見紅霞，逐日滾滾金丸；暮見碧雲，開月遙遙玉碗。今日明日，豈有別見哉？更有

鳥啼巖畔、猿嘯樹梢，三三兩兩跏趺磐石，語山谿鳥獸之靈、觀草木煙花之幻。或謂萬物皆備於我也；或謂水鳥樹林皆念佛；或謂會無情說法，過水而悟厥旨；或謂轉山河為自己，踢指而契真宗。山僧不覺失笑。偶允目禪人索書，乃錄斯遊戲三昧以與之，允目以為何如？

示無外

趙州道箇無，早是無事生事，豈容無為天地之母於其閒哉？至或曰:「 無相身中有相身。」或曰:「 無中有路出塵埃。」或曰:「 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此無字有三二十年沒奈何者，從上許多骨骨董董、崖崖柴柴，都從者無字中流出，所以超佛越祖、接物利生，難逃箇無字。還信得及麼？千聖共傳無底缽，不從蔥嶺帶將來。

示非臺

禪和子明此事，須是生鐵鑄就、全鋼打成的方有入處。若是三日風、兩日雨，又怎怪得山僧？不然，且作箇行腳僧，不論祁寒溽暑，向湖南河北，或江西浙東、或嚴下冢閒，尋箇頂門有眼、肘後有符的得真開示。猛然識得者，隨緣任性，歌詩誦偈、禪坐壁觀，冷處著得眼來，自然不受人瞞也。卻來行住坐臥不即不離處，亦自然七花八裂，可謂龍吟雲起、虎嘯風生，坐斷報化佛頭，豈不快哉！

示道拙

張拙秀才因禪月大師指參石霜，石霜問:「 秀才何姓？」云:「 姓張名拙。」霜云:「 覓巧了不可得，拙自何來？」拙忽有省。你看他古人行箇方便不妨奇特，如順水行舟，自然附流而去，更不如何若何，如此使人直下無疑，豈有他哉？只是一箇真實，便到如此地步。然未悟也只是箇張拙，既悟也只是箇張拙，就裏淆訛畢竟在甚麼處？於斯明得透得，方是縣崖撒手拌得命來。忽地矢口道著箇非拙非巧，自是醒醒田地，他時後日不受人瞞也。噁噁！

示廓清

此事須是自悟，如人喫飯須要食飽方休，久久不懈，此志自然日滋月盛、積功累行。亦似登山頂，努力者先到；若稍懈怠，不惟退去，亦且生疲厭也，如此安能克證此道，使佛法卒有靈驗邪？所以道:「 參禪須要切，海底撈明月，摹著石獅子，摩尼光皎潔。」廓清以為何如？咄！白日挑燈讀此銘，字字何曾有此說？

示大用

欲識大道真體，不離聲色言語。若如是解，諸法常現前矣！且如何是現前的法？莫是青山綠水、翠竹黃花，雀噪鴉鳴、牛行虎視，擔囊負缽、瞻風撥草，問玅問玄、示境示機，叫去呼來、生擒活捉，千般說、萬般喻，小中現大、大中現小麼？正眼看來總沒交涉。何也？大用現前，不存軌則。

示普祕

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既不覆藏，而十箇五雙問著不知者，何也？打初不遇作家，到底翻成骨董。看他嚴昜尊者問趙州:「 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云:「 放下著。」昜云:「 一物不將來，放下箇甚麼？」州云:「 放不下，擔取去。」昜從此悟入。此打頭遇著作家，自然合轍的樣子也。普祕欲明大事，須向放不下擔取去處著眼始得。

示普諝

棒頭取證、喝下承當，終是泥裏洗土，何況奇言玅句、四六對偶，一一精緻、一一古奧，為學人作則也？又況進前退後、左之右之，隔夜送語，百度思維，當我宗門極則事也，正是韓盧逐塊，真可憐也。不見道:「 擊石火、閃電光，猶遲八刻；才落擬議，白雲萬里矣！」倘能七尺單前、三條椽下，朝參暮請、忘疲忘倦，時時爾、刻刻爾，忽地撞斷眉毛，囧原來、囧原來，不待山僧說，自然是也。

示道獻

衲僧家朝遊南天台、暮宿北五臺，不是神通玅用，亦非法爾如然，能與雲門、睦州把臂的，自然慶快平生也。如何是佛？乾屎橛。或盞子撲落地，楪子成七片；或見成公案，放汝三十棒。此等提唱，

早是借花獻佛，明眼道流向未舉已前薦得猶遲八刻，何況過江來？不然，向自己腳根下、眉毛上看是甚麼道理，忽然踢著腳指、撲斷眉毛，忍痛不暇又向誰說來？

示克證

欲斷生死根株，向佛未出世、祖未西來時一眼覷定，如貓捕鼠、如雞伏卵，定動他不得、遺時他不得。又如截流而渡，已離此岸，未達彼岸，中道忽然水漲，若不努力必不濟矣！所以古人有克期取證，非畫地為牢，無過要真實了道耳！若是丈夫，氣宇不入此限矣！在自信自度，所謂生知也，豈區區尋行數墨而謂虛度此光陰邪？不然，向自己腳跟下覷得破，始知一大藏教言詮不及，千七百則提掇不起。言詮不及、提掇不起，畢竟是箇甚麼？

示道定巨清

欲達此事，在徹骨徹髓悟去，方可與向上人把握接談。即墾土耕煙，非戚戚於貧賤也；滾在朱紫隊中，亦非岌岌於富貴也。況世間浮名浮利而蕩吾真性邪？只恐不能發久遠志，不能造此真域耳！若是操則存、舍則亡之，夫中甚麼用邪？須要立堅固志、發勇猛心，內則不喘、外如牆壁，四威儀中不舍晝夜，魔自不侵。神自恬、氣自和，四大安、六根靜，心王樂、定慧一，則百千神通，無量玅用，頭頭物物自然得玅也。宜慎之！

示道弘僧珠

道在見聞覺知，道乃萬物之本。道可道，非常道。又道，天下之達道也。道無明暗，道貫古今、道同日月。道在邇，求諸遠。道之所存，人能弘道；道由心學，道在聖傳。諸如此，豈道聽而塗說者同日而語邪？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速道速道！

示谷震

風入松濤，即應理之必然也；聲入谷響，即答事之必然也。理事無礙，一行三昧也。理隨事變、事逐理融，縱橫隨流之道也。水流溼、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事事無礙之道也。見色明心、聞聲悟道，遇境逢緣、忘情息慮，是平常心之道也。如洪鐘之在架，大扣則大鳴，小扣則小鳴，不扣則不鳴，實應機之道也。衲僧家既聞

此道，放下要包便能安穩，任是佛來祖來亦只不顧，況世間塵勞事乎？

示廓拙

佛法世法，非如非異；聖見凡見，不即不離。會則三界為家，似小歇場；不會四生是宅，如大牢獄。者箇事，當人面門常放光明，通天徹地自不覺知，盍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耳！若是生死心切，四威儀中不舍晝夜，時刻提持無一纖豪間斷，忽然覷破，無始至今只是者箇，自今以後更不作佛法世法、聖見凡見。連此覷破的都莫思量，任他八風搖鼓不動，此是死中活來。且活來時作麼生？眉毛原在眼上。

示廣璽

從上祖翁者片田地，不離三界、不別三界，上上根器入荒田，不揀信手拈來草。明歷歷、黑黍黍，放光動地，無位真人，乾屎橛、麻三斤。殿裏的總是、總不是，總難逃者片田地，總隨其根性各得生長。若是蹋毘盧頂上行，自然閉門造車、出門合轍，不入此限，亦可到處與人解粘脫縛去。且還收得元本契書麼？

示會友

尋明師、訪良友，無過為生死事大，非謂財利而形此結托，亦非世俗輩身衣口食不完不充作此故態。先德常言:「 寧可失信於天下，不可失信於朋友。」盍處友之道貴在誠信，所以勢至稱為良友。先德又言:「 非良友勿親，非知識勿近。」《 楞伽》以智慧辯才為難能，《 法華》以智慧難解難入。德山棒、臨濟喝，雖慧莫能了，安得不尋良師友為我解此感哉？然而了徹此事，非向上人不能明向上事。且如何是向上事？揭開千聖眼；坐斷五家宗。

示念佛堂近微大德

先佛以悲願故，於塵沙劫示現受生，設諸方便，意在利生為極務。所以廣開定慧，誘引群迷，八萬法門，門門相攝，權實雙運、頓漸並顯，此實方便中接引。觀根逗教，機智不齊，又假念佛三昧為直截之徑、度險之梯，不論貧賤、不擇榮枯，但取其志。倘疑信相半，則往生時自歸上、中、下品，此又豈非志之差別、信之淺深

邪？皆根有頓漸、力有利鈍，實非先佛有此程限於利濟之途也。至於從上有異香滿室、蓮華化生，彌陀如來親迎、觀音勢至親接，其載諸典籍者，舊也。又若晉之遠公、明之雲棲，皆得淨土之力。禪燈中如永明諸禪師，無不共相贊揚，寧非實事乎？余住雞足，解制後二日，獅子林念佛堂近微老宿索余示禪、淨兩門，因書大略以告之云耳！至若念佛三昧，日輪縣鼓、水結琉璃，七種樹、八德池、頻伽共命鳥，能出微玅音，晝夜不息，於濁劫世中作諸饒益，見者、聞者無不愛樂，自有經文明正，余不復贅也。時侍僧在傍問:「古德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又作麼生？」余豎起筆云:「會麼？」僧云:「不會。」余曰:「相隨來也。」

示澹空

澹空自鶴慶來，中途被人劫去衣物，淨身至石鐘，見山僧於聲遠樓，雖劫去衣物而絕無慍色，求法益堅。余熟視之，然後從容而告曰:「烏乎！末法時代，惜財守物，何翅蚖蛇戀穴？其輕財重道，為法忘軀者尠矣！況不辭勞苦，勤勤懇懇，求出世法乎？此百中得一耳！然未到歇休田地，可即去邪？實出事不得已也。」乃索法言為進道之階。昔僧問古德:「家賊難防時如何？」德云:「識得不為冤。」只此一言，可終身疑去。

示拙虛

先德道:「寧可永劫沉淪，不向諸聖解脫。」此語直切簡易，此可與知者道，難與愚人言。所以無智人前莫說斯經，此是文殊、普賢大人境界，惟聖乃知，須是與丹霞、雲門把臂，臨濟、德山為伍，方纔步得青霄外、坐上毘盧頂，向無影林中高縣日月，照破情根、立地成佛。且畢竟承誰恩力？待汝有箇轉身時向汝道。

示蒼奇關主

山僧三十六至滇，今年半百過也。雖風雲際會一時，而履荊棘、冒弓矢，橫身冰稜、側足劍刃，是非煩惱似轉風輪，終不之顧者，盍志在恢弘祖道耳！汝既秉夙因欲究此事，在關內不可須臾懈志，恐失出家利也。山僧開法鬼方，每常引演祖喻賊兒相似。何也？盍此喻極直截，若依而行之決不相賺。

小佛事

為何門解氏太孺人舉火。「 生以不生生，浮雲點太清；死以不死死，紅輪下昆水。生也不道、死也不道，信手拈來草。你如不信，待解氏孺人放火光三昧看！」遂擿下火苣。
入櫬。「 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時，源自威音以前，芳流慈氏而後。四維絕回互、八表沒遮攔，七賢欲扣無門、五眼擬窺難見。此是原本契書，付與解氏孺人，向無陰易地上住此無縫塔，所謂佛子住此地，則是佛受用。」
為廖宗巨舉火。「 玉屏山說心說性，發明劫前未兆之機；蘇家村論要論玄，收放目前已彰之印。已彰之印、未兆之機，壁立儼然姑置勿問，而火燄與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以何為驗？」以火炬[、/(、*、)]云:「 玄沙道的！玄沙道的！」

益州嵩山野竹禪師後錄卷五

潭州門人宗廣編

書問

復江川令張公耕煙居士

梁城近年來，往往得江川人到省會，稱道江川公之清政和平，前此未聞有如此良父母也，而且頌聲盈衢，中外不絕，不識江川公何修得此美譽如此之隆也？雖未識面，常竊慕久矣！月日，有呂某者，來自吳門，得一書，乃平江江村和尚所寄。啟讀之，方知江川公從先師翁法窟中來，真一代揚李也。江村有字寄公署，已托之從聞禪師，不意從聞往臨安，所以不及齎投，非敢疏慢，自取罪戾也。又接旦平居士一書，轉增慚媿。今又讀所示並佳什，字字公美、言言天覺，可書座右以砭鄙吝，真良劑也。慧往來梁益間，十四年於茲矣！絕無一人可語者。一旦獲聞所未聞，豈非頭上公所賜邪？嵩山荒剎得公之來，泉石生光自此始也。此又非我先師翁冥庇，何能臻此？慧常揣之，俱乘願力而來，不然，誰肯忘位貌下交於山野之夫也？所以江川黎元獲福、南徼草木感化，德冠六詔、仁及百蠻，使森羅頓然起色者此也。慧雖識淺學疏，非悅老之明敏，然何懼不能答一百問頭也？儗即晉謁，奈土木之工未竣，聊肅荒函，代訊起居，稍得餘閒，方謀接色。笑臨楮不勝神溯。

復雞山石鐘慧融主人

自到昆海，便有曳杖雞足，彈指出定裏頭陀，把手論拈花意旨，實非怯螳臂而不能當金根之車輪也。不意諸方削牘，同人交章，爭先下邀，直使報命之不暇，故十四五年來，蘊一座祖山在胸中，至今尚未了此一案也。忽忽！子規在樹、石鼠出穴，時當春去夏來，得接瑤章，金玉作聲、珍貝交錯。自念下里庸才、巴渝陋質，多慚過譽，感激猶深。奈何法社初成難以應命，特修寸楮，用復高雅，外具俚語，別申鄙意。俟秋月當天，促織驚婦，或策杖而來，對點蒼山接談笑，向華首門候頭陀，然後次第與諸耆舊作十日談，公以為何如？率復不次。

復平江法華澧伯和尚

環天下而叢席者，自古稱江澥為禪藪，辨才智囊代不乏人，況吾祖父發跡之地邪？所以能剖佛祖行說不到處，實惟有此英哲。至於今日為能深窮此學，使衲子有所矜式者，又在我天童老祖與我先師翁五十年苦心也。暨二老人唱滅，又得吾江村法伯和尚，復振起江左，不墜先人宗社，此實吾門幸甚。聞吾師自廣陵復轉雙塔，再與和尚往復笑聚，想拍拍是令，而二毒鼓聲邊，聞而死者又不知幾人也。慧獨處寡聞之地，加之樊蠻為伍、侏儒接話，故此言論鄙拙，實媿古人，奈何及門者竊錄，妄付梓氏，敢當不枝詞蔓說，以嘉惠後學之譽，亦可以并駕當今獅馭也邪？皆和尚過美神駿以光下乘耳！慧自揣才學俱劣，且遠在炎方，慮唐突法門，罪在不宥，倘和尚常頒清誨，則慧受賜多矣！屢欲自滇黔達楚，由楚入吳越，買舟過臨安、登徑山，拜埽後再向四明，上太白密祖塔頭燒香上供，然後晉謁和尚，縱觀法席，一洗茅塞。其如歷年多土木之勤，應接之繁，所以不能完此公幹，是慧終不了之局也。江川公雖未謀面，然神交久矣！今得親接談笑，皆和尚遙為噓植，使慧有可語者，又皆和尚所賜也。梁益法運，其所異同，與江澥細大矛盾，其間皆不能去寸，而主法者更難於蜀道百倍。一陰應候、萬物資成，望吳雲而迢遞、對榴火以裁緘，媿乏一芹，伏惟原宥。不備。

復鶴慶眾居士

八月朔，同二三子談笑鵠齋窗下，忽典客報鶴慶書來。啟函捧閱，見眾居士慮我會省水患。兩月兩泛，雖無鱉民之苦、泣珠之恨，而易候之虐人，未免啼饑號寒，尪然載道矣。嵩山一坐具地，賴祖宗之靈，殿閣無恙、僧眾稍安，獨是垝垣數處，勞人遮塞而已。多煩眾居士深慮遠懷，實見師弟之誼，非多生夙植不能臻此，感佩之私又非筆舌可盡也。秋冬之交，登雞足後，握手鶴慶可在指日間也。水歸大海，波濤雖靜；雲到蒼梧，氣象未必閒也。可與至者道，公等以為何如？

與劉太史(諱莅，自號火居和尚)

石壁揖別，涉螳川、登煉象，不勝崎嶇勞人也。渴想清誨，無翼能飛，時對老松古澗、怪石奇峰，何啻在昆明與火居和尚之夜話；坐樹義坊之談《楞嚴》邪？及抵威楚，小坐垂柳之下，微颯所賜佳什，又覺神清氣爽不止百倍也。太守馮公，不以居方面之尊，下交山野之夫，可謂今之濟川，則知外護吾宗，佛日永賴矣！塗中裁寄不莊，其嵩山常住，恃在匡扶為感。

寄省中眾護法檀越

十月七日，自省城早發，沿路見山山水水及煙村茅店、遠壑頹峰，儼若把握清談，真不異梁城時也。瞬息冬至矣！朔日大雪，僕夫勞頓心甚不悅，及到雞足自亦疲倦也。初六日，上山頂燒香竟，即欲旋杖歸昆明，奈何諸郡護法與諸山知山僧意，胥來勉留，因此不能脫灑矣！思念不置，裁此專候眾護法，想福祉清和與新禧駢集，又非山野管城饒舌能悉佳況矣！嵩山常住，伏惟弘護，使往來衲子得飽柴水，不獨黃面老人稱讚，亦使山野夢寐無驚矣！至於令法久住，又皆護法多生願力、歷劫聞熏，所以有此一段真誠不昧，可謂現將軍身、宰官身、長者身、居士身得度者，即現此身而為說法，而為外護，實均不負靈山之囑也。山野庸鄙，得隨處抑揚宗旨，或得一箇半箇報佛祖莫大之恩，則山野慶幸、眾護法慶幸。

寄楚雄參戎李檀越

鹿城握手、旅舍談心，差勝昆明，十分快暢。此路逢劍客呈劍之時、琴遇知音好彈之候，何殊毘邪離談不二之日也？兼之掌上香廚、室中機辨，知門下單刀直入，真破萬人敵，一血性漢也，非乘願力不能及此。且令魔子、妖狐聞者膽碎，頓顯授受之人得行此道，豈同傳遞源流、寄一信拂，便竊道器者同日而語也？前到雞山，雪不十尺不已，過三四日始晴，眺望諸勝，真如觀掌上。事訖將旋，緣山中禪德胥留結冬，未獲載行李東歸耳！鴻便肅此草函，恭候台祉。不備。

寄賓川衛使君

客寓報國，承枉顧直，使桑門生色兼飽之以德，山野敢不銘五內邪？山中勤舊，無不合十稱於左右。前登絕頂兩日，便回石鐘，竟欲再謁，苦為諸剎勉留，本月二十五日已結禪期矣！山野不揣材櫟識庸，大辱風化，徒恃高明作外護，不識得保全始終不也。倘不忘付屬之心，使慧日長明，俾迦葉老人與蒼山、洱水並耀，則山野慶幸、諸剎慶幸，亦千古一遇也。春暖風和，萬花吐蕊，時旋杖侯門，復聆清訓指日可待也。臨池不勝神馳。

寄何護法

挂笠賓川，得枉駕報國，極為希有之遇，兼助信施飽我雲水，稱謝何既？轉眄閒，三易既泰，萬卉甲坼矣！冰雪皎而梅芳、花雨潤而節至，惟居士壽域同易和並增、道祉齊物色共暉。雖藉毛穎多多和和，拂劫石、數芥城亦不能較量萬一也，山野寧不羨哉？不能躬祝者，盍緣諸山勉留石鐘，不獲如意，薄具鄙聯，用表寸心，侍在汪度，或不擿地。

答洱海眾護法

到山日，雪幾丈矣！暨晴明，遊覽諸剎，雲樓紺殿儼然別一世界。然一生看不足之境況，五七日可能盡哉？不過粗得其概耳！待結制石鐘後，與諸禪坐論山巖怪石、雪嶂松灣與古今興廢，並洗閱碑碣，始知石鐘乃天寶、開元閒尉遲公至葉榆之所建也。有僧賓易來，將眾護法書展讀之，荷蒙遠慰，使山野汗甲彌增矣！前過貴鎮，深飫天廚，每欲修候，以初到此山，人事未閒，所以缺典，實非疏慢也。且山林道阻，苦於郵便，僧返貴地，聊肅荒函。恭惟新禧與百卉競妍、道祉同三易爭耀，是慶是賀！

寄彭護法

省會別來，雲山野店、坐賈行商、朝雨暮雪、鴉樹猿藤，無不目睹耳聞。及到山中，與沿途不異，豈不雲月同然也？聞檀越駕來賓川，幾欲躬候，緣石鐘結制，未能別眾出山，徒抱此心耳！便鴻裁候台禧，待新春時，花放高枝、易回暖谷，山野必策杖金牛，而百夫長肯將公署前十尺地使山野一吐別況不？

寄宗人府經歷而足許居士

初晤雲易，即如舊識，別來使人懷想無已。古人謂渭樹江雲之思，此真境也。其後護法鶯遷來昆明，抑揚祖道、藩塹宗猷，山野粗安，無魔外之撓，此皆護法多生願力從果位中來，不然，何以能如是也？客獵威楚，擬謁燕居，適駕往金齒，無緣會面，抱歉良深。到雞足，遊大覺，睹滿壁滄洲並佳什，俾人神清氣爽，忻賞不已。援豪奉和，錄寄左右，不審郢削何如？時聞護法升轉宗人還京都，山野不勝慶快。想倚青雲、捧白日，躋蒼生於春臺自此始矣！山野不獲道左奉餞，遙肅素函、土物六種，伏惟莞納。不備。

答衛府祖護阿哥

自昆明來，沿途無他喜，獨是喬松古木，山秀水明，怡然滿目。既已忘勞，不十五六日，即至賓川矣！承州牧款渥甚隆，皆阿哥遠庇也。及到山中儗即修候，奈閒關修阻且長，實非疏慢，自取過咎也。忽辱佳章，注意山野，不勝舞蹈。水邊林下，全章祖道，使無文印，遇性慆漢，兩手付之，實外護之功，阿哥真法門之金湯也。

寄會城眾護法

條風遍野、瑞草將舒，梅雪爭奇、昜和溢目。眾護法履羲軒盛世、樂聖代笙歌，萬方頌昇平之大有、百郡嬉華屋之長春，山野亦遙祝新禧、遠瞻佳兆，天人俱泰、燈月齊輝。奈何主席石鐘不能解脫，既無由縮地，豈獲躬親？惟藉管兄托楮君寄候，俟旋昆池，又得把握為快。

寄祁鎮臺

山青水綠是普賢、文殊，石怪峰奇是目連、鶖子，居士蹋毘盧頂[寧*頁]，寧不知是邪？所以逢場作戲，遇理即融，舒雪嶺之相好，演金沙之長舌。吐玄機、臨宦海，豈非風行草偃、水到渠成者也？昜回百谷、春控千條，道祉、福祉雙彰，世諦、真諦齊顯，此又居士多處添些子矣！山野擬登轅門一候新禧，奈何期會未竟，不能自由。偶得鴻便問訊起居，俟杖旋當謀面作三日談。不備。

寄洱海眾護法

洱城聆清誨，得十日歡，思方外樂，於此為盛矣！別來山中雨雪漫漫，人事匆匆不及修候，且聞大師指麗水矣！轉眄閒，不覺斗柄旋寅、昜和應律、萬物甲坼、五花送溫，眾護法，福共春增、道齊羲泰，山野亦瞻雪山秀靄、對若水潺湲，借光為遊戲之樂也。無由通候，懷想益深，忽得普上座之便，特肅寸言，伏惟慧照，幸甚。

答劉粹吾並眾居士

一瞬數月，真如過隙白駒。回思客歲，還似昨日，寒暑窘人，有如是也。新正又五日矣！遠承華翰，眷注實深，非相知不及此耳！到山來，寂寞冰雪中，雖道人本分，然回首昆明則又霄壤矣！諸山胥留勤勤懇懇，既開爐結冬，是不能速返，俟期竟，自合歸來。將遊覽細大境致細說與二公，使不遊而當臥遊也。昜回律轉、節泰時

康，惟眾公道況新禧與物華並秀，山野自不多贅。嵩山常住，乞百為鎮定，尚容面謝，不既。

答饒玉章居士

山中無曆，寒盡不知，那復如此地？尋聲逐臭者，往來萬千，真山林城市，絕不減一絲豪也。承注念山野，赫蹄遠錫，非玉公故人不及此也。萬物回春、千燈徹夜，道況清和、新禧衍泰，不待山野托毛楮兩公一問嘉致也。命覓杜鵑，山野訪之山中，近來諸剎荒蕪，此物絕種，即花草之娛亦非昔所有也。率復不備。

與鶴慶眾居士

雪山、蒼山并峙，天柱、石寶爭長，一一領略得，可謂會盡無情說法矣！論義的論義、機鋒的機鋒，眾居士以為何如？承注念之勤，信施遠及，直作雲水伊蒲，開闢人天茅塞，所以山野陞座，發揮宗猷，實為南服希有事也。山野雖遠在山林，而人事尚亦紛雜，不及常時裁寄，想亦可推諒也。率復不莊。

與嵩山諸子

自離嵩山，陸路中穿林入箐，崎嶇不能言狀，真謂康降賈子，左擔七里矣！苦輿夫之力，心甚不安，況鳥雀幻怪、瘴煙撲人，望荒甸牧郊、依水樹雲窩，或登巖關度雪嶺、或望聚落入旅館，此與賈客射利者何異？雖欲求三里亭、五里寺，安可得哉？此唐宋諸老行道不至之地也，今時頗多。總之，今之妄稱授受之系以污祖佛之堂者比比皆是，亦難細言也，古謂啞羊僧，封狐野干之屬；又謂鳥鼠僧，鼠竊狗偷之徒。嗟嗟！法久生弊，教壞人家男女，信心居士聞此魔風，不退息者幾希？即使釋迦再生、達麼重至，亦難挽回是輩矣！所以老僧抵楚雄、宿苴橋，問升菴舊蹟，故老亦不能言矣！公去未遠，即乃若斯，矧先佛去世，真風難挽，故爾古剎新院宵無模範，令人感傷不已。爾等確守規矩，是真報佛恩，不然，無益可卜。

復洱海衛總戎

自晤對梁益來，一紀餘矣！弘護祖道，眷注雲水，惟護法枉顧之勤、藩塹之固，前不讓邪舍、後不遜楊李，直使風旛無恙，真千古

一遇也。護法以貴客榮陞元戎，梁州鎖鑰、南方干城，不以山野無似之夫，羽翰頻來，俾雲嶺荒院生色侈矣！既翹首行旌，曷勝縣切！

與蒼舌知客(遠弟姓楊，名國泰)

十餘年，雖專人省師頗勤，終未能釋我懷抱，而鬱結五內非一日也。前二月花朝，已束裝躬往，藩下護法不肯放行，故又弗如所願也。議專某某皆遯去，使我慚赧，亦難再議人也。遠監院在傍，見我昏悶，遂舉爾蒼舌老成諳練，誠可以行矣！然遠以為萬里閒關，何以為助？乃用胞弟佐往，是以星夜走人，上楚雄說其弟，馳郵而至會省，則爾蒼舌已先馳也。今星驅尾其後，可以無憂，況此人滇之崇佛而尚義者，爾蒼舌自合無虞矣！

與報國雲夢願孫

師資道合，行解相應，驅霹靂、走閃電，已不可枚舉矣！寧非父子一堂，紀綱千古哉？所以能發先人未兆之機、規後學已墜之弊，惟在住持之人振宗豎綱耳！昨省來書，並秉拂法語，知爾為報國主人，益重吾憂。何也？學道難、守道難，而行道猶難。如領眾有常，暗室無媿，然後握金剛王，是聖揮聖、是凡揮凡，宗說亦剷、真俗亦剷，可謂鎔瓶盆釵釧作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豈不光大吾宗，梢慰斫額邪？

上蘇州三際寺磚老和尚

久違侍奉，哀慕日深。非敢以間關修阻裹足不前，奈嵩山院子，無一能代守者，遂致隔別，不能一見面，真良苦也。去年修啟與香金又未上達，轉增寸結。比時必欲南來，不料雞山敦請要慧主法，石鐘再四不能已，只得勉應，而趨庭之日是又不能如心矣！今春拜讀教訓，知吾師養子之緣尚不絕於慧也。二月至省會，張護法歸，又得瑤函。不惟不切責疏慢之過，返又獎譽如此，慧何修得吾師愛念不少替，真和熊舐犢之恩終身難忘也。滇中光景不似從前，雖住此一席，實難高枕，想吾師自是深知，不待人告，自然推亮也。
又
八月二十六日，王府差官帶家啟及銀物，想已到矣！不知吾師近體安逸何如？慧不得走萬里奉覲，總之，院子所羈，不得一時擺脫故也。滇中法道，慧頗不有玷，然非慧自陳其好，難逃往來人口也。

大端來夏必著人來梓雞足之稿，並再住嵩山餘稿。此非慧意，實出佛源張護法美事。想吾師念慧愚憃，自是印可，倘能與前所梓者不背，乞吾師斥付梓人，若得工完，帶數十本與滇人結般若緣，不識吾師以為何如？敢候進止。

又

今年二月朔，慧謝事嵩山，以兜率壑長老主院事，即日裹束衣囊欲歸省覲，藩下眾居士相留且堅，即欲逃來，而嵩山新主人未必即擔得下，深夜籌之，行止良難；加之江川張護法亦來阻留，故江川公有書報吾師，實欲達慧之心事也。但久違函丈，罪過日深，知吾師深念慧愚，想亦原之矣！沅江王護法浪聞遷蜀，不知果否？若有機會，必請吾師回川，慧始放心也。近日人情太澆浮，益不似前日也，且杖拂盈衢，惡態不堪言，良可痛也。當此之時，只宜煙霞洞裏、風雨林中煮沙鐺過日，一切不較為愈也。餘不備陳。

與文遠監院

自到雞山，勞苦甚矣！且又人事匆冗，無一時可靜。回思嵩山如在異域，即欲問歸期，尚不能說起。山中雨雪彌旬，寒威不能少遏，幸榾拙火猶堪朝莫耳！汝在嵩山看守，凡事宜小心。內外大眾有不如意事，汝宜調和使之平妥，不可尚性情，性情一尚便有許多不如法事，此山僧深以為憂。大都來歲或得謝事，即議行李便是歸期。檀越如有問山僧，可將此意達之座元與序上諸人，皆不及有字來，由不得半晌之閒故也，即將此字共目可也。餘不多囑。

與兜率不磷堅長老

山中雨雪連旬不斷，苦人甚矣！即沿途勞苦亦難備敘，想吾徒自是高枕兜率，不勞山僧遠慮也。此時法運方轉，豈意偷名竊位之夫，往往壞事，使大信檀越見此不能無疑，所以山僧憂之非一日也，即吾徒亦備常聞山僧之緒論久矣！大端邪不勝正，此輩自當息滅。昨已見數處早成敗類，是吾法門尚有幸耳！兜率既有錢穀可安大眾，是吾徒行道之幸事，不可以為勞苦。俟歸嵩山時，又得與吾徒說家常閒事，餘不多囑。

與銅仁端居、嵩石兩和尚

聞兩法兄在銅仁大震法化，使長松法燈永照滇、黔矣！但弟兄十餘年不一面，未免渴塵生幾十斛也。近日老和尚在吳，不知常有信息

往來否？弟不能一到江南奉覲顏色，弟惟罪是恐有日矣！如兩法兄遣人問候，當代弟一字，以達弟意為感。前端兄錫教，弟已如命奉上，不識到否？如鴻，便乞付數字，使弟知兩法兄近狀，臨池不勝神溯。

復梅熟和尚

兄書遠至，如對面談，真快暢矣！聞在江南又與老和尚住四五年，想一支佛法西還，不使長松門庭冷落於夜郎鄉也。前得本原兄及海月兄相繼而逝，弟駭然痛。黔南法運，皆賴諸兄一肩擔荷，今如此，恐從此寥寥耳！法兄既歸，可還舊觀矣！弟遣人往蘇，候老人安，便遣詣座下。俟遲，當另致賀，使兄弟閒不致涼薄耳！大端長松必要法兄主持方得無恙。今聞梅隱諸兄皆不欲住持，倘皆推諉不肯一肩擔當，其任不在法兄，其誰為之？宜思之可也。臨書不盡欲言。

與平越圓覺誠明符姪禪師

有人來報吾海月和尚示寂於平越之圓覺菴，使余吞聲痛恨不已。黔州法道皆賴爾師與爾父行輩流通，今聞爾師如此，豈不長松腳下已自無振起於平越矣？余以遠在昆明，不能來奠及慰吾姪一暢吾梗塞，奈嵩山無人代守，是以屢舉屢止耳！然吾姪天資既高，加以誠實，當一切時力行，只履踐到古人田地，方慰爾師於寂光土中，亦是吾姪大孝也。近來法門雖盛，總之濫觴甚矣！想吾姪自是高明，必不負爾師所囑。倘有便人，乞寄一音為感。

記

遊雞山記

十年十月二十八日，至賓川，使君衛公館余城東上帝閣。從近雲樓望孟獲砦，雖巖石錯落、雲樹蓊鬱，而前古策畫雄風尚存。暨尋諸葛武侯祠，已在垝垣殘瓦、古柏荒臺中矣！惟若水金沙可掬，蠻煙漁火相照而已。顧橙橘則帶霜而黃，俯血草則連暮而愔。晚嵐靄靄，若動若止；雪山峨峨，似斷似續。回首望前峰，則日已在崦嵫下矣！就宿報國寺中，明日早發，自金牛過練洞，夾道松筠，而蘿薜亦可人意，逮度百節橋、入拈花寺，則又鼓鐘送晚矣！輿馬亦自倦也。主人張燈，暖湯濯足，飲食畢，忽六花庭墜、一鶴夢沈，石壁蕭蕭、佛火耿耿，微諷自古關山隔，從來客夜長，乃與主人分寢

矣！既見曙色遙映雪光，起促侍僧辭主人，蹋雪就道則又凄然林木，不可言狀矣！至河子孔、如洗心橋而寒不可忍，望沙址村近和尚莊，十指如椎，呵亦不曲。是日，諸院耆艾候余道左，略敘主賓於土主祠，初展寒溫禮也。已而輿馬復進，人亦叢雜，雖寒色亦可少逭，不覺已過大士閣矣！石鐘坡望瀑布，若玉龍下自銀河，塵心俱盡，杳杳然入扳松之境也。上缽盂山，隱隱濃濃，望巉巖則雲鶴爭飛、松韻齊落，而谿回峰簇間，石鐘已在眉睫矣！入三門、登佛殿，古制巍峨，使人弗敢仰視，真佛華世界也。都人士與戒德禪流禮接遜讓，色色可人。既坐，啜湯果，縱談疇昔愛慕之懷，今日始得一遂所欲，洵足樂也。然後主人拂榻，知余倦欲睡也。雖少就寢，奈何玉墜銀鋪，峰巒不可識，而林木亦自無顏，惟樓殿羅列，儼然在一銀色世界中也，是夜微有不快。閱初三日早起，望樓殿有旭色來映紗窗，少閒，大晴矣！乃喚輿夫、約宿衲，命侍僧整理道具、藜杖茶鐺翛然就道，則喜入眉宇也。而參錯銀樹、黯淡藤葩尚自冷人眸子。回巒深處，梵宇連甍，有金玉書，皆名人墨蹟。他如茅屋幽僻、苔砌曲折，梅竹滿塢、雪毫在定，未暇悉數而記也。日在禺中，始到迦葉殿，登階舍采畢，出眺遠近峰壑，若吐若吞，真令人一時領略不及也。西行半里，即楊輔、玄天兩洞，四壁皆有名人墨蹟，袈裟石亦有題賦。俯瞰胡猻梯而手攀足蹋者，自遠視之若畫軸然，此最佳景也。憩小壘石上，喫茶數杯，方及絕頂。頂上有小石城，雖女堞零落，而金殿無恙，至此始得遠眺名勝。東南則雪山、羅川、金沙、若水，西北則點蒼、洱海、玉關、金齒，西南則九頂、賓易、諸葛營，皆歷歷可數。其餘近則若峰之聳、石之墜，種種靈奇幻怪，一時難盡筆端；遠則如玉柱插天、銀山入地，西望瑤池與峨眉。東望匡廬與嶽麓，絕肖一幅輿圖，轉描轉奇也。入文殊洞、慶喜室，古碑雖存，而字畫苔食過半，是以廚荒僧殘僅得其概。到放光處，觀舍身巖，石[山/甜]壁削，不敢俯視，從此去太子洞、曹溪水、虎跳澗不遠矣！攀蘿直上，華首門在，是即畢缽羅窟也。縣巖萬仞、飛壁千尋，扣石作聲與磬無異，洒泉洗目而翳可除。靈禽依人，主人延坐，如在閬風顛矣！時也雪風聒耳，暮日沈澗，急別主人，歸到迦葉殿已黃昏也。是夜宿看雪樓，星月繞檐、松風入榻，覺古佛世界入我奚囊也。明日遂歸石鐘。至初六日，啟明既沒，庭旭方升。飯食竟，步自羅漢壁，巖縣天際、泉落峰閒，百尺枯樹，倒挂女蘿；一塢蒼藤，猶凝殘雪，曲徑既幽，澗松亦古。入碧雲寺、過幻空菴，皆有姜公思睿遺跡。階砌雖荒，而寂歷之狀，猶使人道心生也，敢云歎息而去邪？出外遠顧，林杉幽密，梵宮深杳，則又不復知天大也。去念佛堂，而犬吠雪籬、鐘傳冰壑，一縱目閒又別是一世界也。主人近微，出接庭外，須髮雖白，

風儀可觀，賦詩一章，以志獅子林有念佛法席耳！是日風色稍暖，乃促筍輿晉謁諸剎，由悉檀寺、寂光寺，轉傳衣寺、華嚴、大覺等寺。或品題泉味，坐數花須；或題詠亭榭，揮毫石壁；或與老僧相視而笑，汲澗而烹，真樂亦無窮也。問之耆宿，則靜室百有七十，今所存者纔十一耳！八大名藍，唯大覺與石鐘可稱首焉！至若山中龍象，或凌雲高志、或懷度世英姿，與夫山形水勢、人傑地靈，又自有大儒君子，載之典籍舊矣，奚庸再贅？今所筆者不過大略，以俟他日回昆明，有知己者問山靈雅致，即舉以似之，以當坐遊云耳！

益州嵩山野竹禪師後錄卷六

楚雄門人宗煓編

歷代祖圖真贊

始祖釋迦牟尼佛

王宮非不貴，愛彼雪嶺月，可惜爛冬瓜，雜此乾矢橛。曹山說不如，濟北何曾別？洞水既逆流，一翳著不得。遙指殿裏的，笑殺稱麻伯，引起嶺南翁，一棒要打殺。打得殺，八萬四千非鳳毛，三十三人入虎穴。

第一世摩訶迦葉尊者

黃金可鍛，不知寶色完全；素琴作舞，何曾響在耳邊？多子塔上，無端分座；拈華座下，忽爾破顏。及至親問金襴外，卻道門前倒剎竿。

第二世阿難陀尊者

持缽真七佛儀式，見鞭實千金駿才，後來一呼便應，方笑空打野榧。畢缽羅窟鴻業，十方世界華開。[歹*堯]伽水闊，二王悲哀，中流迅急，眾僊天來。莫云終古秋江月，不逐漁人下釣臺。

第三世商那和修尊者

如來縣記，已張錦[餐-食+井]，六年出胎，實符斯讖。自然服受氏、九枝草作姓。優茶林，脩鱗歸命；龍奮迅，鞠多得定。三歸施地建梵宮，百億河山入海印。

第四世優婆鞠多尊者

我年十七，師心非白，從此得之，五天取則。波旬既伏，三屍乃格，籌室可盈、聖論難測。香眾無我我，法印歸有德，往復十八變虛空，籌焚設利營卵塔。

第五世提多迦尊者

山頂泉涌，金日出屋，入道之相，無幽不燭。出家非為身心，兩語何其敏速？遇同學當示無漏，八千人一時攝伏。跏趺本座歸去來，十八神變是何物？

第六世彌遮迦尊者

雖記梵天，支離六劫，窄路相逢，兩兩饒舌。舍彼邪徑，悟此明月，金色雲生，知有聖哲。頓使置器側立時，家邦從此得安貼。

第七世婆須蜜尊者

我獻寶座，佛即記我，釋迦法中，華開七朵。執酒器兮師宜識；呈本姓兮頗羅墮，智者來兮論義；甘露灑兮得果。示等虛空道大光，腳下兒孫有幾箇？

第八世佛陀難提尊者

頂有肉髻，辨捷無礙，神其無方，大功不宰。道兮萬世師，德兮盈江海。白光騰兮遙識至人，口無言兮真是鼎鼐。得來明月掌中觀，塵剎清暉無不在。

第九世伏馱密多尊者

父母非親、諸佛非道，不履不言，至人大寶。行七步，雲月同，發希聲，非潦草。有來瞻禮，骨相非常，七涌舍利，光燭瑩皜。平生家業盡與伊，萬世傳之功浩浩。

第十世脅尊者

夢協白象，光瑩明珠，兆生聖人，百世之模。脅不至席，大道乃符，功既偉矣，德亦可孚。馮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

第十一世富那夜舍尊者

瞿曇種姓，真體純粹，一聞至言，心明聖智。木義踞義兮，五百澤被；得果得記兮，真嗣乃遂。跨鐵騎，絕位次，迥迥孤光一道明，巖巖旁礴黃金地。

第十二世馬鳴大士

王身不惜以衣贏者，是有縣記六百歲也。作無作兮功勝，德不德兮呼馬。有魔來，風雨下，既攝伏，淚盈把，示性海，邪道舍。結舌之辭似縣河，箭鋒相柱如缾瀉。

第十三世迦毗摩羅尊者

未入虎穴，先示魔宮，震動山岳，終乃小蟲。聽法兮禮背，懺悔兮名通。性海自今波浪闊，一條紅線繫飛龍。

第十四世龍樹尊者

大樹蔭覆，聖師能來，心雖自語，其聲若雷。白月開霧，照此巖臺。誦四韋陀兮雄辨，善知眾藝兮恢諧；筆智度兮眾流既匯，現佛性兮福業可摧。功存萬世流甘露，從此天人結聖胎。

第十五世迦那提婆尊者

昔躍龍門，缽水清灩，一鍼投入，解路全埽。辨體相無相兮法眼圓明，受聖記無記兮月輪光皓。赤旛之下盡歸降，銀碗盛雪日方杲。

第十六世羅睺羅多尊者

解極無我，辨誰前後？是聖是凡，齊入祖彀。金水一味兮浮浮佛影，溯流直上兮兩兩相遘，杓柄從今把與人，築著來時師子吼。

第十七世僧伽難提尊者

莊嚴世適，心存霞舉，天光下垂，路何脩阻？在井出井兮腹笥便便，彼義此義兮微言楚楚。繼祖位兮石窟，我心鳴兮才謫。可憐去國萬古霜，利多師風吹幾許？

第十八世伽邪舍多尊者

紫雲如盍，冰鑒何埃？童顏百歲，決了無猜。風鈴鳴兮不住，我意寂兮心開；有異氣兮將入，是佛子兮歸來。大家共奏無生曲，

明明鐵鋸舞三臺。

第十九世鳩摩羅多尊者

應斯嘉運，餘有千年，荅無者誰？開門相延。得法眼兮敏捷，化愚俗兮纏綿；禍福相倚兮縈結，靈寂不關兮翛然。斜抱雲和深夜月，清音流得到錦川。

第二十世闍夜多尊者

感發宿緣，智慧淵沖，得法眼淨，萬彙皆空。至羅閱兮揚頓教，抑辨慧兮小大雄；發無漏智兮遍行，已絕熱惱兮溫風。安知千百年來事，如今原委到震東。

第二十一世婆修盤頭尊者

清淨無欲，一食不臥，禮光度師，長年打坐。久植德兮感毗婆以結壇，將得果兮聞夜多以無作。那提有道繼祖鐙，千斤擔子許擔荷。

第二十二世摩拏羅尊者

生來尊貴，神力自多，惡象為害，撲之如蛾。無礙兮全非今古，化鶴兮太絕網羅。隨流認性無憂喜，一任春楊拂細波。

第二十三世鶴勒那尊者

禱佛金幢，持環來只，誕雨天華，香風四起。去淫祀兮義正可馮，誦般若兮鶴眾爰止；示無作兮心開，見虹貫兮嬰爾。慈風遠扇釋焦枯，慧日高縣終不已。

第二十四世師子尊者

說無作功，始醒大夢，雖示虹讖，其心不動。遊罽賓兮慧辨小乘，可還珠兮手開疾貢。翩翩別去向南天，萬里雲中看威鳳。

第二十五世婆舍斯多尊者

神劍協夢，明珠在手，正說知見，推門落臼。抵中印兮默論可破，隱南天兮任重敢苟；哀哲人之難兮心傷，繼先聖之譜兮陽九。一縷絲重過千斤，始得今朝師子吼。

第二十六世不如蜜多尊者

智慧天至，德性實良，當為佛事，聖道斯張。王宮受具兮地震，法眼圓淨兮道光。海印從今歸勢至，真乘代代繼流芳。

第二十七世般若多羅尊者

厥來閭里，瓔珞名章，與汝同姓，弓矢斯張。憶往事兮經聲在耳，開來許兮示我周行。一棚錦繡付王子，聖諦南來辨蕭梁。

第二十八世菩提達摩尊者

珠光可辨，慧性天從，同學信邪，化歸道統。航海西來梁王引領，蘆葦北度香山繼踵；一華開兮翻異見稠林，五葉茂兮化神州愚憃。歸去來兮歸去來，慈風浩浩送春雷。

第二十九世慧可大師

聲飛伊洛，發為名言，孔老不足，嵩少日暾。立雪不獲兮斷臂，將心來安兮消魂；皮髓分兮三拜，風恙除兮道存。誰知鴻業歸華夏，心血枯兮是幾番？

第三十世僧粲大師

姓字不留，法藏可傳，風恙何起？如其心然。內外兮猶帶瓦礫，脫灑兮焉滯蹄筌；誰縛兮一言可脫，衣授兮道脈永年。請看皖伯峰頭月，一片清煇白帝邊。

第三十一世道信大師

蘄春發祥，聞道齠齔，縛脫雙離，高提海印。脅不至席兮可師，骨相稱奇兮韞瑾；天書三降兮不起，法眼五傳兮得髓。波瀾從此滄冥深，辟歷一聲天下震。

第三十二世弘忍大師

松栽雲嶂，眉豪如霜，脫有聞道，焉及遐荒？撩起便行兮水遇童女，冀一投宿兮諾惟父行。隨乞活命，非異非常，七相不逮，可蒼可黃。長廊采壁才書偈，衣缽南歸日月長。

第三十三世慧能大師

經聞客誦、偈倩人書，贏得一缽，久未寧居。偶論風幡，危言侃侃，得歸南華，宗社渠渠。階級不立兮蘭蕙，一物不中兮璠璵。昌昌兩桂香寰宇，漫道冰枯便不如。

第三十四世南岳褒讓和尚

安康瑞應，白氣皇皇，縣記在躬，駿奔什邡。磨磚可起禪坐，天澤能潤道光。名震天下、月淨湖湘，每向祝融峰頂望，滔滔白浪涌衡陽。

第三十五世馬祖道一和尚

一室燕坐，徒自苦辛，車兮牛兮，乃得天真。年來不少鹽醬，心事何必重陳？牛行虎視、象蹋師呻，舌過鼻，足雙輪。南岳嶺頭松自碧，祝融萬古峙嶙峋。

第三十六世百丈褒海和尚

鼻痛耳聾，為定宗旨，挂拂豎拂，無風浪起。撥野狐如空合空，接斷際似水投水。作為繩墨，以柬臧否，四海汪洋，龍象仰止。師王奮迅獸群空，百世雄飛自在是。

第三十七世黃檗希運和尚

鐵額隆起，晃晃明珠；大雄山下，親捋虎須。表歸宗而抑嬾融，批龍顏而召大夫。不道無師，狂禪懼己，訶噇糟漢，叢席無虞。蒿支拂打白拈賊，浪浪滹沱接海隅。

第三十八世臨濟義玄和尚

蒿支三頓、鐵拳兩揮，看風顛漢，弄陷虎機。綱宗七事，智決重圍，活蕻火葬於栽松之日，辨魔柬異於燕京之畿。赤肉團，絕是非，滅卻瞎驢正法眼，四方八面看全威。

第三十九世興化存獎和尚

毒中先師、冤伸老覺。酬君王之寶價，辨文德之玉璞。珠擦紫羅帳，庭翔丹山鶩。勘同參，眼卓朔，趁克賓，誰顛撲？雲居多載未消疑，一喝猶能撼五岳。

第四十世南院慧顒和尚

岳降河北、道化汝南。張大臨濟，赤肉團邊不合落草；繼武興化，紫羅帳裏何用高談？作家不啐啄，達者誰再三？截來兔角千鈞重，且道如今誰荷擔？

第四十一世風穴延沼和尚

讖憂似續，理辨離微，箭穿楊葉、鵰落秋暉。一切方埽卻，狀似鐵牛機。立不立、非不非，當年孤峻誰人並？惟有郢陽春色肥。

第四十二世首山省念和尚

放下平穩，動容自豪，新婦騎驢，拙郎調高。龍袖拂開，全收草賊；象王回顧，可釣巨鰲。寂子來時呈面目，誰云近日乏題糕？

第四十三世汾陽善昭和尚

身命放下，敏捷有幾，濟道大成，光華煒煒。根性或殊，不遺葑菲。金錫光搖，六人奉重；雪曲玉振，十智詞偉。一粒粳米而喫者無喜無嗔，半陌紙錢而送出閒神野鬼。稽首真師起太原，至今河岳浮春暐。

第四十四世石霜楚圓和尚

崖柴長笑、龍象蹴行，河洛價重、湖湘掩荊。服唐明之辨，詫神鼎之驚。芝泉為之伯仲，楊李而作弟兄，貶諸方之邪謬，汗書記之聲名。足下兒孫分兩路，滹沱月色倍常明。

第四十五世楊岐方會和尚

兒孫遍地，監寺休限，魔佛盈衢，努力擇揀。斃殺死蛇頭，揭開正法眼。三腳驢慣蹋人，四料揀暗修棧，栗棘金圈擦下來，衲僧近日誰擔板？

第四十六世白雲守端和尚

誦茶陵偈、看笑裏刀，一籌不及，多嘴徒勞。當其聲駭廬阜，後世可則；自餘色斥功甫，今日尤豪。接得東山揮白汗，摩尼珠上動金豪。

第四十七世五祖法演和尚

不拜屎字，便辭錦里，會盡古今，一則難擬。謁彼遠公，探吾宗旨，中書堂何所以？下載清風而已矣！扶宗忤逆雷，為人推落水，褰衣旋磨唱巴歌，琉璃禪子何為耳？

第四十八世昭覺克勤和尚

一場熱病，稍間即歸；一聲雞唱，不覺神飛。血濺梵天，總之死中得活；眉間挂劍，原來竭世樞機。碧巖集翻為落草；小艷詩終備玄微，天子非常賜顏色，至今錦里雨華肥。

第四十九世虎丘紹隆和尚

想酢生液，終非涼腑，去而之他，飽餐法乳。露胸於湛堂之前；南蠻呼死心之祖。開聖和州，誠行誠伍；章教平江，循規循矩。布慈雲、澍甘雨，是謂東山之嫡骨孫，圓悟之瞌睡虎。

第五十世天童曇華和尚

大洪染指，未暢身心，既炙昭覺，章教可尋。法語來玅喜之偈，正宗歸太白之岑。駕鐵船浮山頭白浪，剔慧鐙朗室裏青陰。佛魔埽、朝野欽，萬里風生太古音。

第五十一世天童咸傑和尚

匡廬迢遙，來入鄭舍，明果菴頭，萬事放下。破沙盆，玲玲瓏瓏；末後句，蕭蕭灑灑。三十年，看迷時悟時的；二千歲，笑縣羊賣狗者。龍顏屢顧，奠語少假，骨薶中峰，光搖四野。雕戈可罷狼煙平，萬里真風如可把。

第五十二世臥龍祖先和尚

緣老拳下，初動干戈，一公室中，漢語何多？方丈裏有客，可謂奔流度刃；頂門上擢瞎，可謂明逾玉珂。摩尼隨色，春日溫和，赤手提來三尺劍，銛鋒誰道更須磨？

第五十三世徑山師範和尚

成都老堯，首放舌光，佛照索劍，拓出青霜。肚饑要飯喫，此語何琅琅？胡猻不用捉，如水自湯湯。神人偉衣冠，把茆奉師旁，椹衣頒大內，法鼓震朝堂。萬年正續薶金骨，圓照塔頭正流芳。

第五十四世仰山祖欽和尚

鐵橛易摧，天目少假，向上之談，固疾難瀉。百鍊鑪中出來，直是新鮮；一株柏上開眸，淚盈如把。龍興初試刀，大仰固宗社，千椎鐘發送凌霄，一莖草苫琉璃瓦。

第五十五世高峰原妙和尚

密印故家，淨慈危坐，狗舐油鐺，無字咬破。忽然推落枕子，遠客還故鄉；不覺畫出貓兒，階蟲何敢過？佛來祖來，劈面便唾，鏡水湖山任往還，眉豪觸碎須彌座。

第五十六世中峰明本和尚

開公復來，錢塘水綠，梵唄未忘，忽閱鐙錄。生以不生，心心致疑；流復泉流，怳然別曲。但度竹篦子，此言何太毒？風行草偃、師蹋象蹴，二虎之下不容蹄，兩刃之間不容足。大元帝奉為國師，十四葉而許慧續。

第五十七世千嵓元長和尚

誕膺蕭山，鞠於嫂氏，脫白父行，母敢或否？習學靈芝，念佛是課，不作醢雞，鵲聲得旨。鼠食貓飯兮失卻缽盂，披襟待旦兮質師無詭，眉毛留得挂珊瑚，道風凜凜何終始？

第五十八世萬峰時蔚和尚

光射樂清，儒釋並暉，見僧轍喜，昇公是歸。虎跑三不是，達蓬半年非。止巖無見許，住山兮陷[餐-食+井]；伏龍圓相復，叉手兮破圍。鄧蔚山頭秋夜月，年年常向太湖飛。

第五十九世寶藏普持和尚

窟中師子，威肅萬里，繼席聖恩，天人之軌。喝起滹沱，匝匝之波；卷舒光福，堂堂之旨。爺口親宣，鐙焰發蕊，一十一傳至嵩山，洪波浩浩巴江裏。

第六十世東明慧昆和尚

丹陽故家，問道雲間，染指松公，法印未安。果林老子，鍼芥相歡，及見持祖，大海波瀾。心智不是兮兩絕，朝昏發憤兮忘餐，一拳打破天機漖，手握靈蛇佛魔寒。

第六十一世海舟永慈和尚

成都余氏，師所寄焉！大隨故家，獨照月捐。菴於岷嶺，一坐八年，見太初兮發藥，謁無際兮深研。出峽參學，幾盡霜雪於諸老；重登古道，三掌面門於關前。寄金縷與法眼偈，續正傳以振東山，翼善寺中雙塔在，金陵從此月初圓。

第六十二世寶峰智瑄和尚

吳江生范氏，梓業亦何巧？一朝建壽藏，斧斤斫膚撓。索醢聞責詞，謝過求鏟草，執爨常負棘兮起疑，燎眉以豁然兮得道。殺活拈來總現成，天下叢林鬧浩浩。

第六十三世天奇本瑞和尚

行商潁州，偶猷世相，徒步荊門，當仁不讓。能公舌頭有毒，保寧誰字返障？婆子喚豬兮哪哪，全老作偈兮上上。一朝識得東山機，三尺莫邪勘龍象。

第六十四世無聞明聰和尚

病僧告宿，掌上明珠，來歸宗社，精進學途。深究惟識，此理何如？了物非物兮忘念，於心無心兮智符。華山高突太行聳，報爾叢林休塗糊。

第六十五世月心德寶和尚

不重武弁，緇衣是宜，頭目可舍，智道焉知？隨禮能公，得事僧儀，走關嶺兮得體，訪大覺兮繁詞。一朝掩口兮止止，兩地歸宗兮隨隨，幾番紅了幾番黑，拾得梨華第一枝。

第六十六世龍池正傳和尚

父母未生，聞之愈傷，鐙華燁暴，毛孔舒光。始知古人，示有多方。北走燕京兮求為印可，直通所得兮萬象回翔。臨行一笠都盍覆，魔子爭教亂度量？

第六十七世天童圜悟和尚

蹋倒銅棺頂，捉得玉麒麟，一段傷心事，將舉似何人？首倡金粟，走殺衲僧；攜歸太白，一洗煙塵。如今四海清如鏡，萬紫千紅總是春。

第六十八世浮石通賢和尚

當湖如鏡，生此至人，有出世志、無金紫心。禮雲棲而納戒，走雲門以問津。逢金粟兮示南熏之旨，極真切兮得西來之春。接得長松克家子，衣缽繩繩付子孫。

第六十九世山暉完璧和尚

夢彼明月，侯氏掌珠，剃染寶峰，身放當湖。知師資有據，真法印合符，道重荊楚，室中之子。惟慧既拙，名冠吳越，江左之

席，惟師中孚。繼川勤之獨步，大演祖之規模，不識當年趙相國，重來亂世胡為乎？

憍陳如尊者

鹿苑得解，雞園悟音，十方國土，誰淺誰深？寂寂僧堂燕坐，明明百草橫身；玉樓月上如雪，金磬晴敲絕塵。總之血盡啼無盡，誰是人間八百春？

千歲寶掌和尚

降神中印，威烈建卯，生來握拳，七歲展又。歌動百神泣，世住千齡少，魏晉來華夏，建業尋僧肇。洗缽青猿下，奉書白犬侶，臨行囑慧雲，不拒浮長老。鐵骨環黃金，秦望薶清灝，有唐顯慶年，吾師歸去了。

寶誌公和尚

皖山之上，石頭之下，翦刀鐵鏡，隨身蕭灑。十二面觀音，僧繇莫能寫，拈香與擇火，此語何為者？京都鄴都境上看，一燭梁園寒照野。

天台智者大師

金地召手，石頭點首，靜夜思量，信為益友。是真精進，此意誰有？獲旋陀羅兮錯綜，開皇降書兮德厚。夢協良宵，國清實偶，法身無為語自真，莫教五湖笑破口。

寒山大師

貌古形枯，象行師視，費卻國清鹽醬，撈得鍋底查滓。叫蒼蒼兮大乘，指賊賊兮遂祕，春來秋去天台山，若問吾師祇者是！

拾得大師

放下苕帚，幾聲冷笑，叉手卓立，一色難肖。那事如何？相頭買帽，杖批伽藍，寺主夢告。豐干饒舌，閭丘又到，好好年年，霜月常皎皎。

明州布袋和尚

終日笑面，底事如何？一箇布袋就地拖。街頭等箇人，鐵鷂過新羅。不惜為君解，依然自懶懶。天上天下無位次，嵩山寺裏靜打坐。

佛圖澄禪師

遠自西國來，石趙畏如神，腋下師有竅，夜望如鐙明。禍福既不爽，遊戲走宸庭，如今面目儼然在，莫看眉豪帶雪深。

東林惠遠禪師

遙憶香鑪峰，華雨潤幾重，長揖雁門雪、深栽白社松。水春六時之蓮葉，聲傳半夜之疏鐘。開東方淨土之始祖，樹西國銀臺之神工，靈運有才不得入，淵明無意卻相從。

永嘉真覺禪師

一宿曹谿返太速，南方不是安身處，回來那怕語聲高，伎死禪和休亂卜。

南山宣律大師

集毗尼藏，敘賓主詞。張南山之法網，修西國之真規。心淨則白月高也，道重則緇衣何之？四方招提同日月，三千衲子作威儀。

圭峰宗密禪師

理極玄奧，事通本始，如來法藏，非師則己。禪源諸詮，圓頓得旨。豈比夫空守癡禪之默，并執乎尋文狂慧之否？朗然一月縣中天，四海蕩平無魔子。

唐一行禪師

鉅鹿美人，誰癡誰黠？有老成風，得普寂拔。徵士盧鴻，怪其穎脫，陰陽讖書，尤得深察。中官稽首、玄宗降轄，社稷終吉，新豐奏札。聲鐘告寂、山谷壘砢，師今何歸？二九十八。

康居尊者

至人風度，來灑甘露，杜順仰師、則天欽慕。號金師子，皇情眷注。梵侶所馮、朝貴相聚，華嚴法界，惟師蜜布。更有一般清趣在，舉著令人生怕怖。

國一欽禪師

逢徑則止，臨安高岡，威儀挺特，道感君王。龍王施地，魔梵歸降，馬師馳書，一點何妨？清風來何極？萬古露堂堂。

青原思禪師

聖論不為己露，囊錐落何階級？誰痛誰悲？青原山黯黯澹澹，曹谿路參參差差。與鈯斧子，鈍置者廝，猶帶瓦礫，疑殺阿誰？盧陵米價傳千古，只是時人總不知。

三藏玄奘法師

天中劇談，良駒出廄，揚鑣帝城，道重中毒。誓往天竺，詣闕直首，既至燉煌，淹留高昌。郵驛諸國，登跋渺茫，雪山千仞，鐵門遐荒。[歹*堯]伽委命，化賊感商，五天咸服，六合清涼。法藏來洛，盛業皇皇，溫敕幾降，車駕翱翔。四生仰賴，九有蒙光，為法忘軀鴻業在，恩波洋溢滿大唐。

南泉普願禪師

池昜秋色，萬古充塞。指牡丹兮大夫莫測，道平常兮東院點肋；豎起鎌刀兮草賊，斬卻貓兒兮濺血。隨分納些些，橫身臥荊棘，十八便解作活計，狸奴白羖識不得。

趙州從諗禪師

孟冬嚴寒，言端語端，廓然蕩豁，會者猶難。悔悔竊乘偷騎，止止暗騙明謾。對大王無力下榻，勘婆子有毒誰餐？稽首燕然真古佛，衲僧千古仰波瀾。

巖頭豁禪師

跨門便喝，箭鋒新筈，抬捺商量，將鹽止渴。密啟其意兮就中毒深，尋常不同兮長天一鶚。手裏蘭橈，全彰縱奪。莫莫！是謂之彌天之惡。

雪峰存禪師

證道鰲山，肉癩皮頑，有時如桶底脫，有時似春色闌。望州亭、烏石嶺不錯；僧堂前、末後句何關？大地撮來如粟粒，珊瑚枕上淚痕斑。

雪竇顯禪師

智門既得，四明浪沃，道大德備，終古不息。細細扣諸方，玄機孰可測？莫待曉風吹，桃華生紅色。賊賊！清風淅淅萬億國。

溈山祐禪師

肋上書字，古古怪怪；放身倒臥，歷歷明明。密室商量，疑殺後生，楚水荊山，月皎風清。自從拾得火柴後，淨餅踢倒誰敢輕？

仰山寂禪師

是誰在井？可發深省，自性宗通，師承須秉。得地得名、奪人奪境，劍刃動寒光，插鍬秋星耿。小釋迦打四藤條，記風穴年深月遠，九十七箇應自知，天邊月色寒照影。

洞山介禪師

無眼耳鼻舌，打刀須是賓州鐵；待有伴即來，填井還他擔來雪。無情不思議，過水便喫跌，橫抽寶劍接人天，五位君臣天下則。

曹山寂禪師

好箇三種墮，端的四禁語。覷井覷驢，何彼何此；咬住咬破，誰生誰死？好顛酒，孝滿已，若問而今是阿誰？石頭土塊與瓦子。

雲門偃禪師

推門拶卻腳，何曾失便宜？黃面涮子，鈍置多時。一字關如繫辭，棒釋迦似小兒，胡餅有汁、屎橛無疑。對一說、倒一說，靈樹之碑字無畫。

法眼益禪師

在長慶兮得休且休，過地藏兮看樓打樓；最親切兮石頭指頭，折子方兮鐵矛兜矛。指凳子、頌唯心，聲優理優；答慧超、感李王，橋流水流。如今冷落清涼寺，阿誰掌過度人舟？

大慧杲禪師

參湛堂禪，發杜撰機。訪無盡於荊南，筆尖上得銘詞；見川勤於天寧，熏風裏入無為。斥默照、握竹篦，大根大器萬世師。

永明壽禪師

總角之歲，冠不茹葷，七行俱下，持此蓮經。群羊跪聽，般若緣深，文穆憫師，許以為僧。入定，鳥如尺鷃；巢衣，襵之不驚，門前湖水，日照明生。宗鏡千門通一路，如何更去外頭尋？

達觀紫柏大師

處澆漓世，扇象季風，開人天徑，降毒海龍。宏法雖離難，如處三禪宮，草木都來感師德，年年杲日縣太空。

憨山清大師

叢林師表，賢首嘉胤，講論之餘，即入禪定。惟道是責，誰管逆順？注述汗牛衝棟，名高帝王加敬。砥柱狂瀾，總謂之光吞海印。

蓮池宏大師

栽烈火紅蓮，挂苦海風蓬，經綸法藏於指掌，著作文章於大同。主淨業以望重，持木叉而高風，十聲佛號歸安養，七筆勾銷事事融。

雪嶠信禪師

古雲門三字，了得主人公，無隔宿語、有刺人鋒。塗毒鼓器盡英雄，喫栢茶脫去從容。天王欲詔何由得？卯塔春雲鎖碧空。

破山明禪師

雲門牢籠不住，惡聲四海遠布，眉橫秋月，胸藏武庫。扣金粟兮灑甘雨，臥高梁兮捉白兔，剔錦江不夜之鐙，栽大地無根之樹。裁荊棘之刺芒，蕩狼煙之狂霧。烏乎！惟師之德，與日月而彌固。

天童悟老人

濟北鎖鑰，楊岐木鐸，師表萬世，人天開鑿。萬里南來，道樹天末，醉祖堂中展挂時，天龍八部皆依泊。(嵩山監院請)
髮白千莖，眼空十方，坐斷五湖、把定三江。玄要旨訣，烏用鋪張？不肖孫慧，紹繼末光，清暉皓皓，在此南堂。(雞山大眾請)

浮石老人

吳江古寺繞湖波，倒駕鐵航髮已皤，獨許長松一片月，萬年光照九霄多。(堅長老請)
有驚人句，無隔宿語，一味骨硬，誰肯遜理？起臨濟宗，得太白髓，被山暉老人捉住咽喉，依然落在他手掌裏。如今挖窖深藏，始得天龍歡喜。(文遠侍者請)
橫抽寶劍、跡遯草賊，洗清乾坤、光暉日月。價重江淮，令行吳越。萬里雲南，為航為筏，畢缽窟前，放過一著。(雞山大眾請)

山暉老人

老師在黔南，小子侍於左，不聞有一字，相逢只懨懶。今日在吳越，為人重打鎖，高沙信息通，一紙遙示我。堅長老！可會麼？是吾之師、汝之祖，只要汝識得則箇。(堅長老請)
者箇老阿師，黔南不得住，一身向吳江，省覲盡生怖。雙塔閑明月，楊州題柳樹，福海集人天，不肖未親附。今日書此贊，家私盡露布。(嵩山監院請)

老和尚，入異類，非三頭，肖六臂。釋迦彌勒是他奴，人天眾前無所諱，力斥德山、口訶臨濟。謂是天童之真孫，實乃報恩之嫡裔。你道是何人？直年候太歲。(不易長老請)
袖裏著金椎、掌上輪北斗，無剎不見身，問爾知得不？道振五湖、德被萬有，燕額虎須、驢腳佛手。海印三昧，天長地久，汝焚兜樓，故我稽首。(雞山大眾請)

印文禪師

眉豪如雪，臘高德重，久遯山林，嬾隨海眾。有規有則、非靜非動；即佛即心、是幻是夢。印水復印泥，以上皆實供，末後一段光，倩誰相鼓弄？非余強措詞，贊此丹山鳳。

石鐘耆宿普足，字德周，八十三，徒廣(叡智)請贊

雞山開士，維此德周，髫年剃染，二十南遊。走遍吳越，築著指頭，理媿無言，默契有由。詩高齊己、學越貫休，四十年石鐘住持，八十歲雞足寡儔。鶴慶名儒，高氏之遠裔；迦葉的派，祖山之前修。

益州嵩山野竹禪師後錄卷七

梁州門人宗釗編

雜偈

示徹元張居士

道無兩塗、事非一向，孰聖孰凡、何順何障？月印幽潭，雲生東山，可明可暗，把火自看！

示徹龐黃道婆

知是插釵，何貴掩門？拋餈起舞，芝茁蘭蓀。佛理祖禪，不別是說，照世一珠，惟此明月。

示徹淵劉居士

聽此瓦礫，理事無礙，秋江月明，誰成誰壞？得大乘宗，是非一如，酒樓肉案，道在屠沽。

示徹海梅居士

示汝五性，有斯玅旨，鳥語松聲，充塞其耳。得是返聞，同歸一心，一心之要，非淺非深。

示宗冰李居士

少室無禪、毘邪無說，打鎖敲枷、解粘去縛。道曰強名，修證亦非，大塊若粒，何處著錐？

示徹海劉居士

欲透樊籠，請益禪學，垂足示之，煙水漠漠。蹋上晴峰，其見邈然，勤而行之，汝勿忽焉！

示徹雪廖居士

春草池塘，[竺-二+埤]田農畝，啾啾莎雞，轉面芻狗。松間夢鶴、野外雲津，同是秋月，皎皎無塵。

示宗旨楊居士

苟無取舍，非道而何？智者通局，癡子守柯。以此論心，不失其旨，煩惱真如，不二而已。

示徹達王居士

心在尋常，其理甚顯，井蛇齧鼠，此喻莫緩。論心論性，胡尾胡頭，得是真精，可以隨流。

示徹義黃居士

涉塵沙劫，耀空之電；絕理事機，驅暑之扇。嗟爾春禽，關關竹閒，我觀佛理，非有兩端。

示徹旨王居士

知我彈指，乃得厥旨，透祖師關，覆掌而已。危險之訶，發自鳥窠，不立賓主，智是仙陀。

示徹玄李居士

一心不生，萬法無咎，我觀智人，本非先後。坐無畏床，鼓此宮商，擿下拂子，是賊是贓。

示徹教李居士

佛無虛語，教有明言，治生產業，入理之原。是法非法，一一奚守？如彼太虛，為誰點首？

示虛碧李居士

戀此桑田，沙黏壁畫，可易可難，終歸一壞。手舉須彌，輕若鴻毛，眾生及佛，在此一豪。

示宗真李善人

以指示人，指端有旨，轉為指物，障翳先起。看彼煇光，莫過俞龐，更有一人，鄭十三孃。

口占

蒙七與多辰，青帘縣酒家，道傍何帝碣？大半入泥沙。

寄雞足良因禪人

葉鏡湖中月，葡萄江上山，無花果自熟，此意好生看。

示葉榆道邕行者

玉案千峰裏，松花可食無？羅浮秋有月，纖纖上白榆。

辛亥春，見好事者作僧史，信意喜怒，略無公心，不覺浩歎。因覽《升菴公集》載《西遊雜述》云：「虎穴猶能入，猿梯亦可臨，把關貓子面，開店主人心。」濡墨乃感和二首

佛魔相出入，坦路不登臨，可歎如來後，翻為取舍心。

又

喜怒馮出入，顛倒亦登臨，弘法真有意，當秉祖佛心。

碧雲寺

山深多白雲，地僻無人過，日上三竿竹，階除麋鹿多。

賦得白鷺鷥

自是瑤池物，別群南徼中，三步一顧影，何時歸板桐？

九月桃花勝放

殷勤在二月，不聞拂秋霜，自是今年別，溪頭兩度芳。

青平

入望青平噪早鴉，斷橋流水野人家，駐看遠墅晴嵐裏，幾樹茶花亂曉霞。

祿胰

水繞西南鄯闡居，育王遺跡久荒墟，龍山有店曾留宿，暮汲螳川煮野蔬。
雲封草舖舊曾遊，此日重來野樹幽，故老不知何處去？空遺瓦灶冷煙浮。

白邑村

水曲山彎白邑村，臺荒樹古暮煙昏，停車一問桃花店，痛殺絲蘿挂石門。

鴉關

負去擔來萬仞山，雲中一鶴自東還，南方十月無霜雪，不待雞啼早過關。

獅口

萬谷虯松一色斑，山重水也水重山，獅村人盡荒基在，留得殘碑臥草閒。

楊老

重看楊老石何奇？遠樹環煙接水湄，望斷荒村浮暮色，山山紅葉帶霜枝。

懷古

星宿河邊楊子詩，墨花猶作舊時疑，誰知此日碑橫草？字食苔花更可思。

淨蓮菴

秋終又過淨蓮菴，茶煮流泉在石龕，隔嶺漁樵喧去路，雙雙野鶴下煙嵐。

響水

徼外雄關響水西，山巖如筍插蠻谿，烏啼蘭谷秋天晚，野店重來寄杖藜。

碧山茶花

賧地山茶映雪開，清芬款款過溪來，如何此種藏深壑，不到名園鬥碧梅？

雙門

平明拄杖上雙門，西望晴川八九村，犬吠遙聞霞谷裏，林春雲子落松根。

趙普關

日午停驂趙普關，猶愁嶺下鐵衣還，當年不取封侯印，未必南征過此山。

早發廣通

雞啼荒落瘴煙明，又促征夫未曉行，林外紛紛黃葉落，秋山黯澹一峰晴。

望鹿城

日夕泉流石澗旁，漁蓑數點近波光，迢迢野逕通城郭；戶戶炊煙曳練長。

石人

借問何年來此地？風塵未息爾曾知？南宮不過休相望，莫厭緇衣頻寄詞。

仙人骨

雲峰堆裏深藏骨，能使清名遍五湖，一任人間有此病，不教扁鵲又糢糊。

石鼓城

一到城邊秣馬堆，草橋流水自北回，淵淵清越無人在，自古名成骨已灰。

白雲寺

白雲山寺逼青霄，一上峰頭破寂寥，野鶴無心天地外，秋風十里動松濤。

沙橋

野草荒煙古碣斑，我來松下寺僧還，共枕沙橋悲夜月，明朝又去小孤山。

煉象

不到象崖已十秋，山光猶接舊時眸，枯腸搜盡無佳句，幾負煙中碧水流。

武英關

曳杖秋來到武關，愁雲漠漠繞空山，上林殺氣連峰起，獨有緇衣似等閒。

緣蘿泉

獨在梁州住十年，重過弄棟煮甘泉，一杯誦罷揚雄賦，笑入江城落日邊。

望蒼山

姚雲分處看杉松，一葉西垂一葉東，莫使連天一樣碧，依然雪月又相同。

小雲南

雲染胭脂埧水要，一棚清趣也堪描，山名波浪橋名五，木狗而今夜不哮。

弔楊聞谷居士

自釀老春西洱水，閒攜獨醉點蒼雲，如今漸化邙山骨，不識梁州誰憶君？

郭居士

年來愛住尖頭屋，數盡池花三兩曲，若是黃頭碧眼胡，愁腸慢寫寄金粟。

贈道者

一色霜風透骨寒，疏燈在壁冷誰看？林間不是修山主，肯向藜床話夜闌。

望九頂

不盡谿山遶碧岑，嵐煙望去邏茨深，岩嶢樓閣層雲外，似聽疏鐘送曉音。

晚過賓陽張州牧別業

湖山倒影日西斜，對坐波光論井蛇，借問古人誰得似？輞川風度屬君家。

金牛山經煉洞贈白雲居主僧

負杖金牛薄暮天，青霞蹋碎草鞋前，遙看煉洞千峰裏，百里松陰落鴈邊。

拈華寺贈德解

破雪遙過百接橋，擔瓢不負白雲招，山房說盡平生事，坐對殘紅又一朝。
十載昆明老杜多，釣竿擿盡冷漁簑，今朝得到拈華寺，煮雪分題詠綠蘿。

夜雪

邊雪飄飄下夜郎，山窗茶罷恨偏長，茆房不斷三更火，杳杳鐘聲到客床。

蘆花澗望靈峰

雪積蘆花未見消，更無客過洗心橋，靈峰惟有啼猿在，常叫三聲下碧霄。

雞山八景

天柱佛光

萬尺峰邊絡綵霞，休云石穴隱靈蛇，名山自是真人地；瑞氣終歸佛子家。

華首晴雷

重登畢缽聽晴雷，每見羅川晝晦開，百尺飛濤天際落，寒聲不盡隔黃梅。

蒼山積雪

望去蒼蒼積水隈，華銀半是白崔嵬，應知塵俗終難到，獨許幽人蹋碧苔。

洱海回嵐

葉榆一水繞羅峰，雨霽還看翠色重，莫道晴霞看不足，又隨夕照過芙容。

塔院秋月

名標尊勝此雲峰，勢逼南天雪嶺雄，夜靜回眸霜雪裏，清光凝是水晶宮。

萬壑松濤

山風翦翦瘴煙晴，碧樹重重午夜清，若是書成休寄鶴，恐伊唳作斷腸聲。

瀑布穿雲

練拖一幅下天河，日照雲邊雪更多，寄語匡廬休獨步，青蓮曾此下絲蘿。

重崖返照

木葉遙遙帶夕暉，胭脂紅起映巖扉，尋常倚杖雲邊立，亦有松聲落翠微。

華首門

苔封石戶幾時開？彈指也曾出定來，可愛蒼巖臨萬壑，一聲啼鳥下崔嵬。

示非緣肖善人

梁城三月雨初晴，處處蹋青過柳營，可笑遊人渾不省，依然梧酒醉沙汀。

示宗理鄭善人

時節催人可懼哉？桃花又向圃中開，婆婆若解靈雲意，歸去何妨樂茗栝？

許使君見過不遇，即原韻答之(附原詩。公諱虯)

麻衣帶曉青山去，不鎖柴扉廠白雲，薄莫歸來詩字在，文光冷冷射微曛。
水空山淨連紅葉，磬冷鐘鳴斷白雲，野竹老人何處去？別峰相見隔斜曛。

寄松語

寄語山林道者流，生柴品字煮清流，有時忽地翻茶銚，始笑從前苦話頭。

壽玉章饒居士

庭中柏子霜前色，洞口桃花劫外香，此日管弦人盡樂，三千珠履醉霞觴。

代天童化主巨唯兄化米

昨日天童書信過，雲廚要米飽禪和，嵩山無力輸千石，敢告檀那意若何？

己酉冬，觀王出獵，王宗語居士索書

鼓角樓頭未曉催，吾王牙帳在崔嵬，千旂共喜隨雲轉，萬騎同歡帶獵回。

過關嶺

山頭款款白雲飛，一片氤氳上衲衣，本自無心隨去住，如何也伴老僧歸？

冬日示守真宋居士

心隨萬境境誰真？心境無依是道人，莫守無為行有路，時時始得與心親。

示三學

萬指叢中看不足，只須直下絕三學，忽焉打破囫圇的，始信溪深長柄杓。

示宗語王居士

萬竅怒號誰為口？百非坐斷亦莫守，塊然無證亦無違，法法頭頭信我有。

寄張邑侯耕煙老居士(諱方起)

夾道多開七里香，苑中也勝百花王，他人爭看公休晚，又恐朱明到草堂。

贈密化

雪霽林東好采樵，寒猿曝日向山腰，閒居野趣惟君得，弄盡松筠月下簫。

贈嵐波

看盡山松與谷蘭，歸來無事倚闌干，有時月下清機發，卻把無弦曲調彈。

答獅子林怡宇

深慚老去住昆明，十載難逃世上名，猶恨生平無定力，又移竹杖過江城。

贈大智菴覺仁

覺空空處可無塵，若論到頭未是真，只是家私都罄盡，惟餘明月可堪鄰。

偶成

散步長廊月自來，孤光一片遠林開，天花未必霜花落，寒色清人滿綠苔。

乘閒拂紙寫詩篇，寫盡溪山不計年，寄語故人今夜裏，韻成仍寄白雲邊。

寄酬雞山石鐘嵐波

勞君六月苦行役，白紙書情寄葉榆，把出有時須自看，其閒一字也曾無。

贈本寂副寺

當年寶壽賣生薑，贏得芳名萬古揚，此日石鐘本副寺，眉毛鰞裏更成霜。

贈嵐波首座

道者名傳世已久，石鐘得意亦非偶，袈裟石外白雲消，遙見嵐波西洱後。

贈松波堂主

山南晴去聽松波，散入高天韻自和，自是清音人不識，馮他狼藉遍煙蘿。

贈蒼波首座

金山初日照蒼波，綠樹輕陰舞翠多，始信昜春真有腳，千回煖氣高嵯峨。

贈良因監院

良公有意輔叢林，海會芳名又見今，獨有石鐘翻舊案，無勞撾鼓逼同心。

春日同友登大士閣似一心

自到山城雪未休，如今始見日初浮，春光從此開河嶽，茗碗茶花得自由。

答寂光寺深修

拍板逢場便唱來，諸人只要眼雙開，眉閒若有些兒礙，依舊從前被他薶。

答御凡

寄語山林書一行，松蘿深處得疏狂，欲知樹倒藤枯句，只問前村李二郎。

題白雲居天池(即高捷曾先生隱處)

亂山深處白雲居，古木蕭森綠滿除，庭下有池清如鏡，跏趺盤石數遊魚。

寄松波主人

見說雞山道意隆，故將心事寄清風，月來峰上如相望，秋老方能過嬾融。

答雞山大眾

薄福年來祗自迂，何當祖席讖相符？諸公不厭巴人曲，可待西來弄鷓鴣。

送大旭

金地遙招欲起余，碧雞三宿便回車，他年不負祖庭約，從此無勞再寄書。

示宗本葛善人

蒼山積雪覆千嶂，黑水吹波繞萬松，祖意西來都漏洩，如何別有好家風？

示童子

明敏都來夙有由，讓梨揖酒爾還優，嵩山更授靈童意，一句明明六不收。

示雲蹤雷居士

看看桃花暖氣和，龍門巨浪蹴天河，乘時好躍隳三級，莫待春雷燒尾過。

示趙善人

三翻四覆上嵩山，欲透油餈上上關，若是蹋翻階下石，回頭月在白雲閒。

示知幻善人

晴天遠望春蒼蒼，鳥逐飛煙下夕昜，識得東兮即是北，不須別處論行藏。

訊圓通貫一禪師病

螺峰春色漏天東，又向千巖看病翁，曾憶圓通生藥舖，貓頭合劑效如風。

春日答楚雄許別駕

正是林間報歲除，梅花已放到山墟，曉來又得昜春信，署裏定知景物書。

示宗鏡刁居士(即本甸土舍)

者樂長官亦好道，嵩山老衲也通方，拳頭豎起無他事，不是愁人也斷腸。

贈存之張居士

覺照寺前張道者，時時在定倚窗櫺，總來得到毘邪默，何用高談了義經？

寄蒼舌道者

九年少室甘磨折，一日逍遙入萬松，月皎星稀鶴夢冷，不知身在白雲峰。

送蒼舌知客吳門代省

裝束衣囊去夜郎，身輕萬里到平江，閒時若上生公石，海湧峰頭月照窗。
哀牢南下望長沙，買棹隨流趁曉霞，若到閶闔城上日，趨庭方喜飽胡麻。

贈宗鏡羅太極居士

十載雲南竟不違，喝來棒去絕離微，從今付箇青州襖，省佚軒前春自肥。

寄雲夢法孫

昆水東流草木春，從[阿-可+虫]北接夜郎雲，山山水水如何取？大抵先須絕見聞。

尋玄鑑遺蹟示釗侍者

鴨池城下海波流，玄鑑遺蹤可在不？四百年來彈指頃，高風此日孰堪儔？

贈昌侍者

嵩寺老人白髮垂，長松家法有程期，歸來不負平生志，折腳鐺兒要汝支。

送戴綸之還句容

走遍梁山始買舫，歸帆北發正秋高，洞庭行過五千里，得到金陵可解弢。

中秋對月分韻得花字

秋色平分望海涯，時聞林外雨催花，夜深梧茗情難盡，又到閒房笑績麻。

與蹇文山居士

要論諸方五味禪，不如歸去且高眠，一方明月如秋水，文山文山可了然？

贈江陵鱗長馮居士

鶴下龍洲碧草竿，漁歌虎渡綠楊煙，江陵境物君猶記，者事如何未悄然？

辛亥六月大水紀事

蹴天風浪駭飛鴉，捲盡田廬作海涯，即有舟航無路去，銀河誰肯借仙槎？

贈宗孝閣居士

孝，關東人，藩下擺牙喇也。割股救母，母終不痊。當母喪時，又然身燈六十八盞供佛以資冥福，故表而出之。

我聞古老孝無遠，刻木鑿冰近日稀，昨日梁城聞細柳，始知戲彩屬征衣。

薦董護法鐘翁(翁宦遊，終於平陽)

白髮垂垂六十霜，黃堂幾度動柔腸，如今蹋著來時路，回首西川日月長。

弔沈總戎(諱應時)

平生俠氣慣沙場，履雪眠霜誰得失？夜來撒手得回光，滾滾紅輪偏界赤。

薦胡門姚氏

昨夜回光息萬端，馮他性海起波瀾，陶然信步東風裏，翠竹黃花一任看。

中秋謾興

敲石烹泉獨酌時，清虛一色冷山堺，寒砧搗碎谿頭月，處處霜花結桂枝。

把盞問月

華茶烹熟酌玻璃，此夜開懷一問之，前日雨中何處去？倪裳不見舞東維。

喬松棲鶴

澗上掌雲不問年，雪衣舊好冷巢邊，春秋雖邁情何極？一任陰晴得自眠。

思親

萬里悲風起暮秋，一身多病臥梁州，深慚興化當時事，此日徒懷蕭寺頭。

苦雨

寒蟬幾樹冷凄清，不見峰頭半刻明，借問銀蟬何日至？為人一埽海天晴。

蟬鳴樹底

景物催人雪滿頭，又聽葉下報高秋，誰知故國多年恨？不在成都錦水流。

疏竹吟風

疏疏綠葉覆龍孫，一樣吟風在故園，何用梅花開笛裏？江城聽得便消魂。

聽上方梵唄

宮商向曉落原野，又見隨風來上下，借問同人知不知，青天白日何為者？

池成月自來

鑿出盈盈十尺水，波沈細看月初生，誰知此夜寒鉤淨？印破池心一片明。

雁行

字寫秋空一兩行，飛飛南下到衡陽，如能肯帶平安信，為余問訊白雲岡。

玉梅

糝盡一谿傲雪骨，奇香不為熱腸開，祇應寄訊羅浮月，仙胎已放碧巖隈。

壁上梅花

數點紅霞映壁來，清香一為主人開，莫言已奪天工巧，信是廣陵折得來。

看菊

無人送酒到僧寮，白石籬邊一醉陶，看罷夕昜新月出，乘驢又上石谿橋。

步月

微雲望去澹晴空，閒步松庭韻不窮，遙憶故人俱在北，未知何日到谿東？

嵩山晚眺

杖藜晚步到春山，十里煙花杳靄閒，自是芒鞋行不足，歸來已見月珊珊。

聽琴

玉几冰絃指上挑，高秋夜靜落松濤，更勞彈罷關山曲，倦倚窗前月正高。

洞庭秋月

倚樓一望楚山孤，素練清暉冷碧蘆，夜半魚罾歸北浦，湖波寂寂冷秋菰。

昆明八景

昆池夜月

霜鴻欲下夕易低，送盡樵歌上柳堤，若泛清波須載酒，孤光一片在城西。

商山樵唱

風清款款響晴坡，竹樹參差隔薜蘿，只待夕易催去後，煙霞十里鎖巖阿。

金馬朝暉

華峰一帶是漣洏，汗血當年躍此池，留得朝暉看不盡，至今猶說子淵碑。

碧雞秋色

雨洗煙巒聳郭西，飄飄黃葉落漁谿，此時共看疏林晚，一色秋光映柳堤。

雲津夜市

茆舍津頭夜火遙，年年北客醉春宵，燒鵝卻是南中物，說與北人好駐鑣。

官渡漁燈

江城郭外木郎村，曲曲蘆彎爭渡喧，雞鶩看人情已熟，尋常相逐釣舟翻。

螺峰疊翠

小小幽岑看益奇，誰攜春酒醉相知？我來石上頻相望，楊子曾經舊有詩。

龍池躍金

浪浪如銀滾石門，春來每見錦鱗翻，也知爾是乘潮物，何不天飛苦自冤？

洞庭山月

秋高正有湖心月，萬頃寒光映碧梧，縹緲峰前人未臥，不知誰在醉姑蘇？

望華山

飯罷池邊步野郊，一望雲中白鶴巢，借問東風何大緩？猶存殘雪在松梢。

禮《千佛名經》示眾

昔問長沙何處去？報云詩在黃鶴樓，分明底事人難識，錯認光明在指頭。

益州嵩山野竹禪師後錄卷八

廬陵門人宗昌編

雜偈

贈千翁王總戎

都護邊城重，牙旂在戰壘，鐵衣塞上雄，九重嘗賜璽。西南既已肅，養馬青山裏，簫鼓與民樂，英風生萬里。

己酉秋送王公北上

清名南徼外，治化齊龔黃，碑石新磨礎，民歌草木香。行裝真有日，借寇竟無方，誰道百蠻蠢？也知循吏良。

昔升菴公謫滇，而滇之煙瘴險惡，公履之自若也。余至滇，觀其景物，絕不相謬。壬寅，主法嵩山，問公遺跡，有僧乳峰者言公儀表類余，余笑曰：「公誠大儒，才學俱高，余一陋質，何言類邪？」又言：「高嶢有祠亦可證也。」待訪之，不果。己酉，方伯李公去官浙，惠公《內外全集》，展閱至〈續坡翁〉「浮雲妒佳月」，奇怪！世傳坡乃戒公後身，今又言余似楊，豈升沉之言絕不虛邪？遂感而賦之

羊鹿駕險道，螳螂當岐路，惡蝎駭蜂蠆，汃棚軋長輸。下門能負山，[卄/秭]芙儕杕杜，長門司馬風，偃嶽肇公注。浮雲妒佳月，忽然省世誤。

示化一、堅冰二知客兼示夢周

送往迎來事，照顧離弦箭，好箇走盤珠，莫作空裏電。言談宜及時，母受景風扇，入門看賓主，登堂著方便。一朝大夢破，無限奇珍見。

奉和耕翁居士嵩山夜話(是夕，翁作碑跋)

翦蠟情未已，攜壺向東閣，紗窗映晴星，香泉流夜壑。微雲澹澹來，白月正寥廓，寒色起青嶂，水光搖碧落。高峰露欲肥，喬木夢老鶴，更深鐙火殘，風霑蘆華薄。搓手寫新詩，此時興已綽，一揮敵萬夫，再埽妒佳魄。回首夜如何？搏桑紅日爍。

過楞伽石贈輝然靜主

偶然獨上楞伽石，百丈枯藤飛鳥跡，遠望高天不見煙，到門列坐逃禪客。巉巖迥絕羅三川，岌[石*(遝-(這-言))]孤危虛四壁，澗曲凄凄白水縣，雲飄自是紅塵隔。

勉玉林、體賢二居士

立身宜看古之白，句巧須看古之甫，平生真率人皆欽，草堂夔州如故土。幾許清韻又相同，兩公高名人所取，此道坦平皆可行，從來自是李與杜。

和李玉林、杜體賢二公贈從聞大師原韻

結得茆房聚名賢，燒豬沽酒仍相牽，三生石上歌不足，又向前谿蹋春煙。此是無為真自聖，亦又隨緣別一天，高吟豈作尋常事？搔首裴回同輞川。

送象翁耿路南

路南使君臺上霜，風清畫棟翼與黃，又看瑞雉羊城日，東過蒼梧去夜郎。萬里相攜惟一鶴，百錢挂處是行裝，若到南越飽薏苡，可將一斗寄上方。

贈二嶽昆仲北歸

春夜東山設筵席，酒酣作賦紀行役，北歸獨有詩畫船，暫還隴畝林下奕。今夜且盡桮中酒，明日楚關復何有？翱翔秦川夢裏山，若到咸陽先種柳。

悼祁總戎(諱三昇)

訓練之餘喜逃禪，羽扇幅巾得自然，已似瀾滄滄波月，更勝楊李口中次。肅清南服韋皋績，埽蕩妖氛諸葛蠲，綠柳凄風來洞壑，紅桃血語響春鵑。蕭森若木夜殭立，寒瑟邊月徒空縣，江上雲峰懷玉斧，邊城鐵柱誰為樹？異牟賓服沙磧寒，梁益祇今無將主。

次護法毅淑楊公見贈原韻

梁園春色來十里，多有名賢論至理，心清虛無蜨夢閒，神遊秋水南冥裏。高人獨處號牧雲，口誦清淨久超群，自是英豪能如此，不是尋常洗垢氛。丹房早晚服大藥，無事隨雲騎一鶴，紫府僊宮任遨遊，蓮社詩壇亦有約。

襲北泉、劉粹吾轉藏經十二藏，歌以贈之

夏夜月生殿閣上，經聲落處華雨颺，檻外流鶯來啾啾，窺簾乳燕兩相向。雲南有客神清奇，蕭灑風流難測量，不逐浮名惟道親，邀人閣中翻龍藏。如來字字無他詞，一畫一畫真實相，玉軸有時用不著，金經一取返魔障。偶然作此詩一篇，逸興宛轉歌喉亮，此情寄語兩徵君，聞之能無消惆悵。

廣通

疲馬入荒城，登樓喜晚晴，霜飄望子洞，風急武侯營。倦夜宜先臥，防邊欲早更，來朝前路遠，數聽曉鐘聲。

宿鹿城柬馮太守(諱甦)

寄宿苴橋北，鐘傳野寺東，垂楊太史樹；遺廟武侯宮。月皎谿光白，人寒市火紅，欲瞑興未盡，還聽響山鐘。

至日壽何檀越

昜回蘭谷暖，佳氣結山墀，瑞雪堪圖畫，流霞可奉卮。霜黃園橘淨，影赤縣弧垂，此日山林叟，題篇贈紫芝。

賓川報國寺

行行入古寺，亭上樹新碑，篆額丹砂在，題名翰墨垂。鳥飛遊子意，詩紀去公祠，勝概如能寫，長思杜拾遺。

示木邦土舍衍合

木邦荒服外，兩耀豈不同？黃金呼為衍，水椿亦稱虹。字畫半丘蚓，象乘險必通，來問西來意，一掌理可窮。

九日

秋老梁山碧，攜壺今欲趨，隄楊疏尚翠；園橘冷還腴。洗琖松風勁，倚雲洞壑殊，華峰開夕照，處處醉茱萸。

喜雪可維那、月可後堂二子呈偈，遂贈

泉石居來久，煙霞秋亦深，登堂談四相；翦燭論三心。鉼瀉淨因辨，河縣覺範襟，素秋當白日，入定在嵩岑。

和張青崖兄遊古庭值雨，過歸化茶房小坐原韻

未至遭風雨，古庭時尚秋，香消苔畫壁，殿冷日鳴鳩。小坐烹茶室，歸看放釣舟，疏林正落葉，野徑轉深幽。

次從聞兄遊古庭原韻

無事尋山好，孤卬訪舊遊，谿光生野興，雲色含清幽。雁陣湖山冷，蟬吟草木秋，霅谿今有韻，新句在樓頭。

中秋贈蒼波、嵐波還雞足

結束腰包久，歸心落日邊，金川翔去鶴，劍嶺拂晴煙。半壁丹楓外，孤雲碧岫前，頭陀蘚石上，歸去任高暝。

過胡公怡齋

太華開曉霧，北去到怡齋，入戶聞琴瑟，登庭步玉階。香酵茶華盛，瑞雀石蘭喈，滿苑生秋色，清言可暢懷。

送張旦平居士還里

張子思歸日，昆明正晚秋，霜鴻辭北陸，雪騎別西樓。明日夜郎遠，歸帆涂路脩，烏傷終必到，書信寄來不？

昆明道中

筍輿未曉發嵩阿，殘月依稀在女蘿，赤甲村煙連曙角，白眉谿樹入晴坡。幾家茆店雞聲雜，百尺板橋野色多，溼盡鶉衣華頂露，回看昆水冷漁蓑。

宿安寧州

十年兩次過安寧，一衲天涯歎野萍，古蹟荒來迷賈島，溫池望去得僗汀。虎丘遠水流明月，蕭寺疏鐘落曉星，旅客牢騷爭去路，孤城回首霧冥冥。

祿豐

一杖隨雲過祿豐，城橋有寺鎖龍宮，煙嵐北去丹崖遠；晚翠東來碧岫通。諸葛遺蹤荒草裏，韋皋墨蹟劫灰中，愁看義塚碑橫野，一水寒流送夕風。

旅舍用壁韻

杖底風生得自由，行經鳥道雨初收，穿林野蔭愁山路，過澗晴開見石樓。塞外郵亭遺舊蹟，山前客舍俛清流，我來倚杖青天上，遙望點蒼雪滿頭。

早發金蟬寺

月落金蟬別楚雄，關山盡入曉煙中，樓然戍火燒谿雨，閣動疏鐘繞樹風。二水同流搖地軸，三星并落收漁筒，何人作賦懷仙子？墨跡猶傳在寺東。

沙橋古寺同從聞大師題壁

把手煙村舊寺遊，烹茶又向白雲樓，佛龕石墮香貍穴，僧榻雲封竹鼠留。斷碣深埋豐草裏，雕梁半卸垝垣頭，如今寂莫無煙火，獨有秋風白杜洲。

再過龍華寺

龍華今日又重過，為欲尋幽向綠蘿，近夜鐘聲迎莫雪，臨谿華氣逐樵歌。參差碧樹環煙澹，向背青峰映月多，寫境無過人境外，不須惆悵對明河。

洱水贈祁鎮臺

松杉萬樹列蒼巒，洱水迢遙下雪灘，三寸交梨霜夜赤，一拳火棗雪時丹。牙旗令肅將軍帳，鳳詔泥封玉帝翰，不棄梁城當日事，何妨煮茗對嚴寒？

洱海城

西來信宿入邊城，此夜嚴寒雪未晴，石倚丹崖雙鳳舞，雲封碧岫一鳩鳴。寒光遠映松千嶂，野色從容月半汀，磬接感通秣馬地，遍遊南徼臥龍營。

賓居道中寄督府衛公

浮梁曳練冷谿濱，古木搖煙蕩野蘋，雪色如銀隨遠近，笳聲帶冷動嶙峋。黃柑樹樹三冬熟，碧瓦粼粼四野新，昨日肩輿來若水，孤城又得聽經綸。

晚遊賓陽小西湖贈衛使君

孤峰獨立字飛來，小坐西湖晚興催，好事幽人同感賦，無情野客共銜栝。接天塔樣如天竺，覆地華陰看雪梅，更欲湖山都拾去，回頭早媿子瞻才。

贈石鐘松波

已著聲名洱水東，蒲團靜對畫圖中，青山自重荷衣客，白社還欽惠遠風。松頂泉聲飛玉液，雲間秀色度霜鴻，我來共話平生事，

笑看棲烏雪嶺東。

雪霽贈石鐘印文禪師

條條赤石字芙容，百尺高寒樹石鐘，霧霽寒猿方出嘯，晴開牧豎遠相從。茶瓜延坐嵩陽客，亭榭低佪水檻松，無事與公談此夕，野裡且架送殘冬。

雪霽登天柱峰有感

捫蘿雪霽上高岑，一柱摩蒼差可尋，華首晴開當曉日，袈裟石淨論傳心。天高無際真寥廓，地僻長寒送夕陰，自媿攜瓢來聖蹟，振衣千仞望西林。

宿迦葉殿

雪頂寒深繞薜蘿，今朝一上晚晴多，雲拖石壁生新霽，霧鎖飛巖可避戈。夜聽霜鐘天上落，松移山月榻邊過，此時已與風塵遠，何必愁來問覬歌？

念佛堂贈近微

白髮堂開雪嶺阿，朝朝飯罷入禪那，磬鳴鴉鳥生臺立，日上寒猿野樹多。水汲靈湫分玉液，廚炊雲子割秋禾，閒來把琖僧囪上，坐看松濤落鳥窠。

荅蒼波

得到青山興轉賒，高人相踵論拈華，東林散步看纖月，北院分題詠曉霞。勝事偏能馮野鶴，間情獨是在僧家，朝朝共坐千崖裏，庭際猶宜詠雪華。

荅文郁

見說名山第一居，清池歲歲長芙渠，斷崖不見孫思邈；絕壑還逢支遁廬。石刻既傳韓柳賦，僧房尚挂宋元書，嶺頭不斷啼猿狖，客恨難教得自如。

登近雲樓有懷

雪晴一上近雲樓，西望平原已盡秋，橋鎖金沙黃石磧，山開玉壘赤松丘。千巢野鶴棲琪樹，十里寒梅綻玉溝，粉壁題詩名姓在，獨教雨淚付東流。

己酉秋巨唯禪師見贈弘覺老人並遠菴和尚語錄，詩以致謝

海岳迢遙落葉天，移來慧照看雙縣，煇光浩浩高蒼月，甘雨微微太白禪。直使狼狐迷影跡，還教虎兕失巖泉，梁州從此開津濟，一片和風散楚滇。

荅大賢

閒攜竹杖上崔嵬，懷抱忻逢此日開，雪霽金沙流若水，山連鍊洞到層臺。長松萬尺盤根大，野鶴千巢古寺隈，此地雲深宜放浪，何妨密密杖藜來？

大覺寺觀姜御史遺跡

驄馬西來隱翠峰，題詩滿壁在長松，刈茆谿上逢禪客，養鶴庭前去毒龍。月煮沙鐺新瀑水，飯炊雲子隔宵舂，如今鐵骨歸何地？倚石沈吟念昔容。

早過華嚴寺望羅漢壁

日照山門古徑松，清晨扶竹覺蹤蹱，坐觀削壁連深壑，俛聽高樓遞梵鐘。谿色陰晴寒氣迫，瀑聲斷續練光重，青苔蹋遍尋歸路，又向僧僚展笑容。

題傅衣寺松贈虛中

古徑婆娑綠影斜，風來日日埽苔華，枝橫澗水千年浪，葉蔭名山百步沙。青靄時看僧入定，蒼芒猶見鶴穿霞，虛聲何用留江漢？不及頭陀一笑奢。

復片雲居

寒盡空山檻可憑，隴梅又見映崚嶒，山中緇服存詩道，雲外高人念祖鐙。落日漁樵辭洞壑，方春猿鳥近禪僧，如何祖印傳今昔，未見芳名繼老能？

贈大悲閣清宇

刈草依山築隱居，丹霞作壁石為除，賓川已謝徵僧召，古寺還辭侍御書。漫步輕陰松月滿，閒吟薄莫水雲虛，才名不落天人耳，時傍谿南擷野蔬。

贈石鐘德周

一錫南來到石鐘，情同瘦鶴日棲松，閒縫壞衲依暘谷，笑倚清軒看翠峰。不說苦空心自適，時焚柏子客相從，年逾真際休行腳，只傍谿山學老農。

同印文看梅

日暖相攜步草萊，臨谿小鳥向人哀，每逢雲外流香遠，卻看山邊細蕊開。散盡輕陰仙露潤，今知貴種月宮來，為貪幽韻情何切？不怕夕陽在綠苔。

暇日

居山已謂得翛然，誰料身心返被煎？圃上土雞常啄菜，谿邊水鳥汙新泉。風吹雲壑崖花折，鹿過山坡草色捐，更有一般全沒趣，逢人只見是非牽。

晚望赤石崖

奇峰丹壁巧難圖，十里松杉逼鏡湖，薄莫晴霞籠遠岫，扶疏倒影下荒蕪。深林不覺鐘聲暗，水淺還期月色孤，此外紅塵飛不到，徐行始得自瞿瞿。

同密化晚登缽盂峰荅繼聖禪者

行來石谷采幽蘭，過盡煙霞露未乾，倚杖盂峰啼鳥遍，依巖流水瀑華寒。雲開斷壑山千傾，月照深沙水一灘，回首不堪霜夜坐，

渾身寒色覺衣單。

慧建菴同毅淑楊公子固居士賦得梅字

曉行清趣遠山開，又到名園看早梅，蕊綴晴霞春正好，香連曉雪玉方回。雕闌憑去閒敲韻，苦茗烹來且洗桮，賦罷瑤篇俱上馬，明朝有約又重來。

又和毅淑楊公看梅原韻(諱彥浣)

南天未雪已多梅，不似江城笛裏來，韻就新篇茶正熟，香飄細蕊雁初回。當年蠟屐遊難到，此日柴門鎖更開，不是撚須成五字，文光早已奪高魁。

次怡齋看梅原韻

鍊就鐵衣喜種梅，梁城東上草堂開，白沙隄擁連雲綻，青草橋通帶雪來。幽徑風微香細細，晴窗日暖粉皚皚，誰知貴種人間少？卻向名園日幾回？

薛蘿居值玉林居士寫畫索句

煙霞深處結茆堂，庭柏森森傲早霜？好鳥窺人情自得，閒僧著論理俱長。正逢裁紙圖山水，卻聽歸禽下夕陽，此境何妨看到夜？明朝更欲到雲岡。

荅參智禪者

檀山青靄葉榆邊，萬樹寒猿叫曉煙，濟上一宗歸錦里，黔中半缽老南禪。鐙明丈室談心夜，道接長松近楚天，自古英才梁益勝，名聲總不別林泉。

荅智足禪者

自理綸竿坐釣臺，金鱗未躍白波開，長歌幾曲思船子，清韻一聯屬辨才。釣上生擒看自俊，橈邊活捉信凡胎，也知華首多燒尾，故向波頭日幾回。

和劉太史五月賞菊原韻

公招此月看幽香，節候天中玉艷芳，暑裏傍階五十朵，經秋笑日兩三行。逸群不問梟羹賜，送酒還思陶令長，賞罷夕昜低在樹，又攜竹杖去茆堂。

又和九月賞梅華原韻

祇說天香九月開，何知雪骨小春來？從今石徑堪為友，不向昜臺定作魁。憶昔高峰曾落帽，相將蹋月又銜栢，此間自是無塵俗，卻把荷衣細翦裁。

又和六月賞海棠

洗琖梁園對海棠，濃香露溼近秋光，湯休此日耽佳句，蘇子當時詠曉莊。最好全看金帶美，含嬌不借玉盤良，長知太史詩偏達，吟作明河一片霜。

又和池心石山

煙消始見立香瀾，載酒來過不猒看，袍笏拜時終姓米，絲綸釣處定名磻。秋深待月常貪韻，夜冷添衣宜壯觀，多少遊人詞賦罷，不須更論鵔鸃冠。

送張旦平還浙中

離亭酒罷又從東，折柳長橋興未終，山路有程隨瘴日，扁舟無恙挂秋風。霜楓遙憶吳江勝，蘆荻相看秀水同，話及汪倫情更切，天涯分手笑談中。

中秋後一日同文季公嵩山對月

天香幾樹野人家，此夜烹茶望太華，莫道金波前日別，須知玉浪此宵奢。凄清最是秋梧葉，嫵媚無非上苑華，見說峨嵋峰頂外，看來別是一天涯。

讀石門程昆明詩集

一代文章近在滇，風流神宰益堪傳，才高漢使鳴金馬，力勝唐人詠玉篇。不放夔州稱獨步，還輕供奉拂雙箋，煙華已滿奚囊日，更鈔南華秋水篇。

和而足許公登雞足偶成原韻(諱學夔)

探奇得得入雲來，粉壁留題鬼亦哀，石上素琴松入韻，華間秋月影沈栝。蕭條籬徑迎春柳，斷續谿煙破雪梅，媿我無才用事拙，揮豪依舊病魔催。

又和過聖峰寺擬登絕頂不果原韻

乘興翻然上苑遊，迢遙野望眾峰幽，崖飛欲墮蒼雲石，水落還驚白雪流。得意長多方外士，怡情不乏掌中甌，從來此地標題甚，寫遍青山百尺樓。

又和宿大覺寺原韻(公時赴宗人府經歷)

看盡雲山是幾年，尋幽長在白華邊，參差松竹如稽嶺，起伏巖廊似輞川。倚柱敲詩秋夜月，卷簾對菊午時煙，公車北上京華日，折柳橋頭厥盛筵。

春王小坐傳衣寺茶華下

山茶一樹散春期，靜對庭香雪老時，獨有清芬如上苑，絕無嬌氣似辛夷。巖蜂莫逐華須嫩，草蜨長隨粉瓣窺，不為興酣人便去，判教夕照在東籬。

送三山陳刺史還里

北上公車數十程，明朝天末即孤征，夜郎山色愁中過，渝水煙光靜裏明。白兔亭邊青嶂月，黃牛峽上紫猿聲，不知別後遭何日？相對山房欲二更。

補遺

登高

倚杖千峰側，裴回岳色孤，霜催杞菊老，風妒石苔臞。白水流深淺，青霞看有無，回頭尋去路，落日倒荒蕪。

溫泉

此泉流不歇，濯濯蒼丘月，月色深淺來，上下照玉闕。沉屙滌何良？滑潤如香醪，洩洩日三潮，靈物宅幽窟。

贈小壺橋戎臺夏公

軍威百蠻靜，昆海駐雕鞍，弦動邊庭月，弓懸老將壇。勤王心耀日，題柱篆飛鸞，肅殺才方歇，休言歸挂冠。

臘八日雪

邊地寒膠合，橫窗映玉林，天花散石砌，山谷凍珍禽。碎翦鵝毛淺，屑飛洞壑深，漫言梅信早，邀爻過幽岑。

雜詩

昆明池似鏡，微白月初來，官渡漁鐙遠，晉陽客夢催。蕭森孤樹肅，寂莫片帆回，借問梁城寺，柴門可暫開。

贈別思園余明府

握手嵩陽日，論交如弟昆，風流高北海，著作邁南軒。已固歸心切，徒勞借寇喧，五華分別處，去住兩難言。

九日，過衛府新刱梵剎，贈尼性空

村村黃葉飛，況復直重九，我行南國西，梵剎砌瓊玖。金純亦界道，高閣背北斗，能仁趺青蓮，大士遙垂手。已勝獨孤園，末山道頗厚，將軍每參隨，侍從皆蘭友。咳唾西來意，屈信鐵磨肘，此是上上機，爾今斷疑否？

宿金閣寺示得實劉居士

偶來金閣宿，茶花樹樹紅，泉響龍窟近，林深月影同。愁時傾竹葉，夢後憶蠶叢，回首雞聲碎，清鐘杳靄中。

壽弼臺張戎府

五岳高峨、百川浚流，福兮壽兮，可以匹儔。公之功宜勒鐘鼎，公之德陰佐王侯。是故合十，祝公之壽與福，於萬斯秋。

壽玄初劉居士

須彌不足喻，河岳豈堪倫？壽等虛空界，此事不須論。嵩山更有一般祝，大道之人何秋春？

己酉菊月，有居士吳井東鉏地得雲板一，以送余。余洒滌之，見上有小偈，并署大元至正八年萬福山報國禪寺僧某鑄。詢之故舊，言今白塔街即報國山門，坐東面西，洪武初移建別地，今歸化即報國所移殿閣耳！遂作偈以識其事。偈曰：

大元招提物，遺未四百年，雖藏糞壤中，終須無棄捐。感爾一朝出，使余淚泫然，浮生豈一夢？世事如轉圜。白首看人忙，日日苦相煎，若云各有適，不知總幻緣。譬如報國寺，今移歸化間，誰是長年者？無乃寄嵩山。

禱雨

炎方草木死為薪，見說今年是旱辰，罪己回天宜此月，開倉賑粟可蘇民。隨車即有仁王澤，起稼還歸岳廟神，感德元元泥首切，家家齊際太平春。

禳霖

獨是秋來雨色重，梁城日夜水淙淙，芳園未論海棠苦，田舍偏傷禾稼凶。當事蘇民情更切，名藩憂國意還濃，西郊禱後陰霾舉，一色青空挂日容。

次月下看梨花原韻

春色溶溶上苑花，植根應得近官家，餘情幸不霑塵俗，高潔偏能淨晚霞。映石只愁香冷落，臨風學舞影橫斜，月明素練如何辨？一片清芬鬥麗華。

夜泛昆池

閒來小艇泛滄浪，夜泊芳洲杜若香，漁火近人三百尺，楓楸隔渚十千章。停橈靜聽魴魚出，洗琖遙看蝙蝠翔，情切祇今秋水月，興闌猶在衲衣旁。

再泛

明河泛泛迎秋月，華嶺飛飛出岫雲，望去蒼池開素練，行來白荻動清氛。競龍渡口鐙如晝，畫鷁船間醉正醺，愛此佳遊不易得，洞簫多在鏡中聞。

贈擎天胡公

每望清華一色秋，飄飄桂氣上書樓，窗紗彩畫雲霞活，詞賦新奇李杜儔。愛客偏能忘勢分，談兵不必貴封侯，梁園孔雀屏開日，早見乘風作上遊。

再過金閣寺，示晏然朱居士

再過龍宮動法雷，天花霑處淨氛埃，劈巢飛白新黏壁，裁紙臨池作賦才。宗說通融忘理事，生緣盡淨好裴回，信知金粟前身是，只任狂歌酒一桮。

寄銅仁東山端居和尚

草堂東山陽，崔嵬摩高蒼，下瞰銅巖水，春流浪花香。歲歲結珍果，同根夜郎鄉，正有南歸雁，無書祇自傷。教人眠不得，徒斷幾回腸。

示蒼雨書記

六合春蒼翠，三川響怒濤，此時天正好，尋幽興益豪。出雲峰如削，墜壁石似刀，歸來嵩寺裏，孤琴為爾操。

贈育之張公北上

公車今北上，明日下夜郎，馬首關河遠，征塗草木香。春深荊國渡，酒醉楚人航，若到燕然日，題詩寄故鄉。

壽高太夫人劉覺證

庭下芝蘭秀，冠蓋舊聲名，伯仲英雄并，提兵各專城。黃鶴今來下，玄冠映高旌，林下如何祝？上壽過錢彭。

朗燿禪師塔銘

知幻即離，始悟本末，早剃須髮，惟勤以學。負笈南北，融師磨琢，瀝膽傾肝，大夢斯覺。聲輪宣明，雷震雞足，黑白相從，囊錐始出。象教嚴設，可侔身毒，法幢既摧，叢席澹泊。瓜瓞聯芳，有人繼續，我寫銘詩，刻此貞石。

雷宗遠為百歲婆祖夢乞偈刻石

撦手便歸去，此事復如何？一事無貪著，勞生脫愛河。秋風吹霜出，月色滿藤蘿，滄海常變幻，焉似百歲婆？一朝辭親爻，努力到坡陀，故余作長句，刻之在雲窩。

宗派偈

福宗妙果、慧海心佛，法洪祖道、德溥鐙傳。廣承真印，化永維緣，濬源普潤，芳顯覺天。

（板存嘉興楞嚴寺經坊）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